

## 目 录

- 孙中山在福冈·····陈仲言译 (1)
- 孙中山未刊书简····· (20)
- 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苏州市图书馆供稿 (23)
- 上郑玉轩钦使禀文·····黄遵宪 (31)
- 1892年邓海山起义资料·····汪叔子、王凡选辑 (73)
- 杨珍林自订年谱·····冯祖贻整理(100)
- 上海信成银行始末·····沈云荪(112)
-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120)
- 吴焘日记(选录)·····(159)
- 《近代史资料》专刊、期刊目录  
(1954—1983)·····(188)
- 补白:《趣园丛录》摘录·····汪曾武(99)
- 照片四帧

# 孙中山在福冈

陈仲言译

**说明：**1913年2月13日孙中山先生抵达日本访问，因宋教仁在上海被刺，于3月28日回归上海。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横滨、神户、门司、长崎等地的活动，当时国内报纸、杂志均有记载，惟在福冈的活动记载尚未见到。1983年4月，我与章伯锋、李秀石同志访问日本时，蒙福冈市市长进藤一马先生和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朋友，复制当时《福冈日日新闻》所刊载孙中山在福冈活动的新闻报导并照片惠赠。今由陈仲言先生按该报刊载日期，逐日摘译刊出，并选照片三幅（见扉页后的前三张图片），供研究中日关系史之参考。

荣孟源记

大正二年二月四日<sup>①</sup>

孙逸仙将于本月中旬来日访问，有关方面已接到通知。日本政府将以非正式欢迎接待，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满意。尚闻孙在逗留期间，将访问元老、大臣及朝野各方面的政治家，决心谋中日友好云。

大正二年二月五日

据东亚同文会四日接到电报，孙逸仙将于十一日从上海出发，十三日抵长崎。乘当夜列车东上，在京都一宿，直去东京。预定在帝国饭店下榻，逗留两星期云。

<sup>①</sup> 日本大正二年即中华民国二年，月日中日两国相同，全用公历。

### 大正二年二月七日

孙逸仙一行，将乘发自上海的山城丸于十三日午前七时左右到达。乘当日午前七时十分或午前十一时的火车东上。经过博多时间为午后三时十五分或五时二十六分。大概乘九时夜车晋京。

### 大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孙逸仙氏预定乘十四日午后八时十五分到站的列车晋京。途中可能在京都滞留一、二日。据闻孙氏此来并无政治意义，盖因该国最近正酝酿大总统选举运动，为避免与袁氏抗争，所以暂时寄身国外。据闻，东亚同文会将于十五日午后五时，在华族会馆开会欢迎孙氏云。

### 大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孙逸仙一行，乘山城丸于二月十三日午前七时抵长崎女神冲。其随员除国民党少壮政治家南京政府时代的实业部长马君武、上海《民权报》主笔戴天仇两氏外，尚有何天炯、袁华选诸氏。竹井港务部长与山上水上署长早在开始检疫之前上船，把麻烦的例行检疫，在形式上草草了事。中国领事及华侨华商另乘汽艇上船，其中有宫崎滔天及准备去熊本的胡瑛氏等人。各报记者搭乘水上署的汽艇蜂拥前来迎接。船停泊之后，孙氏才整衣走出客舱。当时甲板上挤满欢迎人群，几乎没有转身余地，孙氏上前，与之一握。由于长期奔走革命，风采上显得稍老一些，却满面春风，喜气扬扬，对于素未会面的迎接者，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酬答之。早餐虽已备好，因九点十分东上的列车开车时间已近，所以未等吃完，就换港务部的汽艇上陆。数百名华侨小学生在码头上列队欢迎。孙氏一行即入长崎车站楼上的贵宾室，受到市长、市会议长、商业会议所会长等人的问候。北川市长并坚请孙氏在归国时在

长崎稍住游览，孙氏欣然应诺。当孙氏乘上专车时，月台上的中日两国官民高呼万岁欢送，孙氏站在专车门口脱帽致礼。因来去匆匆，与任何人都未得畅谈，从其片断谈话中窥知，此来除视察商业及铁路事业外，将兼访旧友，并无政治意图。预定在东京逗留两星期之后，再在京都、大阪稍住几日，即行回国。

据闻，船自上海开出后，孙在船中，始终以平民身分与乘客谈笑，尤其当与涩川玄耳谈笑中，似在热心倾听我中央政界之动静。当玄耳氏谈到我国政界虽有动乱，但在迎接阁下一行上并无任何妨碍时，则放声大笑。由于彼着重视察铁路经营，从南满铁路公司特派山田准三郎伴行的情况来看，其归途或将经下关，去朝鲜、满洲巡游，然后经大连返上海。盖因北京之行，尚非其时云。

#### 大正二年二月十六日

孙逸仙搭乘十四日午后八时二十五分抵新桥之列车到京。事先到新桥车站迎接者有：涩谷男爵、犬养毅、中野武营诸氏与外务省、中国驻日公使馆和各国驻日公使、公使馆官员，以及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东洋协会等会员二千余人。中国在帝国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商业各校官费留学生百余人也到站欢迎。孙氏与随员数人以及专程出迎的寺尾、副岛两博士一同下车，受到中外人士欢迎后，即下榻帝国饭店。

东洋协会以评议员松浦厚伯爵、寺尾亨二干事长为总发起人的孙逸仙欢迎会，定于十七日午前在向岛八百松举行。

#### 大正二年二月十七日

孙氏一行于本日午前十一时诣日暮里近卫公爵墓地，与故公爵之弟津轻伯爵，故公爵次子秀麿男爵以及东亚同文会的有关人士一同谒墓。孙氏在故公爵墓前敬献花圈，并摄影留念。十一时

半赴青山墓地，受到山座圆次郎及神鞭常泰氏迎接。稍憩之后，即在故友常氏墓前一同凭弔，并敬献花圈。更谒故伯爵儿玉源太郎之墓，献花圈。然后离去。返回帝国饭店时，已午后二时左右。

### 大正二年二月十八日

孙逸仙氏于十六日晨，在帝国饭店与来访的涩泽男爵、秋元子爵、添田寿一氏以及岩仓铁道学校中国留学生等会谈后，于午后零时三十分出席设在向岛枕桥的松浦公馆，由松浦伯爵、寺尾博士等东邦协会举行的欢迎会。主人方面出席的有东邦协会会长松浦伯爵、目贺田男爵、关男爵、寺尾博士等百余人，来宾有孙氏一行及汪大燮氏。宴会从午后一时开始，松浦伯爵致欢迎辞，孙氏作答词，尚有数人致辞，宾主欢乐融洽，至午后四时始散会。

以犬养、头山两氏为首与孙逸仙有旧交的数人，趁孙氏此次访日机会，于十六日午后五时，在芝公园红叶馆开会欢迎。出席者除孙氏一行十四人外，主人方面有犬养毅、头山满、副岛及寺尾两博士、柏原文太郎、伊东知也、根津一氏等三十五人。宾主都是故友，所以摒除客套，互相开诚布公，以叙阔别之情。席间所谈者，不过话旧而已。到九时左右散会。

### 大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大冈众议院议长于本日正午在议长官邸设宴欢迎孙逸仙氏。主宾为孙逸仙一行，陪客有山座圆次郎、关副议长、林田书记官长、寺田书记官；政友会方面出席的有尾崎、元田、冈崎、伊藤、野田、长岛、榊田、阪东、翠川、江藤、三土、岛田诸氏；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有野添；同志会出席的有三翰信次郎；新政党出席的有大石、河野、岛田、福田、棚濑、斋藤、小川诸氏。由岩村成允氏作翻译，在酣宴中大冈议长起立致词，孙氏作答词。撤宴

后，步入别室，一同摄影留念，然后在楼上畅谈，四时过后散会。

席上，两氏致词如下：

大冈议长欢迎词：我众议院各派代表得以共同欢迎前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阁下和汪阁下以及中华民国各位著名之士，殊为光荣，深为感谢。两国国民，相亲相携，不仅为东亚和平，且进而为世界和平努力，实为可喜可贺。在此机会，谨祝孙文阁下与各位健康！

孙逸仙氏答词：在东亚建国者，实际上只有日本与中国，日本为先进国家，而中国则为后进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向来常有误解，但是从中疏通意思并非无人。如大冈议长适间所垂示者，两国和睦相亲，互相提携，不仅在东亚和平上，且在世界和平上实有必要。将来拟在两国和睦友好，相互了解上，与相知者共尽全力。此次访日，受到各方面热诚欢迎，深以为感。余定将此行所见所闻，报告祖国，以利于两国之友好。今日得与出席日本议会各派之贤达欢聚，实为无上光荣。最后谨祝议长阁下并各位健康！

#### 大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中日学生团体于二月二十二日午后四时左右，在筑地精养轩开会欢迎孙逸仙一行。两国学生五百余人；作为来宾出席者有松尾、新渡户、森村、寺尾、副岛、远山、山崎等朝野名士。两国学生代表朗诵欢迎文，孙氏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长达两小时，充满热情的讲演。七时进餐，八时散会。

#### 大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五日午后五时，在东京市芝红叶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孙逸仙一行及汪大燮代表。牧野外相、松井外务次官、涩泽荣一男爵、大仓平八郎、浅野总一郎、三井八郎、右卫门等重要实业家等十余人列席。阪谷市长、原田、田川、宫川各市长助理，市参事会会员

等一同入席后，阪谷市长致词欢迎。孙氏答词后，进行交谈。午后九时散会。

孙中山一行，预定于下月五日离开东京首途归国。归程略定如下：当日取道横滨，访问横须贺军港。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住一宿或二宿，去吴军港，经关门海峡到九州，视察八幡制铁所。然后到福冈扫祭故友平冈浩太郎墓，视察三池煤矿后去长崎。于廿三日乘在长崎启碇之天津丸回上海。

### 大正二年三月二日

孙逸仙氏之访日目的何在，姑且不论。但其莅日以来，已在发言中与我国结成了难以估计的深厚联系，特别是对我国实业界之信任感颇为坚定；而我国之实业家们对孙氏亦产生尊敬之念。今后中日两国实业界的关系殊堪刮目以待。

### 大正二年三月四日

孙逸仙氏于本日午前十一时，访山本首相于永田町官邸。互相交谈问候后，于正午辞去。

### 大正二年三月五日

牧野外务大臣以个人身份在霞关官邸举行午餐会，招待孙逸仙一行。席上牧野外相、孙逸仙氏相互致词，于午后一时半散会。本日与会者来宾为孙氏及其随员七人，日本方面有阪谷男爵、床次铁道院总裁、平井副总裁、元田递信大臣、山本农业大臣、高桥大藏大臣、关直彦、安达谦藏、菅原传、德川公爵、山座参事官、松井外务次官等。

### 大正二年三月八日

孙逸仙一行，于五日离开东京，途中将经过横滨、横须贺、

大矶、国库津、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广岛。预定乘十六日午前五时五十六分之列车抵下关。小憩之后，视察关门海峡，乘汽艇至户畑，视察明治专门学校。当日预定在安川家一宿。以下为在九州的旅程：

十七日午后一时二十四分从户畑出发，于三时廿九分抵博多，住一宿，逗留一天。

十九日午前八时五十三分从博多出发，于十时四十八分抵大牟田，逗留一日。

二十日午前八时四十分，从大牟田出发，于十时十六分抵熊本，住一日。

廿一日午前九时三十二分从熊本出发，于当日午后十二时二十分在岛栖换车，于晨六时十分抵长崎，逗留到二十二日。

廿三日在长崎乘天津丸回国。

## 大正二年三月十六日

### 吴市电(十五日)

孙逸仙氏一行乘十五日上午八时二十七分到站之列车抵吴市。吴镇守府事先派人专程去海田市迎接，同车到达。列车进站之前，大泽参谋长、泽原市长，天野、山下正副议长等人士与新闻记者在月台等候迎接。各校学生在车站前列队欢迎。孙氏下车后，在站前特设休息厅受到吴市泽原市长致词欢迎，然后一行驱车至镇守府会晤加藤长官。稍憩，孙氏一行由大泽参谋长陪同参观工厂，十一时回镇守府，与加藤长官及其幕僚共进午餐。一时半继续参观工厂。三时许重返镇守府与加藤长官告别后，下午三时半乘港务部第三号汽艇前往宫岛。预计下午十一时三十分由宫岛乘火车前往下关云。

## 大正二年三月十七日

### 吴市电(十六日)

孙逸仙氏在吴镇守府加藤长官午餐招待会上，致答词时说：

“……东亚有如此宏伟之工厂，实为我东亚之骄傲。仅仅在二十年之短暂时间能做出如此伟大进步成就，颇感振奋”云云。

### 孙氏一行在下关

孙逸仙氏率领其秘书戴天仇、何天炯、马君武、宋嘉树、袁华选等与宫崎滔天一起，于昨十六日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宫岛到达下关车站。受到早在车站守候之小林下关市长、宾边下关市会议长、内田下关商业会议所会长、下关市参事会员、市会议员、杉下关水上警察署长、新闻记者及其他官民数十人的欢迎。出站后迳至山阳饭店，在楼上接见欢迎者。少憩后，在饭厅进早餐。餐后稍憩，与新闻记者及其他人等谈话。

由戴天仇翻译，孙氏态度严肃，语气铿锵。于八时二十分乘汽艇到达门司铁道码头，受到安川清二郎、加纳九州铁道营业科长、岩崎门司水上警察署长等欢迎，一行乘特别电车前往户畑。

### 孙氏一行在户畑

在门司登岸时，受到岩桥水上警察署长迎接，当与安川清二郎、九州铁道营业科长等一起，在八时二十五分乘安川包租的九州有轨电车去户畑。松本九州有轨电车公司经理中途在小仓上车，八时五十分于三六号车站下车。由此孙氏与安川等其他数人乘汽车，其他人员乘人力车于午前九时到达明治专门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在门前等候，进入校长室。嗣由校长等陪同顺序参观各教室、工厂等设备。有关教授并作了说明与实验。十一时在体育场观看

了二百余名学员的射击演习和分列式。演习毕，师生列成方阵聆听孙氏演讲。然后一行到安川公馆进午餐，沐浴休息。

#### 孙氏欢迎余话

孙逸仙十六日晨在山阳饭店休息时，当新闻记者请他谈谈视察日本铁道的感想时，孙氏笑曰：“连日来到处受到盛大欢迎，除宴会外，几无余暇。视察铁道，本来是我此次来日视察目的之一。然而除在东京中央车站视察外，其他仅在往返火车途中走马观花而已，无可谈者。”

宫崎滔天在下关门司海峡渡航船中，就前天孙氏在宫岛看到神户《chronicle》（《编年史》）上转载数日前英文《华北新闻日报》刊登的一则东京电讯说，北京电示该国驻东京汪代表，不许孙逸仙逗留日本。据此汪代表与日政府交涉结果，致使孙氏不得不离开日本云云。这真是荒唐透顶的报导。

#### 孙逸仙氏讲演

据本日消息云，孙逸仙氏应九州大学校友会之邀请，预定于明十八日下午三点视察该校病院后，在该大学图书馆讲演。

届时一般有志者可以自由参加听讲。

大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在安川公馆

如本报昨日报导，孙氏一行十六日参观明治专门学校后，前往安川公馆，午餐沐浴后，因多日旅途劳顿，在该公馆休息半日。晚餐后应安川之请挥毫留念。稍谈后即入寝。

尚有曾在中途与孙氏一行分袂的寺尾法学博士当日又复参加。

### 参观制铁所

孙氏一行昨日曾去八幡制铁所参观。孙氏与其他数人于上午八时半由安川公馆启程，另外部分人员乘户畑九时四十分火车前往制铁所。孙氏于九时过后到达该处，适该所长官因公去东京，由次长安阿内代理迎接，在办公厅稍事休息后，乘该所厂区贵宾列车逐个参观了第二熔矿炉、炼焦工厂、洗煤厂、炼钢厂、平炉、转炉、压延厂、厚板厂等。

午餐后在室外与该所干部一同拍照留念。

### 孙氏一行在车内

孙氏一行搭乘九州铁路管理局特意安排的贵宾列车前往博多。在车内一行中有孙氏以下随行人员六人、日本人四人，此外有寺尾博士、松本健次郎、进藤嘉平太、中野德次郎及其他数名新闻记者等。沿途各站均有不少当地有志人士前来欢迎。下午三时半抵达博多车站。

### 安抵福冈

孙氏一行在博多车站受到当地众多官民欢迎，于车站楼上贵宾室休息时曾与欢迎群众中几位主要人士会晤。四时下榻常盘旅馆。本来预定在此接见本社与《九州日报》记者，因时间关系作罢。

孙氏派秘书戴氏为代表，出席当晚六时由筑丰矿业家安川氏及其他七位人士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

### 孙氏派代表来本社访问

孙氏派随员秘书戴天仇于昨日下午二时来访本社。与社长等干部交谈后，并参观了编辑部与印刷部等。后又往访九州日报社。

### 孙夫人等险遭车祸

昨由八幡至博多途中，随员宋嘉树氏收到大阪某氏拍来英文电报，告知其夫人及小姐目前在东京因病住院。因此宋氏抵福岡后，立即同山田纯三郎一起搭当晚夜七时半发之快车迳往东京。复有一行中之宫崎寅藏氏，当车抵福岡时，收到来自东京某氏的电报说：前十六日有三位中国妇女（姓名不详）因汽车颠覆受伤云云，此或系孙夫人及上述两妇女。

### 本日的行动日程

孙氏一行今日上午九时由旅馆到博多圣福寺凭吊故平冈浩太郎之墓之后，前往福岡天神町看望平冈氏未亡人。然后去西公园观赏风光，中午回常盘旅馆与各位旧友共进午餐。

下午三时参观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外科、内科、解剖科、精神病科后，根据该校校友会之邀请，在该校图书馆举行座谈。五时，出席在西中洲公会堂召开的当地官民有志人士之欢迎会。

### 大正二年三月十九日

#### 孙夫人受伤之经过情形

十六日因汽车颠覆受伤后进入东京筑地圣·路加病院，接受该院副院长高烈斯、藤田大夫治疗，孙夫人、宋嘉树夫人、宋小姐治疗经过良好，于十七日夜三人均入二号病室。

#### 孙氏一行上午的行动

在福岡的孙逸仙一行，于昨日中午一时，偕同寺尾博士、安川敬一郎、松本健二郎、进藤嘉平太等以平岗常次郎为向导，由旅馆动身前往博多圣福寺，谒故平冈浩太郎墓。当时有东瀛禅师

及寺僧数名颂经，孙氏奉献花圈，一揖而退。继有戴天仇、宫崎滔天等顺次礼拜，并以平冈氏墓碑为背景摄影留念。怀想当年，孙氏不禁面露感慨之情。以后同车赴天神町平冈良助氏邸，更往访中野德次郎氏邸，再驱车西职人町，访问玄洋社。归常盘旅馆，出席安川、进藤、平冈、中野四氏举办之旧友会。

### 参观九州大学

下午三时过后，孙氏偕同随员等，一行乘人力车到福冈市东公园松原内崇福寺，为同情中国革命的已故安永东之助氏扫墓。在墓前献花圈后，并对其遗属表示慰问，与年仅十岁之东之助氏遗孤亮介氏携手摄影留念。嗣后由九州大学学友会干事诸冈存氏等陪同来到该大学的医科大学。此时该大学山川总长适去东京未在，由中川医大校长，坂根事务官等人出迎。进入该校图书馆，稍事休息后，在此摄影留念。接着在该大学校长、附属病院院长，以及小山、榊、樱井和其他各位博士陪同下，到基础医学各教室、标本室、器械室、实验室、暗室等循序参观。并视察了医院各科，还参观了精神病学室。稍事休息后，于下午五时，孙氏在该教室做了讲演。听讲者除该大学之教职员工学生外，还有社会上的广大人士，室内几无立锥之地，盛况空前。

### 出席公会堂欢迎会

孙氏讲演在满场热烈鼓掌下刚刚结束，又赶赴东中州公会堂出席福冈市官民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斯会亦盛极一时。

### 孙氏一行本日预定日程

十九日上午八时由博多启程去大牟田，在该地住一夜，二十日去熊本住一夜，二十一日、二十二两日在长崎逗留，预定二十三日由长崎乘船回国。

本来准备在大牟田出席该地有志人士们的欢迎会，后以时间关系，中止此议，只受三井煤矿公司的接待。山平冈氏赠送了十二对古今闻名的博多娃娃。

#### 寺尾博士与宫崎氏

在回东京的途中，寺尾又由大阪陪同孙氏一行来到福冈。今天欢迎孙氏至二日市，夜宿大宰府，预定明日东归。

随同孙氏的宫崎滔天氏欲与孙氏一起于二十三日由长崎乘船去上海，稍作逗留即行回国。

#### 大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孙氏一行昨晨八时由博多站出发，当时，车厢内挤满随行者及欢送人员。列车抵二日市站时有寺尾博士、武谷军医监、进藤玄洋社长、平井中国生命保险公司支店长等人下车。沿途各站迎欢送人士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于十时五十八分列车按预定计划到达大牟田车站。

#### 参观三池码头及其他设施

当列车抵达前，已有牧田三池煤矿事务长、植田次长等工作人员及三池代理郡长、大牟田町长等地方官员，实业界人士等五十余人到站欢迎。车抵站时，岩谷町长（镇长）代表大家趋前致辞欢迎。嗣后宾主即乘车前往三池筑港。在十一时十分到达四山发电厂。参观该厂内发电机组后，登上运输码头，听取牧田事务长详细介绍该码头内部情况。以后沿运煤铁路路轨而下，参观其他设备及运输情形。十一时四十分赴三井俱乐部，出席该地官民联合举办的盛大午餐会。

一时二十分离该俱乐部，视察煤矿后，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前往肥后玉名郡荒尾村宫崎寅藏家。

### 访宫崎家

孙氏一行前往肥后玉名郡荒尾村宫崎寅藏（滔天氏）家访问。下午一时半到达，稍事休息后，由该村村长等前来欢迎，并备有酒宴。宫崎氏将其胞姐与胞兄（民藏氏）之妻子等介绍于孙氏。接着平冈村长起立致辞：希望日中两国亲睦友善，盛赞宫崎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并感谢孙氏之光临给宫崎家和荒尾村增添了光辉。最后大家一起三呼万岁。

对此，孙氏在答辞中说：距今十七年前，曾与同志们到贵地游览过，今天旧地重游，得与各位相见，实在感到高兴。宫崎弟兄是我之契友。对他们弟兄为我国革命事业奔走，尽心竭力，极为铭感。希望日中两国间亲密关系，犹如我与宫崎弟兄间之关系，日益加深。宫崎弟兄为中国不辞辛劳，不但为中国人所感激，亦为全世界所赞扬。以人道而论，更使我感到欣快。最后对一贯志同道合，同心戮力的两兄弟表示谢意。最后祝愿宫崎家和荒尾村人民幸福。

会毕，大家一同在庭前老梅树前摄影留念。三时半在官民学生欢送下辞别了宫崎家，前往万田煤矿。

### 参观万田煤矿

在万田煤矿，顺序参观了气孔、坑口、卷扬机、选煤机等矿山设施。四时半乘煤矿客车去焦炭工厂，参观了该厂和制造工厂。五时去三井工业学校参观。五时四十分到三井俱乐部休息，进晚餐。当夜宿此。

### 在熊本的日程预定表

今日上午由大牟田车站出发，上午十时十六分到达熊本车站，接受东亚同志会、实业团体、同仁会、各新闻社欢迎后，去

师团司令部，在梅泽师团长陪同下参观熊本城旧址；接着出席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欢迎午餐会。下午参观高等学校及济济馆。三时于县会议厅演说；五时半出席物产馆欢迎会；八时出席在研屋本店举行的特别宴会，下榻研屋支店，翌日上午九时由熊本站出发去长崎。

#### 公会堂讲演

昨日下午六时于福冈市东中州的公会堂举行讲演会，日本方面出席者有该市官民各界二百余人。川路福冈县知事致辞欢迎并做介绍，孙氏在掌声雷动欢呼声中登台讲演。孙氏的讲演由上海《民权报》主笔戴天仇氏翻译。

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 参观工业学校

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孙氏一行由万田煤矿、焦炭厂、制造厂逐个参观后，于下午五时到达工业学校，受到该校全体师生员工的欢迎。进接待室稍事休息后，听取神作校长关于该校情况的介绍，接着巡视各室。当通过学生谈话室时，孙氏见到揭示板上贴有本报昨日刊载孙氏走上九州大学讲台的照片时，面上露出笑容。在标本室当看到日本地图大模型上的敦贺时，立即以手指从海参崴—敦贺—琵琶湖—大阪—太平洋画一条线说：若能在此间开凿运河，可以构通日本海与太平洋通路，则交通更将便利多矣。参观后，在该校庭院栽植五叶松留念。六时离开该校，回到住处一新建立的煤矿俱乐部。

### 由大牟田动身

孙氏一行于二十日上午七时半起床，早餐后，于八时半去车站，会同由熊本特来接迎的肥后农工银行经理内藤正义、熊本商业会议会长林千八、骑兵大佐永〔长？〕江虎臣、熊本县医师会会长行德健男、东亚同文会员宗方小太郎、绪万二三、松仓善家、胜本恒喜及村上一郎等人，于八时四十分前往熊本。

### 在熊本车站

孙氏一行于上午十时十六分抵熊本站，有上山熊本县知事及该县县署高桥、大海原、窪谷三位事务官，大林区前田署长以及新闻记者百余人前来欢迎。下车后在候车室接见欢迎者，然后乘大型人力车与欢迎者去该地驻军第六师团司令部。

### 观光熊本市

孙氏一行由长江大佐陪同登临天守台展望风光，并听取有关西南战争围城情况的介绍。观览后，去静养轩出席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席间对留学生做了教诲式的讲演。下午一时半去济济馆，参观了该校图书馆。又在校庭观看集体击剑和队列教练。在讲堂观看了击剑表演和比赛。在校庭对全校师生发表演说后，照像留念。三时回旅馆沐浴。五时出席为他举行的一般欢迎会。在会上，先由村上一郎宣读欢迎辞，继由川野如矢氏代表会员致辞欢迎，孙氏致答辞。会后出席研屋总店举行的特别欢迎会，首先由林商业会议所所长致辞欢迎，孙致答辞。席间宾主尽兴畅谈，至夜深始回下榻旅馆。斯夜参加一般欢迎会者二百余人，参加特别欢迎会者百二三十人，均盛极一时。定于明日上午九时离熊本去长崎。

## 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孙氏一行，前晚虽两次出席宴会，身疲力倦，但亦无暇休息。自昨晨早起，即匆忙整装，于上午八时乘人力车前往熊本车站。先此已有上山熊本县知事、高桥县内务部长、大海原事务官、窪谷警察部长以及长江虎臣、村上一郎、内藤正义、林千八、宗方小太郎、行德健男等及其他东亚同志会成员，以及在熊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等在车站等候迎送。孙氏下车即在候车室接见主要欢送人士，握手寒暄。此时经宫崎氏介绍，前田下学氏来见，说孙氏当年曾挥笔赠送纪念题词，当面脱下羽织军衣，将孙氏在羽织衣里的题词出示。孙氏当即表现出感慨的回忆，且露出会心微笑。旋即登车。列车在春雨纷纷、万岁声中开出。长江、村上、内藤、林、行德等人同车送至大牟田。在前一天一般欢迎会上，曾向孙氏赠呈大刀一把以做纪念。

## 孙中山在长崎

长崎系神户以西中国侨民较多之地，其数不下七百人。数日以来，中国徐领事颇费心思筹备欢迎。二十一日夜，徐氏以东道主身分于长崎市大浦之中国领事馆内，宴请孙氏一行。孙氏下榻福岛屋旅馆，稍息后，即前往赴宴。二十一日以侨居长崎之中国商人为东道，在商埠地福建会馆，设午宴欢迎孙氏一行。饭后宾主合影留念，并观赏了艺妓手舞助兴。下午四时，有长崎市重要官绅等在小岛的风鸣馆设宴邀请。孙氏将在此发表访日旅行中的最后一次演说。主要对在访日中所受到的照顾支援表示感谢。二十三日应三菱邀请，上午将参观各工厂，出席设在占胜阁的午宴，下午搭东洋轮船公司的天津丸回国。该轮大体在下午六时启航。

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长崎电话

孙逸仙一行于今天上午十时，由福岛屋旅馆出发。到码头时，有三菱长崎造船所工藤副所长前来迎接，一同搭乘汽艇，在该造船所办事处前登岸，在经理室接见该所各首脑人物和总工程师等。稍憩后，即往该所各厂参观。在第三船坞，看到建造中的两万七千吨的大军舰，和为日本邮船公司制造的香取丸。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到该造船所特为孙氏一行准备的贵宾馆一占胜阁，出席午宴。席上除贵宾孙氏一行八人外，东道方面除该所经理、总工程师外，还有该市市长等人。长崎县知事斯日因去大牟田未能参加。下午一时半回旅馆福岛屋。下午四时有宫崎氏参加一同由旅馆动身前往海关码头，由该处搭乘天津丸回国。从前日以来，五百余家华侨，家家悬挂国旗，并在市内扎牌楼数处，表示欢迎。市长和代理县知事以及其他主要官绅搭乘汽艇特到天津丸欢送。孙氏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另有一批华侨组织乐队，特到港外欢送。东洋汽船公司为对孙氏一行表示敬意，特别在船内布置了贵宾室。该船公司经理前递信省管理局长塚原氏专程护送孙氏一行到上海。于下午五时开船首途。

#### 孙氏的中日亲睦论

在昨晚长崎官民欢迎大会上，长崎市长在欢迎辞中强调说：日中两国从三百六十年前已开始通商贸易，长崎商人捷足先登，在这方面做出贡献。长崎上海间相距本不过四百六十海里，每小时十八海里航速的轮船，二十七个小时即可到达。因而两国间的亲密关系随着历史发展，趋于亲密是势不可挡的。

孙氏在答辞中说：“我国国民对三百六十年来的中日故交从未忘怀。近来时而发生扞格，盖因在两国间存在了阻碍因素所致。

即满洲朝廷力图抑制我等意志，使不与外国间交往。今迫于世界大势，不得已采取对外部分开放的政策。但我国国民意志是压制不住的。以前汉人学者亡命日本，在文学方面对日本做出不少贡献。如郑成功等人，他不过是生长在南方汉人中之一。回顾及此，中日两国关系之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今日是我们汉人的时代，大有回到三百年前之感。如今这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不但通商贸易，在政治上，相互合作，关系日趋密切。如中日两国保持一致，可雄踞东亚，在世界上亦成一重大势力。”

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海电

孙逸仙于今日中午抵沪，码头上欢迎群众人山人海。

## 孙中山未刊书简

**说明：**1924年孙中山致日本众议院议长粕谷义三函，系日本学者藤井昇三先生由粕谷家访得，并征得同意于日本1980年2月号《龙溪》月刊上介绍刊出，并附有原函图片。全函用大本营信笺，共三页，时间为1924年9月18日，同时尚有10月6日李烈钧致粕谷义三函一通。此函为目前已出版之《孙中山全集》等书所未收，今特刊出供研究参考，并据藤井昇三先生的介绍文章和编者所知简要说明如下：

粕谷义三（1866—1930年）埼玉县人。1886年留学美国，攻读法律。1890年回国，曾任县议员、副议长。1899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系属政友会。1920年任众议院副议长。1922—1927年任众议院议长。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孙中山为反对直系军阀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曾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成“三角同盟”。1924年9月5日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宣称“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申明北伐目的。

此时，孙中山为了解日本各方人士的意向，特派遣李烈钧前往日本。李烈钧于9月29日到达长崎，经神户、横滨，在10月3日抵东京。10月22日冯玉祥国民军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失败，李于11月6日离开东京，10日由门司乘船回国，13日抵上海。李在日逗留40天。在此期间，李烈钧会见日本各界人士，交换意见。

先后拜访的人士有：加藤首相、高桥农相、币原外相；贵族院议员青木、众议员议员犬养、床次；河合参谋总长、上原元帅、田中、福田两大将；涩泽荣一、久原房之助、头山满、宫崎龙介等政府、执政党、在野党、军界、财界及民间各方人士。因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日本当局对反直系各派抱有好感。李烈钧了解到这些人大体是支持反直系各派的，并将此电告孙中山。李烈钧没有直接访问粕谷义三，是与李随行的孙中山军事顾问日人井上谦吉预备陆军少佐，于10月7日代表李拜访了粕谷议长，并交换意见。

李烈钧早在1924年7月间，即有访日计划，出发前，和孙中山进行过周密的商讨，以便将孙中山的意见，转达给日本各界人士。李在10月11日对日本有关人士说：日本若援助反直系各派，旬日间即可使中国达成统一。但现在国际形势，并非如此单纯，为此日本宣布严守中立，诚然是适当的措置，以此来牵制英美两国对直系的积极支持。日本的这一“不干涉主义，我可以认为是对反直系各派表示善意之措施。”还有10月21日在东京帝国大学绿会主持的讲演会上，李对约130名教授和学生讲日中两国国民真正合作的必要。在其离日前，又曾谈及中日苏三国合作问题。

荣孟源 章伯锋

### 孙中山致粕谷义三的信

敬启者：睽隔光仪，每深企仰，遥承勋问，与日俱隆，以为颂慰。世界潮流已为民气所激荡，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内觐国情，外察大局，惟本互助之主义，奋斗之精神，以顺应趋势，积极进行，迹其所至，岂惟两国人民蒙其幸福而已。执事领袖名流，高掌远跖，知有同情。吾国方从事于讨贼，文已率师北伐，以答国人望治之殷。特派李参谋部长代表东渡，奉候左右，兼致鄙怀，

订谟所及并望随时接洽，不胜驰情。顺颂

时祐 此致

柏谷义三先生阁下

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李烈钧致柏谷义三的信

柏谷先生伟鉴：斗山在望，景仰殊殷，衔命驰驱，瞻依倍切。兹将敝国元首孙公中山致阁下书，专函送上，晤教有期，再趋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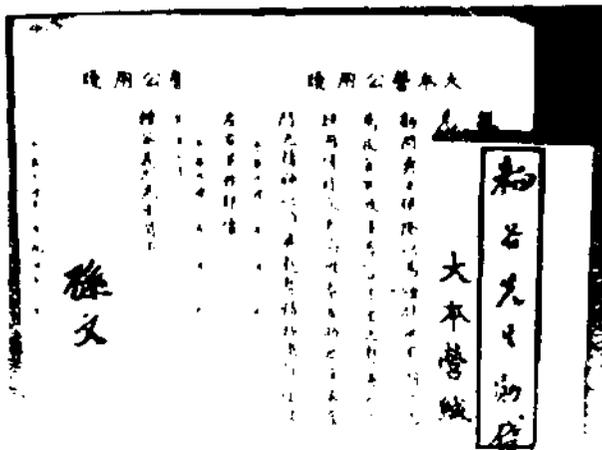
肃颂

勋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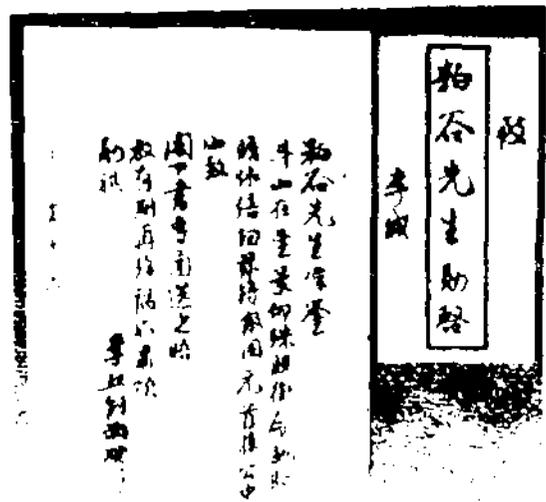
李烈钧敬启

十月六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六日



孙文致柏谷义三书简  
(柏谷义一氏所藏)



李烈钧致柏谷义三书简  
(柏谷义一氏所藏)

## 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

苏州市图书馆供稿

**编者按：**这本《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是长驻浙江宁波的清朝浙海关衙门的“经制书吏”于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六月开造上报给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的一份公务清册。

它首先概括叙述了自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开海设关”以来，浙海关衙门建制沿革之所本及流传交代的圣谕、敕示和关防，然后逐节分条详细缕陈关于经费、税银的定额及变迁，机构体制和所设四“房”、七“口”、十三“小口”、一“厅”等的各自职责范围，以及每年经收税额及实收数字等具体情况；“经制书吏”、“书识”、“巡拦”等编制人员之来源、配备、执役年限；征收进出口商船货税及办理“夷税”之现况等，共计二十七条。可为我们研究清代的财政、经济、税收状况，特别是海关税收制度之变迁，提供一份宝贵的素材。

经查各家书目，尚未见有刊本行世。此系根据我馆入藏的旧抄本，也极可能就是当年经办其事的“书吏”或“书识”、“清书”一类人员私自保留下来的誉清底稿原件，现经全文缮录，并加标点，以便阅读。

本文由顾籍祖整理。

敬将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开造清册，恭呈宪鉴。今开：

一、浙海关于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设关，每年钦差监督一员，驻扎宁波府城，管理统关税务，一年任满更换。至康熙六十一年，归并抚宪管理。雍正二年，题委宁绍台道宪就近护理，仍于一年期满，详请抚宪具题接护。所有本衙门流传交代敕谕，系雍正二

年通颁圣谕一道，又乾隆十六年奉颁文职洁己奉公清汉上谕二本。其本关兼理铜觔事务关防，于乾隆二年换给。

一、本关原定正额银三万二千三十两六钱二分九厘，又奉增铜觔水脚银三千七百五十两，又奉增澈浦口长江税银一百二十七两六钱一厘。三共正额银三万五千九百八两二钱三分。内除支給各役工食银二百五十八两外，其余银两，每年分作四季解交藩库，拨充兵饷。

一、本关盈余税银：乾隆年间，每年征解银五万四千五百余两。嗣因海洋不靖，货船出入稀少，嘉庆元、二、三等年，缺征税银三万余千至九千余百两，俱经详奉抚宪奏明赔解。嘉庆四年，钦奉恩旨：“浙海关盈余，定为三万九千两。”嘉庆九年，钦奉上谕：“浙海关盈余额数，定为四万四千两。钦此钦遵！”是年及十年、十一、十二等年，各口征不足额。又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元年及四年至今，俱因暹逻等处洋船无进，洋税缺额。至道光三十年及咸丰元、二年，又因各处商、渔船只，进出无多，乍浦等口并镇海渔厅额税缺征，亦均详请抚宪奏明赔解。惟迩因海盗充斥，商船航海维艰，加以粤匪等纷扰各处，商贾畏缩，各口征收货税日绌。如三、四、五等年，宁、温、台及乍浦等口，每年竟至缺征银一万七千数百两之多，以致各吏被累日甚，委属无从再行设措赔解。曾将缺征银两节经详请抚宪奏求免解，未蒙允准。嗣奉户部议覆：“准其照例分限赔解”各在案。所有每年征报盈余银两，向于年满一月造册，详送抚宪、分别题咨；所收税银，按季解赴藩库，照例由司委员解部投纳。

一、本关衙门额：设经制书吏八名，分办稿房、洋房、闽房、梁头房、镇海口、乍浦口、温州口，瑞平口。内梁头房一处，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间奉前护宪稟明抚宪，归稿房兼管。又添设红毛馆书吏一名，改拨家子口办事，向不更调；至咸丰六年，该吏玩误税饷甚巨，即经详奉抚宪咨革，并详明归稿吏兼管。其余七房

口书吏，每年于关期年满时，由护关宪酌核各吏人地相宜，秉公派调；将调拨执事口址造册，禀详抚宪批示飭遵。

一、稿房：承办部、院、司、道、府、厅、州、县一应文武衙门文稿档案及奏销，呈送黄册、青册，商填簿籍，督催大小房口钱粮报册，按季核算收兑并应支、解、给等款，及各房口应用进出口红单，商船牌照，俱由编号送印。凡闽、广、山东、江南等省及本省杂货，已经洋、闽房并各口查验收税进宁者，本货复往别处发卖，向给官单出口。又船商贩运土酒赴本郡定海、象山及乍浦、台州各属售卖向免输税，给照出口，俱由稿房填给，赴经过口岸照验。并兼管梁头房、家子口税务。

一、洋房：承办奏销、呈送部、科册档底簿，并协解盈余税银、收税册档，赴部交纳。因有经办税务，历派清书进京，代办该房经征宁港商船置货报往南洋、暹罗等处贸易、回棹进出洋税，及各省商人从南洋、海南等处来宁贸易货税。应征税银，俟〔视〕洋船货物之多寡，统入大关额税报解。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元年及四年以后，因南洋、暹罗等处贸易商船，并无一只回棹进宁，洋税无征，除于大关等口征盈抵补外，实短额征盈余银三百九十余两至一千一百余两不等。俱经前护宪详奉抚宪，奏明赔解在案。至大关口税务，向系梁头房书吏兼管，雍正十一年改归闽房书吏兼办，乾隆三十六年详归洋房书吏兼办；经征出口棉花、布匹、草席、毛竹并杂药、果品、磁器等项货税，每年连洋税共征银四千七百余两，按季解关倾熔，汇解藩库。每月应摊征银三百九十四、五两。【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起至十一月初七日，应额征银三千一百余两。今该吏开数仅征银一千六百二十六两零六分五厘，照额短银一千五百余两。

一、闽房：承办奏销、呈送部科稽考循环季簿等簿，经征闽广商船装载闽广各省货物及宁港商船由闽省载回糖货、橄榄、杂油等项货税。每年征额银九千九百余两，按季解关倾熔，汇解藩

库。每月应征银八百三十两零。【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月初七日止，应征银六千六百余两。今该吏开数仅征银二千三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八厘，照额短银四千二百余两。

一、梁头房：承办奏销、呈送户部红单、及沿海各县成造新船，报销坏船，查催各县商、渔各船只梁头册籍，经徵鄞、慈、镇、象、定五厅、县出海贸易商船梁头税银，换给新照。其宁属渔、采、靖、渡等船向免输纳梁税。如有揽载货物、出入镇海关口、验明梁头尺寸、照则征收梁税一限，填给印单，以裕税课。如该船上限期内载货贸易、下限期内采捕营生，止征上限梁税，若上限期内采捕生理，至下限期内载货贸易者，止征下限梁税，以示体恤。倘该船上限期内在别口载货往来，至下限期内进宁者，应征两限梁税，以昭平允。每年额征银二千五百余两，按季解关倾熔，汇解藩库。该房税务，归稿房兼管。

一、镇海口税务：于乾隆十年起详委镇海县监收。经征宁港商船由闽省置回杉木、木段，船内附装杂货，并由山【东】、关东置回瓜子、枣子、青饼、黄豆等货，及江南、山东船只载货进宁，并宁港钓船装载土产虾皮、鱼鲙、鲳、鳓鱼、乾鲞、鱼胶、海蜇、乾螟蚶、番茄、杂果、烧柴、松板、靛青等项进口货税。每年额征银一万七百余两。又每年渔汛，自三月起至六月止，开设渔税厅，征收鲜黄鱼、干白鲞、鲜螟蚶、水鲞四项货税，汛毕撤厅。每年额征银二千八百余两，按季解关倾熔，汇解藩库。【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月初七日止，【本口】共应征银七千六百六十两零，又每年渔税，自三月起至六月止，照额应征银二千八百余两，二共应银九千九百余两。今该吏开数仅征银三千七百廿三两零，照额短银六千二百余两。

一、乍浦口税务：乾隆十年间详委乍防同知协理；乾隆三十四年，奉抚宪题委杭嘉湖道稽征，钱粮统归护关宪考核报解。经征闽、广各省、东南两洋各项货税，每年额征银二万八千余两。

所征税银，因解宁倾熔转解藩库往返不便，嘉庆二十年间，详明抚宪，按季由杭嘉湖道自行发倾，径解藩库。

一、温州口税务：于雍正四年题委温处道监收；所收钱粮，统归护关宪考核报解。经征进口闽货及醃鮓、鱼鲞、海蜆、虾皮、出口杉木、杂木、松板、木炭、山药、靛青、番茹、苕麻，并梁头等税。每年额征限八千七百余两，按季解赴宁关倾熔，汇解藩库。

一、瑞平口税务：雍正四年间，原委温处道监收，乾隆十年，因改拨单书承办，详委瑞安、平阴二县监收。至乾隆三十六年，仍归温处道稽征，复拨书吏管办。经征蕃茹、鱼鲞、靛青、海蜆、白矾，建土、碗榆、桂皮等项货税。每年额征银一千八百余两，按季解赴宁关倾熔，汇解藩库。

一、家子口：即海门口，临海县监收。向系书吏管办，康熙四十九年改拨单书承办。至雍正十一年，因红毛船只久未到浙，复将定海红毛馆书吏调办家子口税务。经征靛青、烟糖、鱼鲞、杂木、柴炭，冬筍、桔子等货税。每年额征银三千余两，按季解赴宁关倾熔，汇解藩库。该口书吏，历来管办五年为满，向不随同各吏按年更调。至咸丰六年，因该吏玩误税饷，亏欠甚巨，详奉抚宪咨革。并详明该口税务，归稿吏兼管。

一、头围口：即澈浦口税务，海盐县监收。原系专派书吏管办，乾隆三十六年间，因税额减少，改拨单书承办。至五十一年，详归乍浦口书吏兼管。应征纱、缎、绫、罗、绸、花布、毛毡、烟叶、药材及各色杂货，由长江往闽、广及往宁、绍、台、温税银。近因长江货税被北关拦截无征，税课短绌，每年只征银五百余两零，按季解赴宁关倾熔，汇解藩库。

一、定海口税务：定海厅监收。原系红毛馆书吏办理，于雍正十一年因红毛馆书吏调办家子口，将定海口改归镇海口书吏兼管。征收鱼鲞、醃鮓、海蜆、番茹、烧柴等货税。每年额征银一

千四百九十六两零。按季解赴宁关倾熔，汇解藩库。

一、本关额定小口一十三处，内头围、定海二处本系大口，改为小口，将瑞安、平阳二小口，改为瑞平大口外，所有沥海、王家路、古窑、邱洋、蟹浦、小港、象山、湖头渡、白桥、金清港、江下埠等十一口税务，俱于乾隆十年详委所辖各县印官监收。至乾隆三十四年，于题委杭嘉湖道稽征乍浦口税务本内声明：各小口均委知县监收，钱粮统归护关宪考核报解。查十三小口税务，从前另设单书分派管办，于乾隆五十八年，详明裁汰，统归书吏选派清书办理。现在各小口额税征银，自五十余两至一千五百余两不等，除头围、定海二口外，每年共征银五千三百余两，各归各口，按季解交稿房倾熔，汇解藩库。

一、沥海等口，分归各房口书吏兼管，内除金清港口先于雍正十三年归家子口兼办外，其沥海、王家路二口归洋房书吏兼管，古窑、邱洋、蟹浦三口归闽房书吏兼管，小港口归镇海口书吏兼管，象山口归梁头房书吏兼管，湖头渡口归稿房书吏兼管，白桥口归家子口兼管，江下埠口归瑞平口书吏兼管。俱于乾隆五十八年详明抚宪，责成各吏选派清书经征报解。

一、十三小口之外，又钱江渔税厅一所，向归稿房书吏兼管。每年渔汛时，选派清书前赴该处，征收鲜黄鱼、乾白鲞等货税。额征银二百三十余两，解交稿房倾熔，汇解藩库。汛毕撤厅，仁和县监收。

一、十三口之外，又温州旁口宁村、状元桥、浦岐、坎门四处，平阳旁口大渔一处，小港旁口新碛、穿山二处，象山旁口泗洲、西周、爵谿、东乡、石浦五处，湖头渡旁口墙下潭一处，白桥旁口健跳一处，江下埠旁口楚门一处，均经详明抚宪颁给红单，准其查征，所收税银，统入各正口额税报解。

一、本衙门额设经制书吏七名。定例：自着役日起，连闰扣至五年为满。所遗名缺，即于本关书识内拣选一名，详院顶补。

一面檄行原籍地方官，查取地邻亲族甘结，该县加具印结送关，俟奉到院批准充，并由藩司给发吏札，到日再取亲供、互保各结，造具着役册结，移司详咨。

一、本衙门额：设书识四十一名，清书二十二名，分拨大小各房口办事。因口址繁多，沿海沿汉，均须派人稽查，额设清书不敷派拨，向听各吏自行倩帮。

一、本关衙门额：设经制巡拦一百六名，按年掣拨各口巡查办事。嗣因不敷派巡，于乾隆二十五年、四十六等年，两次详奉院宪，添设循环两班巡拦各六十八名。间年上班，拨口随同经制巡拦，巡查偷漏。此项循环班巡拦，向于拨口五年后飭令归农，另行召充。又恩役王全训一名，因伊祖将木场基地让建大关，因此失业，历任护关宪恩赏巡拦，常川拨口，以示优眷。

一、本关衙门额：设书吏、门厅、承、皂各役，经制巡拦等遵照部行按年造其花名清册，详咨其各口监收。家人、巡船、舵水及厨子、水火夫等项人役花名，于文内声明，免造。

一、七房口书吏：每年管办执事口址，例应一年更换，向系首季期满调班。于乾隆六十年间，因额税缺征，禀请留办二季，期满交代。至嘉庆十年，奉抚宪飭令：“赶上更调，以复旧章”。当经详定：嗣后首季期满交替，不准再请留办，致滋牵混。

一、各口征收进出商船货税，先应税俾开单报验，照则科算给单；应征税银，因客商多未携带银两，须俟售货、投纳乍浦口详准，俾行保欠两月完缴。宁温各口，亦听税俾暂保，依期缴纳。其客贩零星货税，该船商自赴关口报验、输税，折钱收纳，以便商旅。道光四年，于奉旨整饬关务案内，经藩宪具详院宪，飭禁俾行保欠名目，概令现银纳税。嗣因乍浦口情形不同，万难遵办，经该口书吏禀奉前护宪批示：“凡商船到口，应输货税有未能完足者，即着承报俾行措垫，倘再垫不足数，准其承保，限一月内赶缴”在案。

一、本关衙门向设关代书一名，另颁状式戳记，遇有控告关政、船只税务事件，责成该代书盖戳呈投，不许道代书混行用戳，以示区别。嗣因控告民人，复有混用道戳，并不遵式具呈者，又因道代书不谙关务，恐致歧误，历蒙前宪“查核案情仍归海关衙门承办”在案。

一、宁波口征收夷税，并无额定税数。自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间开市起，征至一年期满，共收银六千二百数十两零。至二十五年分，一年期满，共征银二万四千七百数十两零。嗣因宁地并无巨商开设洋行，夷货进口乏人销售；并因宁波地处偏僻，杭、嘉、湖等处各商贩运茶丝来宁，中隔两江三坝，盘驳维艰，运费较多；前赴上海贸易，较为便捷，而夷船又无回货可置，以致渐无到宁；即偶有装运进口之船，均系他口已税之货，例不重征。由此夷税逐年短收，仅征数千两至数百两不等。至道光二十八及三十年、咸丰元年等，竟致分厘无征。且应征常税，近因海盗充斥，内地商货每每雇用夷船，由他口装运，征收夷税，领给免税执照，出口来宁；所有宁关应征闽广等处土产常税，亦至短绌。节经详请抚宪分咨通商各关口，请将内地商货停给免单，以免该夷人串弊包揽，影戩漏税在案。咸丰十年十月奉文开办新章，另设新关，稽征洋税。十一年四月奉抚宪王咨调江苏记名道杨、候补簿赵炳麟随带委员来宁，仿照上海章程稽征洋税，不准与大关常税稍有牵混；议将白壁壳钓船由上海新关发给关照，往来载物、贸易向归大关科税者，亦一律归入新关稽征，以致大关、洋关等房额税，骤形短绌。当经核议，仿照闽海关成案，每年于新关所征洋税内提拨银二万两，归补大关额税，详奉抚宪王奏明在案。理合察明。

同治元年陆月 日

## 上郑玉轩钦使禀文

黄遵宪

**编者按：**黄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手稿原件现存广东省梅县档案馆。

此项手稿由我室钟贤培、汪松涛、谢飘云三同志于1980年4月从梅县档案馆藏资料中发现，并由汪松涛同志于1981年4月全文校点。所发现的手稿从第十八号禀起至第三十七号禀止。中缺二十七号禀，第十八、二十八号均有二禀，第二十四、二十九、三十、三十六号禀均有附禀，合计实有禀文二十五篇。禀文的起迄时间为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手稿正文均用一面十二竖行红丝栏公文笺，毛笔书写，纸长32厘米，宽23.2厘米，中缝下方印有红色楷体“皇华使馆”字样，对折装订，共计六十页，一百十七面（第三十二、三十四、五十八页仅单面）。全文无标点，多处圈改，多处加注。

黄遵宪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他于光绪八年（1882）二月抵美，出任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时值美国大资产阶级为转嫁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掀起排斥华工恶浪。黄遵宪作为一名爱国外交官，为保护旅美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郑钦使名藻如（1824—1894），字志翔，号豫轩，又作玉轩，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得能都濠头乡人。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郑藻如是洋务派集团的重要成员，曾任江南制造局帮办、直隶津海关兵备道等职。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被派为第二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秘鲁国大臣。据载，他在任职期间，对美国限禁华工事能据理力争。他曾致函黄遵宪，表示要有“恳切为国为民之心，结为生平

志愿”。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因患半身不遂症卸任。

手稿内容涉及当年旅美华侨的内部组织、华侨生活以及黄遵宪为保护华侨权益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与诉讼活动，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华侨史、中美关系史以及黄遵宪本人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整理过程中，对原文中明显的错漏字作了订正，订正的字加〔〕号表明；漏字加【】号表明；原件中作者所作的按语、眉批、旁注及写于行间的补充文字，均加（）移入正文内。有的译名，前后有不一致的，因无据改动，仍按原样刊出。

华南师大中文系近代文学研究室

### 上郑钦使第十八号 七月二十三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四日肃呈第十七号一禀，当邀垂鉴。十八日奉到第七号钧谕，本日又奉到第八号钧谕，并札文一件，一一读悉。前禀所称延请律师，于各会馆所收回华银内提出二元五毫支销此项，自庚辰春间以来系如此办法。查绅董等所刊延请律师结数，是年延请尊治力律师等项用银万余元，除支取签捐款项外，总会馆交出银四千五百元，即系此二元半所收之款也。窃计前总领事当已通禀有案，故一时漏未详叙，此项沿收至今。四月中议延律师，商定于此款支取，但计算不能敷用。查庚辰年绅董签捐之银，尚有余剩，意欲俟该项不敷时，借签捐之款以接济耳。各馆收银之数今既详另禀，近来毫无加增。怜悯会所禀系影响不确之辞，不足信也。（怜悯会当系耶稣教会，向与会馆不睦，亦知之。此处填发护照由耶稣馆报填者甚多，并未经会馆手也。）中华会馆与总会馆现议合而为一，既据两馆绅董联名同递一禀，为之草立章程，亦经与各董商妥，仍声明俟呈请宪台核定后乃作为定章。此节亦详于另禀。近接欧阳锦堂兄来函，知檀岛亦设有中华会馆，其规模甚善，但其意欲将该馆章程求宪台照会驻美檀使转咨其外部，请发准照，此则未知可行与否？查各国善堂

义会多系自禀地方官请发准照，会馆本宜仿照办理。（常谓此间会馆，被贩佣之名，正坐未经禀明地方官之故也。）惟禀由公使请其外部，不知于交涉体制何如？若果可行，则该馆藉以增重，于事亦有裨益也。经将此意转告锦堂，锦堂又询伊旧金山一节，亦以新例第十三条告之矣。再承示总署钞函，窃谓此事不可与言，容即缮禀详复，余事均俟详后禀。肃此敬请钧安。伏希垂察，谨禀。

### 上郑钦使第十八号

再禀者，金山一处自咸丰年间始陆续创建会馆有六：曰三邑、曰阳和、曰冈州、曰宁阳、曰人和、曰合和。合和复于光绪五年歧而为四：曰肇庆、曰恩开、曰余风采堂、曰谭怡怡堂。会馆均系购地自造，馆中各有董事一名或二名、通事一名。其所办之事，则每次船来，各馆初到之客，馆人为之招呼行李，租赁居所。遇有事端，董事等为之料理。亦有于病故无依亲之骸骨，为之捡运俾葬于故里者。（此一事亦有不归会馆办理，各邑自立善堂代为营运者。）其经费所出，则初到之客挂名于簿，俟其回华，向收数元或十数元（各馆章程不一，从前多系十数元）以供支应。从前金山矿务正盛，华工不多，华人之旋里者均各有蓄积，捆载而归。于会馆应出之项亦乐于输将。而会馆复与轮船公司商定，凡会馆未经收费，未给予出港纸，则轮船公司不卖与船票。因是回华之人，竟无避匿不捐此款者，沿袭日久，均习为固然矣。然而各馆办事向少章程，所收银数亦无可稽考，董事、通事得其人，则办理较善；否则，族大豪强者盘踞其间，不肖之徒或购产业，从中渔利，藉充私囊。各馆除建会馆及供给董事等薪水外，亦未尝有一二善举足以履众望而快人口者。会馆之名称曰公司，公司者洋人科股经商之名也，洋人知各馆敛钱而未见有医馆书塾之设，老病贫民流离于道路者，会馆又不为收恤，因疑各会馆贩佣之

所，以谓华工日多，均由会馆代出盘川，从而克扣剥削以为利。从前屡经地方官提传各馆董事审问，虽讯无佐证，而谤詈不休。习教之人因会馆供神，向不愿隶于会馆，而耶稣馆教规亦于回国之人敛钱，作为馆费，以会馆收钱之有妨于己也，则益煽布流言，以蛊惑洋人。洋人益信其言，故会馆之名声坏。光绪六年二月嘉利科尼省设立一例，凡轮船铁路公司，不得无故阻止搭客，不卖船票。因是轮船公司不以会馆出港纸为凭，任凭各人购票，会馆此项收资遂失所依倚。而近年以来矿衰工贱，获利较难，回华之人非必有钱，故亦有不愿出资者，各会馆因将此款酌为核减。现在三邑收银五元，阳和收银六元（曾经出过一次者不再收），宁阳收银八元，冈州收银八元，肇庆、恩开、余风采、谭怡怡、人和各收银十三、四元，十五、六元（曾经出过者不再收），（各馆向规，老病贫民均免收。）向来每馆于每人交出五毫为六公司费用，而光绪六年春议延律师，各会馆复于所收银内每人提出二元，合共二元五角交总会馆支销。（各会馆提拨此款时并非加收，均系于本馆所收之内提出，惟该馆向章有曾经出过一次不复再收者，此二元五角因系交出总会馆，仍须向收。）年来各馆亦较有规模，于所收数目均有进支单刊布众览，故各董事除所得薪水外，别无侵吞亏空之弊。到此飭令各董事随时调处是非，各董事各顾体面，亦多竭力办公，为人信服，风气亦颇为少变，此自有会馆至今之实在情形也。伏查从前之会馆进项较大，而不以公众捐资办公众善事，各馆实有不能辞其责者。其声名之坏虽不如外人所传，然亦实有以面谤之处，无怪乎人之恶之。于此而欲预其事，本应加以裁抑，惟各馆创设近者十数年，远者三十年，有馆舍以办公，亦或有产业以出息（就中有向来经理得宜，如三邑、阳和皆有产业可值数万，每岁可收息数千。冈州会馆则以庙中供神灵应，每岁投充司祝可得数千。馀亦各有一馆为该馆之业），根深蒂固，非伊朝夕，欲尽举而裁撤之，势固有所不能。至于今日之会

馆，进项既微（现在回华之人不交馆费，会馆并不能勒收，然幸而旧章相沿，各工视为固然，仍多收缴者），而每人交出二元二毫，以供延聘律师，拿办凶犯之需。各馆董事亦能为人理处争端，于事颇著成效之意，乃转欲暂为维持。凡办一事必准情度势而后能行，势不能改弦而易辙，惟当握其枢而潜转之，就其隙而弥补之，但使会馆所收之钱，所用之人有益于公，要无妨听其自立。近来资送贫病老民一事，为向来所有，四面游说，方劝励回，系怱怱华人有益之事，亦欲挽救会馆既坏之名，而归功于各董各商，兼使此辈藉以增重，诚能奋勇为善，于公事大局不无裨补。惟查此次会馆除三邑一馆现有款项外（此事三邑会馆倡办，该馆除捐送船票外，每人尚各给予三元，前禀漏未声叙。又轮船公司因系捐送，船价从而减损，地方之收年税者经请其优免，亦喜免收。附陈于此），其他各馆均系东挪西借，或指会馆所出以为还项，或借善堂他款以应急需，即可知会馆之并无余蓄，欲更令其出专款奉公，诚恐非易。况现在限禁华工，往来之人日少，款项必随日而绌，将来各馆有无变局，此刻未敢预知。亦惟酌度情形，随时商办，以冀其有益而已。所有各邑会馆情形，谨缕陈宪鉴，伏求察核。又禀。

又禀者，合和会馆之分而为四也，其始不过一二人与余姓有隙，从中鼓弄，欲使分出两馆，以便自充董事之私。当时恩、开两邑与谭姓之人均意不愿分，倡言苟分余姓，则渠两馆亦必分开，其意原藉以牵制，使之不分。不意无人调合，遂尔成事。自分开四馆之后，费用骤增，恩开与谭怡怡均负债累。询之各邑绅董，皆谓该馆产业并未分各，且分馆之时亦未有斗殴讼狱之事，各人多愿复合，不如合之为便。念现既限禁华工，往来人少，则款项更绌，诚虑该馆复加收出港之银，且会馆近多，遇事亦多不便，因先托人游说各处，后复陆续传到各族长乡望共十八姓三十七人到署询问，皆谓愿合，均令当面签书允字。现惟周姓以商之

子弟为辞，谅亦不能以一人违众也。此事拟飭令他馆董事，妥为调处，俾使照旧。谨禀。是否有当，并求训示。又禀。

### 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八月初三日

敬禀者，窃于上月二十三日肃具第十八号一禀，当邀垂鉴。旋于二十四日接奉批谕一件，又第九号钧函。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又奉到第十号、第十一号钧函，一一捧读祇悉。兹将应禀各事，条具如左。

上月十三日电禀巴拿马华商一事，户部电告税关，飭令查照巡察使费卢所断办理（即指阿胜一案也）。因华字误拆戏字，税关谓并无戏班来此，无须查办。后经宪台再告外部，税关接到第二次电报，仍谓费卢所断系船工，难以援照，而该商未领有华官执照，殊难确信为商人，扣留如故。意欲写单认保，且谓给发护照系证明其为商，保单事同一律，而关吏谓无此例，只可提讯。乃商之律师，在合政〔众〕国衙门按察司哈门处提讯。（此处合众国衙门有两官：一名哈门，系专管加利科尼一省者；一名苏耶，系兼管数省者。至前次审洗衣案及船工之费卢，系间年派来巡按数省者。）二十日递呈，二十一日提讯。哈门因公家律师驳辩甚力，不欲遽断，遂谓俟后日会同费卢，再行讯判。延至二十四日，哈门、费卢二人会审，此处律师略说数语，官谓此案我已了然，只问公家律师有何辩论。公家律师乃大张辩口，大意总为无凭指为商人。哈门随辩随驳，彼此声色俱厉。费卢则谓：新例是禁工人，非禁商人，若商人不准上岸，是绝通商也，于中美条约未合。律师已熟悉新例，持之甚力，亦宜复按条约主持公道。且如律师言，商人亦须有执照方许上岸，是也，然例中所言系指自中国前来之商人。若从他国前来之商人，彼等于新例未行时，久在异国，今欲来美贸易，而令其先返中国请领执照，然后可来，有是理乎！若律师疑商人无照，华工亦可冒认，不知工人商人，自有

分辨。条约主于通商，新例主禁工人，因禁中国前来之工人，遂累及往来美国之商人，本官断不谓然也！于是断令该商上岸。当堂听审者数十人，官与律师驳诘甚力，合堂屡为哄然。窃观费卢为人刚强公正，当辩驳时仍谓美国地大人众，何以不容为数无多之华人！当道巨公，不避嫌怨，倡言于众，其胆识甚足钦佩。第其判词至今尚未宣布，费卢嘱此处将华人历年出入口货税开报，殆欲考究华商有益美国之处，将利害详切言之，亦未可知也。行例以来，因商工事屡次兴讼，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然西人通例以兴讼为辨事，非以为争气，每遇公事彼此不知适从者，莫不藉律师驳辩以剖其理，经长官断定以行其是。况此间之事无不与税关先行商定而后提讯，亦无干碍。美国政体议例官、行政官、司法官各持其一，往往有议员议定，总督签行之事，而一司法得驳斥而废之。故审官（审官不由民选，有任之终身者）、律师最为人所敬畏，其政体然也。照费卢当堂之言，此后自他国前来之商人，不领执照亦能上岸。此事曾于二十五日寄电稟明，早欲驰稟，因待官批词，迟迟至今，仍俟全案批出再行详稟。

船工一案，自费卢判断后，所有美国船工均经上岸，惟他国之船，船主仍不敢照行。欲请税关签名准其上岸，而关长则谓无签名登岸之例，不准所请。船主各怀小心，仍恐将华工放行，关吏扣留其船，斥为犯例，仍复狐疑不敢。近有一英国船名柯士突利亚，有华工五十四人，船主自请律师提讯，本月初二日又经官断，准之登岸矣！

前稟所述秘鲁之乱，近闻智军获胜。此间商店有接到七月初一日自利麻来函，称现经智军调数千人与乱民战，大捷，乱民逃遁，势将离散，利麻安堵如故。近日自巴拿马来之商人名刘荫周在秘鲁七、八年，据述智军所获之地，其要隘处皆屯以精兵，悉张挂智国国旗，所有赋税讼狱等事，皆归智国官办理。各国公使领事交涉之事，亦与智国往来。前稟欲与智利结约，未卜可行否？然欲图保

护将来，似舍此更无善法。前有商人黎省三自秘鲁归，云秘鲁商家所联集者，系远安公所，中华会馆之人与众商无涉。惟查迭次所来禀多系中华会馆之名，是以函托该馆后，复寄信舖户，询问一切，以广耳目。近闻刘荫周云，是处商人与中华会馆不能一气。前奉批禀，业经寄去矣，并以附陈。

昨奉札文，内有二件寄欧阳随员、赖随员者。往檀香山之船于前数日开行，一时无从寄去。查新例第十三条，出使人员以官凭为据，谅伊随身尚无他项文凭，否则亦能设法，当不致阻滞也。至商人王香谷欲来金山，既以费卢所断告之，仍嘱其领一檀岛外部护照前来为妥。

马典一案，嘉省总督复外部文所述当时情节，自系粉饰之词。惟云滋事之人多系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人，访问实然。现在该处地方官查拿凶犯颇属尽力，自因外部行文之故。惟此案尚未审结，闻将移嘉省臬署审讯，俟将来如何审断，再行禀陈。以上五事伏希察核。敬请钧安。

再陈请拨汇银壹万元。

### 上郑钦使第二十号 八月十五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三日肃呈第十九号一禀，当邀垂鉴。初六日奉到第十二号钧函，捧读之余，一一祇悉。兹谨将应禀各事，条具如左。

巴拿马华商一案，前经官断，准令登岸，前禀既详陈大概，惟久待判词，未经批出。至本月十二日，审官始将判词宣布。因系巡察使与按察司会审，故二人各有判词。查按察司哈门所断，凡自他国来此之华商，均无须执照，准其上岸，且谓由此前往英属墨西哥等国，如不久即回，即不领护照，亦听其往来自便。巡察使费卢所断，大意一则谓中美续修条约，所谓准其整理酌中定限者专，系指续往承工者而言，其贸易游历人等本系声明往来自便，

俾受优待各国最厚之利益。今新例于第六条乃云华商须凭执照方准入境，考新例亦专为限制华工而设，新例条中未明文意，皆可引条约善为解说，盖国会立例断无违背条约之理也，华商既准往来自便之人，自可无须执照。一则谓中国发给商人执照，原不过藉以表明此人系不在限制之内者，故借之为凭据，并非为禁止彼等前来。彼等如未持执照，其所执职业亦可以言语证明。而其批词末段又明言，以本官之意，按照新例，华商来美须凭护照，然未行新例之前，其人不在中国（意谓其人既在外国，则其家即在外国。又其人曾来美国，则其所託之业所识之友亦在美国，故可无须中国官给照。此语含有续约文意。据律师麦嘉利士又云：泰西律法，以其人寓居之所即认为其人住家之所，律意本如此也。至新例以后，新来客商则必须持照），则彼等来美无须执照。读其批词，似乎所包甚广，非特由域多利、檀香山、秘鲁、古巴前来之商人无须持照，即前在美国，现返中国，再由中国来美，似亦可无须持照。当经详细查询，复函问律师麦嘉利士是否如此。本月接麦嘉利士复函，谓按照判词，则华商于未行新例之前曾在外国居住者，如再由中国来，虽未领取中国执照，照新例而行，彼等亦可前来美国云云。据此，则华商之自他国前来及曾居美国再来者，均无须持照，是新例于商人领照一节，几几废其半矣。现以判词及麦律师复函告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即许寄电前往香港，令船主搭载此项曾居美国之商人矣。伏查此案初议提讯，原因税关接户部来电仍复扣留，无可如何，而税关钞示户部电文乃系令其查照巡察使费卢所断船工一案办理。（当户部寄电时，华盛顿尚未知船工一案费卢如何判断也。）窃念户部寄电不告以主意，转令其查照审官所断，是直以审官为折衷是非之准。今华商提讯即系户部主意，似于两国交谊无干碍。又念巴拿马等处中国无官，无从给照，而华商之来往者甚多。讼而不胜，不过仍照新例，无照不许上岸；讼而获胜，则或藉判词以驳新例，以后不须

持照，大可为商人开一方便之门。当即先与律师商榷，复查该商所携带之汇票，所认识之友人，所住居之铺店，均确有业商的据，始行提讯。现经官断，华商由他国来者，均无须执照，适符初愿，良足欣幸。而判词更谓曾居美国之人来美亦无须执照，则更始愿所不及者也。此案判词经半月始行宣布，闻费卢脱稿屡改，盖一经成案，即可据以废新例，故郑重如此。而哈门判词中，复牖陈华商出入口货税之数，谓商务优于他国，不应阻滞其人。且谓新例以刻薄行之，乃系下等人举动。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亦赖以一洒，差强人意。现拟将判词洋文刊布，分交各轮船公司，寄与各国，以便各处船主搭载，俟详细译就后再函告各处华商，令其知悉。兹谨先将洋文呈览，律师麦嘉利士复函并以附呈。

前次费卢所断洗衣馆判词及船工二案判词，现经黎随员子祥译出，黎随员所习西文远胜于语言，迭与反复详细查校，或可无误。惟西文实不容易，官府文书微婉曲折，尤不易寻其旨趣。兹谨照录，呈求交钧署翻译各员，细为校勘改正掷回，是所恳望。

金山本埠华商有三、四家，为有要事，急欲来此者，久在香港守候，其伙伴迭经来署催问何时有照可领，既经告以不久即当派员。本月初四日复据各铺户一百二十余家联盖图章求为转禀宪台，早日设官给照，不敢壅于上闻，因即缮具公牍转呈，谅邀垂鉴。本月初六日奉到钧函，云既函催裕泽生制府早日派员，并将款式寄去，亦以密告各商令其静候。现据费卢所断，曾来美国者无须持照，既由轮船公司电告香港铺家，亦有自行寄电者，谅此数商人即可动身矣。以上三事，统求察核。敬请钧安。谨禀。

### 上郑钦使第廿一号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五日肃呈第二十号一禀，附呈巡察使费卢洋文判词，又洗衣馆及船工案译汉判词，想邀垂鉴。嗣于十八

日奉到十三号，二十日奉到十四、十五号，二十二日奉到十六号钧函，敬谨捧读，祇悉一一。兹将应禀应复各事，条具如左。

巴拿马华商一案，经费卢判定，商人无须护照，亦准登岸。现既托傅领事将洋文判词分寄秘鲁、檀香山、域多利、巴拿马各轮船公司，以便船主揽载。昨与欧阳锦堂兄商，锦堂谓宜请宪台将费卢所断持见外部，托其转交户部，请户部飭知各处税关一体遵办，并请其出示布告，庶各国船主闻知，更无推诿。思其言，极为有理，可否请宪台与柏立商行。

巴拿马商人一案，于八月十二日批出，即于十三日将洋文驰寄张芝轩兄，托其先行禀呈钧听，后又寄交十本，嗣又寄柏立一本。现经译出汉文，祈交翻译各员校正掷回。尚有哈门判词俟译就再呈。

捧读钧示拟为各国来往华商给发护照，具仰护商至意无微不至。惟现据费卢所断，自各国来此之商无须持照，则此照似可毋庸发给，仍俟后体察情形，再行详复。至古巴刘总领事处，自应给发为便。

前承钧札，令议复余主事条奏四件，两承俯询，殊切惶悚。兹谨将拟议各节，缮摺敬呈，是否有当，伏求察核训示。所以申复迟延者，缘原奏第一条有设立义学等语，意谓可行，月来议合中华会馆，即迭与各绅商等商榷此事，现正议有头绪，拟俟后举行。如果将来能将学成者考取生员，一体乡试，则义学不日可成。因欲俟绅商等拟有端倪，庶不至空言徒托，是以具复较迟，尚求鉴察。以上四事，伏希垂察，敬请钧安。八月二十四日谨禀。第二十一号。

再禀者，承掷下汇票八纸，计银二百八十七元。遵即以一百八十七元交销除支借买物之数，另金钱百元并谭悦信一封，托鯤侣安寄，并将换金汇水一节告之，必能妥办也。

再禀者，朝鲜近状，承示总署来电，知已妥结，极为忻慰。

闻此事，丁马诸公所携兵船先日本入境，朝鲜大院君闻大兵到，款接优隆。七月十三日马君设宴邀大院君饮，酒酣起宣上谕，遽以兵二百余人拥之登船，丁军门伴守之，随即展轮驰往天津，一面复分派各兵守护王宫及诸城门，出示安民，现已一律安堵。此举智勇非常，甚快意，惟赔偿日本之款殊惜其过多耳。

自花房公使复率兵舰前往，大院君亦遣使迎接。花房请谒国王，国王曾一见之。十三日大院君被掳去，十七日朝鲜与日本定约，凡七款：一、朝鲜国自定约日起，限二十日将逞凶首犯拿办，与日本官会审；二、日本被害之人，朝鲜妥为营葬，并给与抚恤家族银五万元；三、朝鲜国偿日本国费用银五十万元，每年交十万元；四、自今日本使馆派兵防护，一年后撤退。所有修缮使馆并建筑兵营费用由朝鲜措办；五、朝鲜特派大员充使往日本谢罪；六、元山津、东莱府、仁川港（皆通商地方）商民游历里数自今扩为五十里（原约十里），二年之后扩为数百里，又二年之后，以扬华津为通商地方；七、日本公使领事并其属员家属，朝鲜给以护照，许其内地各处游历，各地方官见此护照即妥为保护云云。观此约章，直与前泰西各国要挟东方者无异。日本自得此约，喜出望外，而一二识者亦颇有议其政府，谓不应受此偿金，且谓今日威逼朝鲜，朝鲜积恨愈深，将来必不免祸患，此言深有益于亚洲大局。然而中国、朝鲜之人畏日本过甚，不悉其内情，殊可惜也。此事谅钧署一时未详，故敢以缕陈。马丁诸公告谕措词甚得体，并钞呈钧览。又禀。

#### 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八月廿八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廿四日寄呈议复余主事条奏清摺一件，又呈第二十一号禀一件，谅既均邀垂鉴。兹谨将应禀各事，条具如左，敬求察核。

巴拿马华商一案，自经巡按使臬司审断，谓商人无须护照亦

准上岸。本月廿六日，有华商七名，自巴拿马搭船到此（有自秘鲁来者，有自智利来者，有自巴拿马来者），均未持照。此间铺户到署询问，当即由德律风告知税关，请其遵照官断办理。税关行派人查询，其查询之法系关其寓居何国，作何买卖，由彼处出港携凭否，一一问明之后，飭令本埠铺户递一结状，证明其人系属商人，即于廿七日早，一概俱令上岸矣。此为第一次无照放行之始，似此办法，则以后自他国前来之商人均可免阻滞矣。又本日见此间新报云，户部将巡按使费卢审断华商一案，公同查验，均以为然，盖谓费卢所断有合条约且善解新例之意云云。附钞呈览。

费卢判词译汉，前禀业经寄呈，兹复将哈门判词译就，谨呈钧鉴。哈门所断，竟于新例倡言抨击，读之殊快。此案判词经半月之久始行宣布，闻二君脱稿屡改，盖一经成案即可据以废弃新例，故郑重如此。自新例颁行以后，深愧无颜见人，而关吏等复于例所未详者以刻核行之。前有自域多利经此回华之商人，两船俱傍岸，而关上人等令其以小艇驳运，缘绳而上，不许踏岸一步，闻之使人伤心。此次哈门所断，乃谓新例背国例、违条约、妨商务，又谓其不公、无理、苛刻、残虐。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

廿六日接到秘鲁中华会馆函一件，云潘宗本既被人杀死，又有商人来信，且谓并戮其尸，醢而食之，足见其罪恶贯盈，人人切齿也。兹原函钞呈。

此间自抵任以后，屡月未有命案，昨廿六日晚七点钟，有赵阿卓被人噉死，凶手即逃未获。方拟严为踪缉，旋闻此赵阿卓无恶不作，前后经其手毙者数人，是人串通洋人巡捕，终日搜剔华人短处，行其讹作勒索之诡计，亦系无人不恨恶之者，伏诛之夕，人人称快。凶手能否拿获尚未可知也。

以上五事，伏希垂鉴，敬请钧安。谨禀。

马典一案，据新闻谓有一是推倒华人者，据嘉省上等司法署

议以罚银五千元之罪，惟此刻尚未审定也。

附呈：按察哈门译汉判词一件；秘魯中华会馆来函一件；译钞新闻二件。

上郑钦使第二十三号 九月初五日

敬禀者，窃于八月廿八日肃寄第二十二号一禀，当邀垂鉴。廿九日奉到十七号钧函，外寄锦堂要信一封，登即转交。本月初三日又奉到十八号钧谕并批禀一件，一一捧读祇悉。

自华来美之商，以一时无从领照，盼望甚亟。伏读手示，即将屡次函促粤督及现在电催总署情形转告各商，以慰其望。商人自各国来此者，方经官断，无须持照，业无阻滞。前呈哈门译汉判词，以匆匆译就，颇有谬误。因复烦□详阅洋文，文山细翻汉字，复即其未易解者就二人详细查问，加以润色。观其文意，批郅导窾，微婉曲折，大足以问执异议之口，兹谨以钞呈。各处商人叠有函问，不日拟即刻印，分散各国，以便来往也。承钞示秘魯施恩行善会禀词十一款，此间亦于初三日接到中华会馆一禀，谨录呈钧览。寓秘华人不睦，初未闻知，后询之华商，则丑诋会馆各人，然亦云欲访各事，则彼辈闻见较广。再询之自巴拿马来之刘荫洲，则云伊寓秘十年，是处商家势如转沙，近年联合于一远安公所，亦复无人理事。然商人各有身家，遇有事端，究属可靠。至中华会馆之董事，各人初亦业佣，后积有资财，变而为商，论其身分，本不足以履众望，惟奋力为公，亦不无益处，若诋毁之词，则出于爱憎者之口，不可尽信云云。思其所言，似颇平允。观会馆所禀，谓是处有土客之分，有商工之别，各怀意见固昭然若揭，惟托其打探各情，业经函嘱，不便再更，且只系托其探事，未托其办事，似亦无妨耳。承示偶患目疾，不审痊愈否？企念之甚。专肃，敬请钧安。伏希俯鉴，谨禀。九月初五日。二十三号。

计呈：按察使译汉判词一件，照钞秘鲁中华会馆来函一摺。再上月廿四日另寄巴拿玛华商案洋文判词三十本，未卜赐收否？又禀。

### 上郑钦使第廿四号 九月十五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五日肃呈第二十三号一禀，当邀垂鉴。十二日奉到第十九号赐谕，敬谨读悉。兹谨将应禀各事，条具如左。

本年二月新例将成之际，有回国华人请领执照，当由按照条约酌拟给发，其详具于二月二十二日申文及第三号禀中。自二月二十日起至四月初七日止，共发去五百一十八张。前于六月中具十四号禀，曾请将此款式商之外部，请其准行，未承赐复。旋有香港轮船公司寄函来询此照可否作准，能否搭载，函复令其载来。本【月】十二日阿拉碧船到此，载有一人持照者，当问税关如何，税关谓伊不能作主，或由户部指挥，或由臬司审断，方能上岸。即于十三日寄电请示，蒙复电谓飭洋员往商。本日未初复奉钧电，云户部电飭税关准华人上岸，税关接电，旋于申初许其人上岸矣，忻慰之至！查此项执照，户部既准其一张登岸，谅必其余五百一十余张亦不复扣留。宪台既密商户部，应请其函飭税关，以后见有此照一概放行为恳。此照初约税关签押盖印，税关未允，旋送一款式并修一文书请其存案，昨日因域多利商人事，见关长些卢云，谈及此事，亦云当为代请户部示遵云云。并以附陈。

例所不禁之华商人等，由此往域多利、檀香山、巴拿马、秘鲁等处，税关按第四条，以其非工人，不肯给照。华商因来署请求，不得不给予执照以为凭据。前有一商人领照由金山出口，后由域多利绕飘地桑进口，该处关吏业经放行。遵宪当于十四、十五号两禀中陈叙一切，并寄款式，蒙复谕令扩充办理，回华商人因亦照发。不意昨有一商人由域多利回来，领有领署执照，税关仍复扣留。十四日午后，往见关长些卢云，请其放行。关长云，来

者系属商人，既承面商，吾意原许放行，但谓领事发商人执照，即能作准与否，吾不敢知，仍须户部指挥或臬司判断为准云。按新例第六条，商人等照由中国朝廷给发，领事系中国朝廷所派之员，且既奉钦宪命准发此项执照，应请准行。些卢云又云，虽如此说，尚须请示户部，此一人先令其放行，当即招〔照〕笔记所语，云已函问户部，一面复囑令是人放行。致谢而去。乃本日仍不令登岸。（关长为人无他肠，但多病，少理事，而所用幕友朱霖及总巡冒顿博郎等，皆系十分憎恶华人，此事既承其面许，忽又变局。此间与税关交涉事，不见关长，百无一允，此事乃允而复悔，一傅众咻，其难如此。）现与傅领事商量，拟即提之审讯，谅经哈门审断，万无不准之理。且一经官断，便可成案，较为直捷。刻即与律师麦嘉利士大商明一切，容后再详禀。

本月初七日有檀国驻扎日本公使名柯分拏偕其领事来见。据云到日本后约驻半月，要往天津谒见李相，渠带有一檀国文书呈李相者，又带一二学生欲在中国读书。前闻檀岛有欲求结约之事，且窥其意旨，似乎不肯明言，因亦不复细询。客退之后，复思究不如探其口气，得知其实在消息。初八日前往答拜未遇，十一日北京轮船展轮，因又往送行。谓到日本后，若耽搁经旬，即恐天津冰冻不能前往，即能往天津，如有事耽搁，亦虑冰冻无南下之船，渠谓吾只带一文书呈李相，至如何办事，尚无一定意见，即使商办，亦系交带驻扎香港之檀国领事为之周旋，伊一见之后仍归日本云云。观此则欧阳锦堂兄所闻檀岛欲求结约，又虑中国不允，不敢遽行开口之说，似不为无因。至其所贲书，或即为檀国学生留学中国，或自行表明檀国厚待华，均未可知也。并顺以陈明。

以上三事，伏希察核。敬请钧安。谨禀。九月十五日。第二十四号。

**上郑钦使禀附第二十四号** 九月十六日

再禀者，由域多利前来之华商，初见关长，既面允其上岸，不意仍复扣留。据其幕客朱霖云：若有商人出证来者系属商人，便即放行。谓护照中明云是商，何须更觅商人作证？如果不允，当提之审讯，听凭官断耳。旋与律师商量，告以此事，一则领事发照系各国通例；二则按例第六条，商人照由中国朝廷给发，领事亦系中国朝廷所派之官，且既奉钦使命，有发给此照之权；三则按例第四条，税关只给工人执照，华商由此往域多利、巴拿玛，如不领领事照，该处船主若不搭载，何以再来。律师麦嘉利士大亦云此案必胜，万无不准之理。当即将呈禀作就，拟于本日提讯。乃本早税关忽又将商人放行。傅领事又往见关长些卢云，谓以后见照仍复留难，则不如将此案审讯。关长乃复云；吾再思之，毋庸提审，此后见有领署所发之商人执照，即令放行可也。此事算既了结矣。再禀中所云五百十八张之照，本日向税关钞到户部来电，知既一概允准，无须再与商议，兹将原电并译文钞呈钧览（或云寄电系外部大臣之名，原文寄呈，并求一查）。再请崇安。又禀。九月十六日。

**上郑钦使第二十五号** 九月十八日

敬禀者，本月十六日肃呈第二十四号一禀，内述未行新例以前所发护照，户部已电飭税关准行，及例所不禁人等由此出口，所发护照，税关亦复准行等事，想邀垂鉴。户部寄关电报亦已钞呈。本日又见新闻知此项行例以前之照，户部曾于西历十月二十号（即中历九月十日）会议行知税关，谓此照理应准行，其辞意与费卢、哈富文所判巴拿马华商案大意相同。观其所谓奉行新例，不能违约，又似乎于续修条约以前，曾在美国之各项人等，以后再来，即无执照亦许上岸。今将汉、洋文并呈，求为查询示

明为幸。至商人来往执照，关长既面云不再留难，应否再与户部表明，尚求酌裁。本月十六日晚奉到第二十号赐谕，敬谨读悉。承擲示所译巴拿马案费卢、哈富文判词，明畅详尽。近日将此间所译者缮印，正在刻板，兹即令其改刊矣。洗衣馆案判词，容再呈上。又秘鲁中华会馆之第一号来函，曾于本月初五日钞呈，今于十六日复收到第二号来函，附钞呈览。肃此敬请钧安。伏希垂察，谨禀。

### 上郑钦使第二十六号 十月初六日

敬禀者，窃于上月十八日，肃呈第二十五号禀，当邀垂鉴。廿七日奉到第二十一号、二十二号钧函，又摊认汇水钧札及不列号一函，本月初四日又奉到第二十三号、二十四号钧函，敬谨捧读，祇悉一一。兹将禀复各事，条具如左。

前拟将巴拿马华商案判词，请户部出示，后读新闻，知户部佛兰治既撮其案中要语，加以断词，刊布新闻。如此，则各处税关自必一律遵照，诚如钧谕，甚为得要，自无须再向外部提及矣。

前奉第十四号第十五号钧函，命代别埠华商给发护照，原属无可如何之办法。论各国通例，公使、领事均有给照之权。惟远隔他处，寄照代发，既虑华工不免假冒别项人等以苦相要求，又恐彼国以何从确知为某项人，举以驳诘，于事究多窒碍。现自巴拿马一案断定之后，凡华商自外国来美，无须执照均许上岸，此项代发护照既毋庸再议，惟古巴刘总领事处，似仍以给发为便。

商人出港往来护照，前见税务司些卢云云，此后见此执照，即令放行，前之由域多利回来者业既上岸。嗣又有由檀香山回来者，税关亦无复留难。谅可免反复矣！

未行新例之前，所发五百一十八张之照既承户部电嘱税关放行，以后谅当照办。柏立谓恐成例后十余日所发者，不免挑剔。此事初亦念及，故前次寄电，不云未成新例之前，而云税关未发

护照以前，正为此也。此间关吏博郎亦有此语。惟亚拉壁船载来之华人，即系西历五月六号既成新例以后所发之照，业既放行，谅不致复以此事挑剔也。

现在新例于发照验照各节，本由户部主政。户部佛兰治处事公平，平时以时联络，遇事默为嘱托，极中窾要。各国公使办事每有如此者。

现奉钧札命自冬季以后，将俸薪摊入汇水，谨当遵办。查向来章程，每百两库平，领金钱一百五十二元有奇，原属过优。乃复承函示，命将存款生息匀摊帮补，体恤至周，各员无不感激。惟公款各项汇水，节节摊入核算，稍为繁难。拟欲筹一简便之法。容再详呈。

现奉钧示，命自到任日起每月薪水按五百两库平支报。优遇之隆，有逾常格，惟有尽心竭力，以图报称耳。

承寄来棉种二箱，命分寄香港喇行梁鹤巢兄及上海商局郑陶斋兄，又五箱命寄上海商局，提单现均照收。俟慢车寄到之日，即当一一妥为分致。幸舒厘念。

承示曾袭侯有议复余主事条奏文稿，可否飭人钞示？不胜恳望。

以上九事，伏希察核。敬请钧安。谨禀。

再禀者，自巴拿玛案审断以后，据巡察使费卢所断，谓新例所云护照，非指定例时其人曾居美国者而言。读其批词，似乎前在美国，现由中国复来之商人，似亦可无须执照。当据以问律师麦嘉利士大，律师复函谓此项商人实可无须执照。当将判词及律师复函告知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即寄电往香港，令轮船搭载。近见户部致税关函亦有本署断得于续修条约之时其人在美，未行新例之前既返中国，可无须按照新例，领照呈验等语，以为有此项人等自香港再来，谅可免留难矣！本月初二日级滴轮船到埠，有前在美国之华商三名复来者，巡查关吏始云放行，后复阻留。初拟

寄电求宪台商之户部，继念户部既明明有函告知税关，而税关乃竟不遵办（关长适他出，由幕友查、霖主政），彼必有辞以蛊惑户部者，恐由户部行查，反致不免窒碍。又念此商人系来自广东，按照新例，以领明〔照〕为便。稟由宪台商之户部，如彼谓该商何不领照，又虑难于回答。为此二端，决意以提讯为便。本〔月〕初五日记臬司哈富文审断，又复放行。（律师具稟之时，哈富文即谓税关办事竟不遵照臬司所断及户部来函，殊不可解。）审讯之时，税关律师非立提亚仍极力驳诘，哈富文即以巴拿马案中所驳各节重复申述，谓税关不应阻难。断定之后，同船尚有华商二人，即经税关询问证人，一概上岸矣。兹将判词大意译呈钧览。再将〔请〕崇安。

#### 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十月二十九日

敬稟者，窃于本月初五日肃呈第二十六号稟，初七日又肃呈第二十七号稟，又呈刊刻巴拿马案判词公文一件及判词五十本，想均邀垂鉴。二十二日奉到二十六号赐谕并户部译文，敬谨读悉。兹谨将应稟各事条具如左。

所刻巴拿马一案判词，均系遵照钧署所译原稿，惟字句间有未甚明显者。略为点窜耳。所引续约第二款译作“可以整理，可以立限或可以暂停前来”，比原文为明确，第以续约业既颁行，故仍用原文，非敢妄为更易也。

巡察使费卢既于两月前归华盛顿，漏未稟明。限禁华工新例驳正各节，最以此公为得力。后来臬司哈富文之判案，户部佛兰治之公啟，皆根源于此。渠将巴拿马案刊数百本携归，当时告以将译汉文普告华人，渠闻之甚喜。现既刊就，望以数本赠之。此公秉正不阿，甚负物望。亦望宪台与之往来，彼必愿为勤助。此间公家律师非立提亚遇事务与华人为难（船工阿胜各案，税关均听此人主持。即后来香港霍谦一案，其时既在巡按使断定，户部布

告之后，税关初云放行，闻亦系该律师主意扣留也），闻系由华盛顿之刑部派来，便中或与之言及，尤所企禱。

自新例颁行，例中护照各节，屡经官断，声明各项护照系为往来自便之据，非以禁其前来之据。自巴拿马华商一案，不特从外国来美无须执照，而臬司断词即更推及于华商曾寓美国者，再来亦无须护照。自阿拉璧船载来华人，不特有领事执照者准令上岸，而户部布告更推及于换约之时华工之在美国者，再来亦准上岸。此外，则华商由美国出口往来，领有领事执照，税关亦准放行。凡此各条皆较前方便。奉行新例者，既不能藉口于无照不许上岸之条，格外留难矣。惟是由中国新来之商，现在尚无从领照，为之阻滞。此事屡经宪台电请总署函告粤督，尚未举行。此间铺户屡有来署催问，求为设法者。伏念旧商之所以不须执照者，乃因其人久在外国，按新例执照款式，无从而知其在中国作何事业、何处住趾耳。若新商则除领执照更无他法。日来孰〔熟〕念此事，中国官员不甚以出洋谋生之事为意，且执照兼用英文，故办理更觉为难。伏查中国各口税关，皆有洋人，皆亦通习汉、洋文之人，若由总署飭令总税司札行各海关发给此照，则易于集事且无错误。前拟在广东香港专派一员发给此照，继思有由天津、上海来者，则仍有不便。若由海关办理，则随处可领，似更方便。是否可行，务求察核。

新例中所最不便者，不许假道一节。此事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终必与之力争，争之谅亦终必收效。新例颁行以来，有华人由金山出口，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当时关吏阻之，后经此间电报告以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乃许放行。又有华人由呢托来出口，车过英属问拿打，行至亚加拉桥，亦被关吏阻留，后经户部出示，亦谓其人由美境至美境，不能作为犯例（户部命以车票为凭）。此二节事亦系将新例通融办理，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古巴刘总领事处，曾经宪台颁发执照款式，令其

给与商人。近日有商人自古巴领照来者，询问其人，据称持照到纽约，关吏验照，即许放行。此一事亦可作华工假道引线。不许假道，彼国亦多有知其不可者，第藉口于逗留不归，故敢于行此苛政耳。不知华人之来美业工者，多系极贫下户，至由古巴返国之人，则皆薄有积蓄，乃作归计，断无有舍其向来所执之业，费百数十舟车之资，来此图工人微利者。此理甚明，无须疑虑。即谓虑其假冒逗留，亦尚可另筹他法，以直抵香港之船票为凭。至不许假道，则于事理均大不便也。闻近日总统集议员，曾谕以妥议此事，议官中如陆根辈亦有昌言抨击。日来有无与外部议论，便望示悉，至为企幸。

未行新例以前所发执照，自户部电飭税关准行，近日东京船、伽力船由香港来此，均有持此项执照者。且有一张系西历五月六号成例以后所发者，税关均即查验放行，谅此更无留难矣。前承钧谕以前寄款式既交户部，命再寄呈，今谨寄来。此案前经诸文申报，现既准行，故亦谨缮印文呈送钧案，伏乞察存。

近日有船自巴拿马来，有华商五名来自秘鲁，均领有美国公使文凭，到即放行。另有数名从智利各国来者，因未闻此处消息，并未携有各样业商凭据，故关吏扣留在船。后经傅领事面求关长，亦飭令本埠铺户认识放行矣。

近日连接秘鲁中华会馆第三、第四两号来禀，今将原禀寄呈，所许写信人笔金，近经汇去一百元作为五个月分工资。

前驳洗衣馆苛例，现将译汉判词刊印，兹谨寄呈二十五本，巡察使费卢亦望以一、二本赠之。西历八月中，本处议例局又议成洗衣店新例七款，虽不如前此之刻核太甚，亦甚觉其繁重难行。此例定于西历明年正月一号启行。现在既与律师麦嘉利士大商榷，届时妥为经理。新例七款并呈钧览。

马典一案，近日在该府地方审讯。一名奄闻，系从楼上推坠华人，一名美亚，系鸣锣聚众，并以巨绳牵倒房屋。西人有目击

者，有借以镣者，有借以绳者，均来作证，实均系众供确凿。而承审官竟尔放释。闻此二人重资延聘律师，所有问官均得贿赂，是以释放勿罪。现尚有三四人未经审明者，谅亦必行放免，容俟结案后再以详呈。

以上八事，分条胪陈，伏希垂鉴。敬请均安。谨禀。

再禀者，承命寄来棉种二箱，一寄香港梁鹤巢兄，一寄上海郑陶斋兄。又承寄来五箱寄上海招商局，均经陆续收到。本月廿七日，东京船开行，即为转换提单，并由加用信函，分别妥为寄去矣。第二次所寄之五箱，据汽车公司交到浮收运费一十三元七角九分，除支取驳运各款外，尚余银元九元六角五分。现将清单另函寄交翰屏兄收查。附此禀明。

再禀者，前承钧谕，命具印领支领整装银两，今谨以具呈。去岁星船过日本时，承面谕向何钦宪借支规银一千两。本年正月经向借支，复由函告招商局总办，请其划还，并请其归入宪台存款核销，算此款于整装项下扣除，较为方便。计规银一千两应伸库平九百一十二两四钱一分，余银五百八十七两五钱九分，可否请飭帐房挪下。谨此附禀。又禀。

### 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十月二十九日

再禀者，前禀中华会馆与总会馆合为一馆，现既于十月初十日举行，将总会馆匾额撤除。是日复各绅商会饮，各商皆甚为欢愜。前于庚辰年，旧中华会馆各绅劝捐延聘律师费，共捐得银一万余元，除是年支销各款外，余银五千元。该商等初以此款专系商捐，故另行存储，不许动支。本年聘律师麦嘉利士大，初虑总会馆所收回华银，不能敷用，届时当向该商拨支。现在两馆既经合并，劝令各商将是款交出。该商等旋于十月二十日集众交出共银六千二百七十余元，经照新章交与各会馆铺户轮流管理，以备公用，所有合并会馆一事，除缮呈公禀外，附此禀陈。至合和会

馆一事，有一二小人簧鼓其间，尚未办妥，并以声明。

**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十一月三十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九日奉到第二十七号钧函，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又叠奉到二十八号二十九号钧谕，敬谨捧读，祇悉一一。兹谨将应禀应复各事，条具如左。

华工假道一事，敬谥宪台复照会外部与之商论，顷闻华盛顿之司法总长函告外部，谓以新例及续约，互相参观，凡华工假道美境者，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等语。若是，则假道一层得以允行。凡寓居南美洲及西印度工人，无不感戴恩泽，往来便利矣，忻慰之至。刻下钧署不审既接准外部复文否？其中有无另设章程，尚求详示。

限制洗衣馆新例，前经律师驳除，后议例局复于西历十月中另立新例七款。查华人来美佣工，除开矿造路及供厨役外，其足以夺西人生业者，莫如洗衣馆，分散各邑，随处多有。即以金山一埠论，业此者，既有五六千人。而洗衣馆堆积衣服，易于燃火，用水过多，或不干净，业工之人又间或歌呼达旦，喧扰居邻，亦不免有招忌面恶之处，因屡为人控。去年曾设一例，非砖屋不能开馆。本年又设一例，非有近邻十二名实业土人荐引，不能营业，均经驳除。此次新例七款，如第五款之晚十点钟后，早六点钟前不能做工；如第六款之不许容留传染病人，原应遵行。即三、四款之防火灾、修水渠，意亦不谬。惟必须议局领取牌照，诚虑借领照之名，苛刻挑剔，加以驱逐，故仍不能不与之争讼。现业飭洗衣馆仍照前时联合章程料理，并烦律师预为经画，刻已到行例之期，不日即应审判。某之意，如果幸而驳除，仍当令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庶冀免再兹事端也。

马典一案于中历十月底在该府地方审讯，一名奄闻系从楼上推坠华人，一名美亚系鸣锣集众，并用巨绳牵倒房屋。西人有目

击者，有借以铔者，有借以绳者，均来作证。实系众供确凿，而承审官竟尔释放。（此案曾遣麦嘉利士大往办，而彼不肯往。）据律师利亚顿云：闻此二人用重资延律师，所有问官均得贿赂，是以释放勿罪。利亚顿又云：此案彼辈亦受累不浅，亦稍足以惩后至，惟欲使成罪，实属万难，缘是处地方狭小，甚少上等公正人。所谓官长者，即彼辈耳。又工头司徒日前报失单，约计千余元（度之实在损失无多）。该处官长指为无凭。利亚顿又云：如欲追偿，须移出本处衙门审讯，但恐使费多，得不偿失。现犹有与奄闻美亚同获之三人，未经审明，然大概必行释放，其司徒之失物应否再为料理，刻下尚未有定见也。此案俟一概审结后，再将审案情节，烦律师抄齐，续以寄呈。

近阅新闻，云户部派一官名禹慎，往钵当臣地方查办华工及下等华妇犯新例潜入美国者。按钵当臣即系与英属域多利相连。近闻有华妇十余人，由香港载至域多利。该处华商控于英官，指为娼妇，虽经官审无凭，而新闻传说谓该娼妇实系欲来美国者，故户部派官并及此节。查新例限禁华工，原未谋及妇人，近日钵当臣华妇一案，既经户部允行，且谓妇人权利与其夫一律，似华工在此，其妻女均可以来。惟是金山妇女，娼妓多于良家，此处三合会党，每有一娼妇来，讹索分肥往往哄斗，甚至有拐诱掳掠者。而蛋户穷民及无赖奸商，以重利所在（一妇女到金山可卖千余金，香港之梁泰记亦即贩卖营业。本年正二月载来妓妇，即系伊贩来者。闻其人旧日稍有身家，本年因箱馆坏船事貽累，益至无所不为），百计营谋。常念此事，论限禁新例，实不愿其并禁妇人。而论金山情形，又实不愿娼妓假借而来，至滋事故。前呈拟驳新例，说帖中拟俟中国设官发给护照之时，凡有妇女欲来美国者，飭令金山铺户取具保结，由总领事查验，发给凭单。其人持取凭单，方能向发照官员请领执照，如此可以杜拐骗而省事端，是否可行，尚求训示。

以上四事，伏求察核。敬请钧安。

再稟者，近又陆续接到秘鲁第五第六号来函，兹仍将原稟寄呈（因来函另有附信存此，故将原稟寄呈）。顷承欧阳锦棠[堂]兄出示宪台复秘鲁函，知是处为请延写信人事，不免齟齬。查此事初承钧命，并未知秘鲁华商不睦情形，询之郑翻译云：无人可用。又见中华会馆来函，尚属明白，故即以托之会馆。又询悉是处华商之有名望，咸称有永安昌之刘家露，广利号之叶简卿、黎省三等（后乃知此数人即系远安公所之值理）。故当时寄函，外书中华会馆列位，内即书刘、叶等名。现又据该馆古德函称，司笔写信人，名黎普煌，号朗轩，系与刘叶诸君集议延请者，可知此人并非向在会馆至招众恶之人，不知何以尚各怀意见。现经宪台谆切劝谕，谅当各顾大局矣。至该馆情形，八月中黎省三归国过此，甚为丑诋，其后询问刘荫洲、区伟卿各人，又颇为持平之论，谓殊不尽然。附此稟明。 又稟。 十二月初三日。

再承示日本有栖亲王道过华盛顿等因，其人到此，寓巴黎斯酒馆，亦穿一裹圆袍对襟马褂小帽，往拜，未遇。昨接其来函云：初二日晨有暇，在馆拱候，亟欲一见云云。复往见面，甚为款洽，并述及在伦敦曾见曾侯，在华盛顿曾见宪台，甚为忻慰等语，瀕辞复索手书，因赠以一诗并餽土物，于本日前往送行。其在日本颇立功业，兼充左大臣（即军机大臣），亦为民望所归，人素温厚，此间新闻或讥其骄傲，大约简于酬应，则有之也。附此稟复。又檀香山所派驻日公使近复由日本归来。询其行踪，据称未到天津，俟此次归国后，将再启程前往天津。云日本亦派一公使，名杉孙七郎，偕往檀岛，云系往贺檀主、檀后新宫之礼。而新闻或言檀使欲招日本工人，日本未允。杉使往檀，乃系查察檀岛如何情形，再行定议云云，未卜信否？并以附陈，统求俯鉴。 又稟。 十二月初三日。

再承询寄香港上海棉花水脚及寄秘鲁汇水，前复翰屏兄，烦

其转禀，想邀鉴察。又承命择寄金山洋文新闻。从前金山新闻均由经领事署转寄钧署，惟本年每将新闻择译，因遂有抽出遗忘未寄者，现经妥嘱江的古卢报馆按时寄去。每岁并信资共六元七角，因综购一年，故价较廉，经由支付矣。又禀。十二月初三日。

### 上郑钦使附二十九号

再禀者，中华会馆合并以来，当即查照会馆规条，将各会馆董事派充中华会馆董事，又另派绅董六十名，所以多派者，因遇有事端，则各飭令各乡望族长妥为料理，易于措手故也。因念此间铺户时有更易，即绅董亦时有更易，故未便将选派绅董各名禀呈。兹谨将所刻名单呈览。又合和会馆一事，以该会馆分而为四，骤增无益用项，致有亏空，而该会馆馆舍又并未分拆，将来议分终必争兢。因陆续遍传各姓父老三十余名到署询问，当经佥称允办。惟肇庆会馆有一黄秀瑚，不愿举行。（此人最为狡猾，向居金山，专以鱼肉小民为业，从前议分会馆即系经伊一人播弄而成，闻彼与肇庆会馆密议分馆之后，谢伊千金，现只收到三百余元。知其如此，预为笼络，百方劝说，而彼终不愿者，则以实利所在，不能不力争也。闻锦堂兄云：前任时所有匿名帖，多系伊撰布者。）八月间谕飭冈州董事陈文泉等，妥为联合，初意俟合和会馆合并以后，再合中华会馆，乃陈文泉因伊另有私事，延未经理，黄秀瑚复乘间蛊惑，到处谣啄，甚至谤毁中华会馆新章，谓将伊会馆斥之在外。虽不为众论所容，而肇庆馆中一二姓亦有受其愚弄，先允而后悔者。因将中华会馆联合妥，将合和一事暂置后图。现拟于日间再行传齐该馆绅董，当众晓喻。如果多不愿合者，则此事作为罢论，如果三馆佥愿，惟肇馆不愿，则或将三馆先行合并。又或肇馆愿者亦十居其六七，则实未便以公众之事竟容一二人抗阻，再当设法禀请办理。谨此禀明，再请钧安。

## 上郑钦使第三十号 十二月二十五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旬寄呈第二十九号禀，想邀垂鉴。本月十三日接奉第三十号钧谕，十六日曾容川到舍，复奉第三十一号钧谕，敬谨读悉，兹谨将应禀应复各事，条具如左。

据户部佛兰治寄税关文开，本署判凡华工于一千八百八十年更换续约之日在美国者，应准任便来美。倘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新例未批准之前离美国者，可不须按照新例领照呈验云云。本月中有一华工由香港至域多利来金山，查得其人系于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九月由美回华，系应准其登岸者，不意税关仍然阻留。询其阻留之故，则称续约于八十一年十月五号由总统批准宣布，应以是日为断。此华工在八十一年十月五号以前离美，不能任便来美等语。复向税关钞得关上通飭关役文一通，内称接户部函，华工于八十一年十月五号以后离美者，方许登岸云云。阅之甚为疑惑，当与辩论，谓此项不在禁内华工，载在新例及户部函，均以八十年十一月十七为准，何以办理忽又两歧？而税关仍置若罔闻，不得已于十九晚电请宪台察核商度。（此船定于二十二日开行，而二十日为礼拜六日，虑各署无人办事，所以将电报径寄洋文者，冀其便捷，且电文中可以节佛兰治函，庶便将此电持示外部也。嗣后仍当遵用码号电报，以寓慎密。）旋于二十日午后，税关接户部电，谓订约之日应于八十年十一月为准。税关即许是华人登岸矣。此为第一次华工无照上岸之始。初闻税关语，尚疑该关另奉有户部文函，及见其通飭文，援据户部来函，即系佛兰治所断各语，乃知关吏系凭空伪造，盖关上人役均系百方憎恶华人，意欲尽行驱逐而后快者。照佛兰治函，则自八十年十一月十七以后，八十二年五月六号以前，华工离美者，皆可复来，通计此项华工，应有数千人，故将八十年十一月缩改为八十一年十月，则此项人数较少，其诈伪巧猾如此。（税关之通飭文系其幕

友朱霖签名，此人最为狡猾。)兹谨将来往电报及户部寄税关电钞呈钧览。

马典一案，现据律师利亚顿将此案审断口供各项，详细函知，谨先将译汉呈请察核，洋文随后钞呈。

洗衣馆新例七款，于西历正月一号举行。因未遵新例向议局领照，被巡捕拿办者，有十余间，概行保出，既于本月二十二日在合众国衙门，经按察司苏耶、哈富文审讯，现未判断。其第五款之夜十点钟后，晨六点钟前不准做工，亦有被拿者。现在概令遵照新例于十点钟停工，亦未交律师争辩此节，盖此节本应遵行也。

在嘉省之轩佛地方，因番禺杨某家养小猪，蹂躏新宁李某菜园，当经彼此口角互殴，旋至各集徒党哄争，刀枪林立，竟似械斗，所幸未曾伤人。而彼此两造各禀巡捕，各出票拿禁十余人，附近各埠，闻风响应，互相帮助，几酿大变。此间闻信后，惧其分邑树敌愈闹愈大，立遣中华会馆司务赵文功并三邑会馆通事周邦礼前往调停，并给予一函，剴切劝谕。现在既于十九日照公议办妥，两造共订约各将被拿之人保出，现在既经息事矣。

### 上郑钦使附三十号

再密稟者，伏承密示洋药一事，敬谨读悉。查中美续约第二款，内开中国与美国彼此商定不准贩运洋药等语。本年二月底，甫经接任，正值议院议立华工新例，其时税关接户部电报，飭令将华人运来洋药，暂勿报税，时有华商求领事傅烈秘电询外部，阻以不可，谓此系照约，应俟户部颁发章程飭华商遵行。乃嗣后接户部定章，自西历八月一号（限禁华工例于八月四日举行）不许华商运洋药入口。然他国商人运来如故，久之而美国船、美国商运来亦如故。（盖谓条约只禁华商运洋药入美国，且只禁美国船美国商运洋药入中国，未尝禁美国商运洋药入美国也。）华人

之为洋药一切贸易者亦如故，颇为疑惑，复将约中英文详加询问，则系将中国商民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口岸作一节，美国商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又作一节。以是始知美国立约之意，并非惧美人沾染，欲行禁令，徒以方订整理华工之约，欲借美国不运洋药入中国一语，以见好于中国耳。本年西历十二月四号，本省议例局绅，议立一例，凡贩卖鸦片者，须在此巡捕局领取牌照，每季卖烟三千元以上者，纳照费四十元，三千元以下者，纳照费二十元。议此例时，正在新旧议绅前后接任之际，当有局绅托人密询华商，如华商肯出银一千圆，则此例便不能议成。华商惧开讹索之端，效尤日甚，不肯答应，此议遂成。（十二局绅签名者七人，四人不允，一人不在场。）窃念此事，彼国不议禁而议加收牌照银，此例一行，每岁华商又吃亏数千元。顾华商在此贩烟一事，不免招恶，又碍难使律师控告驳除，因与傅领事默商消弥之法。傅领事乃往见本府知府（局绅议例，须经府官批准），先论及此例之不合，复告以议绅议此，本为索钱不遂云云。府官乃谓如此殊属不公，次日遂将例批驳。谓经由巡捕领取牌照，向无此例，故不准行。不意局绅即日又集众公议。（在西历正月六号、正月八号，即新局绅接任矣。）因又设法要诘一二局绅，遂不能成议，现既作为罢论矣。此事甚赖傅领事之力也。至于议禁一节，彼国如设立章程，领事自当竭力帮助；彼国不禁而领事议禁，则徒托空言，势不能行。是否有当，伏祈察核训示，再请钧安。

### 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十二月三十日

窃于本月廿五日肃呈第三十号禀并钞电报各件，当邀垂鉴。伏读第三十号密谕，以上海美商拟用机器纺织绸缎，经沪关禁止，而美使杨越翰照会总署，指为违约，总署欲与外部论说，因飭查

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若何情形，各敬读祇悉。伏查华商在此制洋鞋者，约有数十家。（亦有东主是洋人者，然多华人自为之，惟制洋衣者，则多系洋人为东。）制吕宋烟者，约有百家，均系购买土货制造销售。他国不得而知，就美国而论，尚无禁他国商民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之例。伏念此事，在他国则可，在中国则不可；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何也？西人之于商务，考求日精。其业商者流，类皆能竭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故虽许外国商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而本国商人各挟其雄资以相兢，断不至将利权拱手让人。华商富厚既不如西商，人而分门别户，各业其业，势如抔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又况泰西通例，凡外国商民，均归地方官管辖。商人有落地税，有牙帖税，官皆得而约束之。只有本国利权许本国人独占之事，断无本国商人反不如外人优待之理。今中外和约，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子口税等事，久听其纵横。通商至今三十余年，外国之货入口侵灌，至令吾民失业者，既不知凡几。而西人贪欲不已，乃更欲操中国货物之利权。然使仿照中国之法，以手艺制物，则中国商民，工贱耐劳，犹可以争。兹欲以机器制造，织绸缎之不已，将进而缝衣裳，缝衣裳之不已，将进而制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总署坚持不许，所以为吾华吾民计者，至深远矣。然现以此事商之外部，骤谓中国不许外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则似与通商通例有所未符，彼必以为逆耳之言，而反訾议。展转筹思，虑难启口，惟所幸中美条约并未载及，即美使所引法、比等约所载准其工作等字，自不能指机器，引此为解。此节尽甚可据以相争，以愚虑未便举行之，实况所及似宜专以不许机器制土货为词，缕陈情况，专与言情，或易动听。查各国机器初兴，亦时有工人纠众忿争之争，今中国风气未开，岂容遽许他

人以机器夺吾民之业！此局若开，诚虑小民滋事。华工来此，胼手胝足，拮据劳苦，所获无多，而土人尚生妒忌，至有限禁之例。今美国以机器制吾土货，则是以安坐易得之利，反夺吾华工胼手胝足拮据劳苦之业，反观对镜，其理亦易明，亦人情之所同，而理有所不可者也。再承钧谕，谓以自主之权论，亦非别国所应强迫，实为扼要。查公法中，各国待外人有指明某项事业，要与土著有间，有不令外人擅为者。在雅典，则有重徵外人货税令，外民讼事，须由土人具结作保；在佛兰西，则有外人遗产归入主内库；在美国，亦有内江内河不许外人轮船揽载等条，诸如此类美国亦有之。现已设词托人细查。中国本有自主之权，即谓以机器制土货在本地销售，不许外人为之，亦公法不能议也。总之，要之今日通商专尚势力，势均力敌，则口舌易于收效。然势力即有所不逮，事关于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即令彼辈合而谋我，吾终究坚持不许，彼亦无如我何。盖今日局面亦断不至以商务而失和也，是在坚持定见而已。此事关系甚巨，办理亦良非易，所陈诚恐无当于万一，望宪台深思熟筹，与总署及各公使妥商，务期大局幸甚。尝读《海关输出入册》，见中国溢出金银，岁近二千万，常谓必须以国家全力保持商务，而后乃能国不患贫，平生志愿，区区在斯。兹承谕及，恳恳愚诚，不自觉其烦读若此。伏祈密存而详训之，是所企祷。

上郑钦使第三十二号 正月十三日

敬禀者，窃于十二月三十日肃具第三十一号禀，当邀垂鉴。新正初一日奉到第三十二号钧谕，初六初八日复奉到第三十三号三十四号钧谕，捧读祇悉。华工假道事既据外部将户部章程知照，承示汉洋文章程等项，一一敬悉。各项兹谨分条禀复如左。

承谕华工假道混冒之弊必所难免，倘入境之后，匿不出境，未必美国默无一言，诚为思深虑远之语。查户部章程，虽未能明

言匿不出境者作何办法，而中有华工如未出境，须向本部报明等语。苟使混冒者多，则彼国据以有辞，又虑将此章程益加刻核。熟念此事，凡假道华工求领事给照者，难以专信其口供，遽行给照，仍须有所据以为凭。所据之项，仍莫善于直抵所往之船车票。查华工往来檀香山、域多利、巴拿马者，均必须经过金山。此项华工由金山出口易于稽查，其有直抵所往之船车票者，照票给发，即无此票，亦可飭令本埠铺户结保。至由香港往古巴者，经过美国大陆，现在既与怕思域公司商定，均卖直抵所往之船车票，每人收银一百元。（户部章程一发，该公司即来领署询问，当即与劝商发卖此项船车票，并令减价，以便揽载。旋据该公司函称，议准价银每人百元，其由古巴返香港者亦同，该公司复派一华人通事前往古巴揽载客，经将公司所议价数函告古巴刘总领事矣。）将来专据此票，似亦可杜假冒混充之弊，舍此亦未有别项良法也。

户部章程第三款，所谓带领华工多人取道行走，系指车行公司揽载人及各种工头言之，苟有确据，关吏可以放行，法诚简易。此项取道人如经过中国设有领事之口岸，可毋须再按第一款章程，由中国领事给照。以管见似可听其任意往来，不必责令开列清单到领事处报查。盖假道华工有此种带领人，得以通行，则华工均之得受其益，不必领事更揽其权。且既有带领人偕行，则带领人专责其成，亦不必领事更预其事。至于由香港前来之人，或虑有拐诱贩卖之弊，仍可以船到日逐口清查，果有贩卖拐诱者，仍可设法扣留也。

承示汉洋文护照稿，拟即照刻，以便给发。查章程内开，凡取道华工每人须另将护照两纸交给税关。此所谓护照者，曾容川译作清单。（查此段洋文系用作地士劫的付里士与第一段所谓素梯勿结译作凭照者不同。）盖领事给予华工者，只护照一张，华工呈关验看后，仍随身携带。华工本人仍照依护照抄写两张呈关。一

存入境税关，一寄出境税关也。（阅看章程文义，即第二第三条，华工之未领领事执照者，仍须呈缴清单两张。此项清单，即将本人之姓名、年岁、入境、出境日期等项开列，以便关口查阅，未卜是否。）惟是华工本人不识西字，无从钞写，仍须领事处代为钞录耳。本月初十日，东京船由香港来，有往檀香山人十二名，有往巴拿马人十一名。查船期尚远，难以留船守候，当即遵照新例，给发凭照，税关均即放行。除华人自带一张外，仍钞一张存关。（因仍由本境出口，故只钞一张。）此项照钞存关之一张并不用印，附此禀明。此项所发新定照式未及刊刻，与税关言明暂用常日所发护照，加上入境出境等项。

户部此次章程，领事遵行，每一船到，领事处必须访人往查，又必须就船上查询给照，稍觉繁难。惟实在于假道华工有益，为职分应办之事，劳苦所不敢辞。第谓此事由领事经理，必使假道华工无一潜匿，则诚恐未能。盖领事亦只能询考其船车票及访令铺户认识，详慎缮发而已。苟华工一经入境，竟自不往，领事亦无从查究。又此项执照须载明出境日期，由金山至纽约相隔万余里，预询彼处轮船开行，无论本人未知，即轮船公司亦多未悉，或华工先行出境，或华工随后出境而税关未及稽查，抑或华工按期出境，华人不通西语，于税关查验时未及呈照验看，而税关误疑为未往，均为情理之所有，此亦不得不预为筹及者也。

承示将此次章程译汉摘要刊布，自应遵照。尚更拟自新例颁行以后，将某项人应来，其应来者系如何办法，刊一简明清单，俾众咸知，庶无乖误。

以上五节分条胪陈，是否有当，伏希察核训示。敬请钧安。再承命将中华会馆章程寄呈，兹将五本另包寄到，伏乞察收。附禀。

## 上郑钦使第三十三号

敬稟者，窃于本月十三日肃具第三十二号稟，条议华工假道事宜，想邀垂鉴。十五日又奉到三十五号钧谕，敬读祇悉，兹谨分条稟陈如左。

假道章程第三款，如有带领华工多人取道行走或有确供，即可作为凭据，准其假道，此与中国向办华工出洋章程，诚如宪台致总署函所谓两不相涉，两不相碍。承询中国照章所给之照，应否飭知金山领事，以便一体查验。伏查古巴华工条款第五款所载给照各样办法，设法既极严密，今欲于取道时更加查验，以期周密。按金山领事处，每遇有船由香港来者，即派员往查，嗣后遇有前往古巴等处华工，自可逐口查询有无领取中国官员所给护照，其未领照者，自可极力查诘，是否系拐诱贩卖而来，倘有弊竇仍可设法扣留。窃计若有拐诱贩卖之弊，当系不领执照之人，其既领执照者，当无他弊。金山领事处惟应按章随时稽查，似可不必更烦中国给照官员知照办理也。

承询中国所给出洋执照，如遇其人系取道美国者，应否添入取道一层，抑竟不添等因。伏查户部所定假道章程，系由中国领事给照为凭。中国所给出洋执照即使添入假道一节，彼仍不能验照放行。窃谓中国给照祈宜循照向章缮发，毋庸叙入此节，较为得体。

预防华工假道潜匿之弊，前拟请以直抵所往之船车票为凭，否则飭令金山铺户取保。日来熟念此事，凡由他国返中国者，或可毋须严防；惟由中国往他国者，不可不严防。由中国往他国，苟属旧客，尚可无须严防；惟新客则断不可不严防。今飭令铺户取保，则化卿或未有认识，专以直抵所往之船车票为凭，则此票亦竟可以掷弃。又拟设一连环互保之法，凡取道华工请领执照者，飭令其同伴或十人或八九人或五六人连环互保，苟偷瞞一

人，惟余人是问。以此一节辅上二法而行，庶几较易防弊。再，前次东京船到，所给之照均以直抵所往之船票为凭。其前往檀香山者，更有铺户保结。合并禀明。

以上三节，谨摭管见，是否有当，伏希察核训示。敬请钧安。谨禀。正月十八日。

### 上郑钦使第三十四号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三日肃具第三十二号禀，均系条陈华工假道事官，想邀垂鉴。兹谨将应行禀复各事，条具如左。

洗衣馆新例于去岁腊月二十二日（即西历正月廿九号）在合众国衙门，经按察司苏耶与哈富文二人会审，日久未经判断。现闻此案苏耶之意，以为新例不便举行，而哈富文则谓是例可行。审官二人，彼此意见不符，须将全案供词寄至华盛顿之上等裁判所（洋语谓之士必麟葛）乃能核断。

金山地方向来每岁命案数十起，多系寻仇斗杀之案。去岁一年，侥天之幸，仅有赵阿卓被人噉毙一事。乃腊月初旬，在北加横街，有妓妇钻金，被蔡阿柏挟恨噉毙，凶首即行拿获；本月初旬在白华转街妓妇莲英被李阿愿刀刺，闻系相约殉死者。妓妇现尚医治，而该犯在监乘间自缢身毙。此外又有邬某与张明斗殴，用铁棍击伤张明头颅，业经彼此议息。不意医生不精于医，终因伤重，于前数日毙命。又有雷某由他埠来此，在戏园门口与赵某索债，彼此斗殴，旋被赵某拔刀刺伤，行凶之人脱逃未获。一月之中，故杀者一起，误杀者一起，受伤者二起，令人忧闷。前承第三十二号钧谕，谓拟将杜绝妓妇，整顿匪类二事一并告知外部。查此间妓馆每易滋事，现在限禁华工，一俟中国设有给照官员，与之声明，华妇由中国来，除中国官员眷属及随带雇用人外，一概须有护照方许上岸等语，而中国给照乃专由金山领事取具铺户保结，然后凭单给发，便可不禁自绝，此事办理尚易。至驱逐匪

类一节，所见具陈于前拟条款稿中，诚虑未易得当。或者仅举限制华工章程，推类言之，谓华人来此之有损于风俗，有碍于平安者，皆系此种匪徒之故。外部如肯允从，则华人实受无穷实益也。

马典一案，前经将律师利亚顿来函译呈，兹复将洋文呈览。此事华人亏损尚小，惟情节殊属可恶。初办此事，原不敢期于必胜，但冀借此以稍警效尤。此刻应否再行文外部，伏乞宪台察核，训示遵行。

以上三事，伏希察核。敬请钧安。谨禀。正月廿日。

上郑钦使第三十五号 正月廿九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廿日肃呈第三十四号禀，想邀垂鉴。前禀各条，尚有未尽之事，未达之意，兹谨再分条详细陈如左。

洗衣馆新例，因问官二人意见不符，故将全案移交华盛顿之上等裁判所审判。第闻华盛顿之上等裁判所，案件繁多，以各属移案到日期，分别先后。尝有一案，耽搁经年，未能判断者。当未经判断之时，所有不遵新例各洗衣馆，仍可出票拘究，诚虑纷扰无穷。现据律师商榷，设法出票另拿一未遵新例之人，令其入监拘押，律师即为是人修办驳词寄呈华盛顿。盖如此，则上等裁判所之审官应为此次拘押之人，将案移前，早日判结也。律师复将两案驳词，刊刻成帙，分寄华盛顿之司法各官。其驳词大意系指斥新例为不符国例，不合条约，引例甚多，词甚博辩。因卷帙繁重，一时未能译出，今先将洋文寄呈钧览。

前陈议禁娼妓一事，查各国繁盛之区，无不有娼寮妓院，虽各设禁条，亦有未能除绝之者。论为政大体，原不在乎汲汲于此。第以金山华妇，娼妓多于良家，又有三合会党讹索分肥，往往滋事。前光绪三四年间，美国驻华参赞何天爵曾对总署言及，谓欲严禁娼妓。近年以来，每有华妇来者，必经香港美国领事取具

铺户保结，又令妇人影像，以一张存领事处，以一张寄税关核对查明，方能上岸（此节现已废止不行，不知系美国所定之例，抑系领事自拟办法也）。又闻美国国例亦有凡船由外国进口，如查明该船所载如有有伤风化各事，应飭令原船载回等语，则此事自应由中国议禁为便。议禁亦应外部所闻。第与之声明，华妇来者由中国官给照为凭，一经外部订明便成定局，所有中国官员眷属及随带雇用人等应以何为便，或华商家属随别国来者，应以何为便，此外有无窒碍，事不厌思，仍望宪台熟筹而行。

前陈驱逐恶人一事，美国参赞何天爵亦曾对总署言及禁止逃犯来此，但只言禁其前来，未及驱之回籍。兹议由领事查明，驱逐于他国。地方行领事法令，准之各国通例，原有未符，诚虑未易办到。但此事实于两国均有大益，不得不竭力图之。今进言于外部，如虑彼以其人犯罪，尽可控告地方官为词，则或告以此种恶匪多系中国乱党逃避来此，犯罪原在中国，不在美国；如又虑彼以在美国既不犯罪，亦可毋庸驱逐为词，则可或告以此种匪徒素不安分，在此连盟结党，凡凶杀扰乱之事实多系其暗中主谋，又难于指实其罪状；如又虑彼以逐回中国治罪，有伤仁爱为词，则又或告以中国内难久平，此种乱党早经赦宥，今亦不过逐回，并不再行惩办等语。总之仅就限制华工一事，连类言之，谓凡美国所指华人为有伤风化，有碍平安者，不在各工，而在此种人，但能驱逐数人，两国均必有裨益，或者较易动听。盖限制工人与驱逐恶匪，均之未符万国通例，彼可行，此又安在其不可行也？若外部终未肯从，即又与之约，试办数年亦无不可。于此事蓄念最久，前以假道一事，未经妥议，不敢多及。今复倾臆缕陈，以备采择，是否有当万一，统求酌夺训示，不胜企幸。

上郑钦使第三十六号 二月初六日发

敬禀者，窃于上月廿九日肃呈第三十五号一禀，当邀垂鉴。

本月初一日奉到第三十六号钧谕，敬读祇悉，兹谨将应行陈复各事，分条具禀如左。

承命查询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店数、人数等项若干，除所开铺名业于三十一号禀陈外，现查制吕宋烟者约有一万一千人，制洋靴者约有二千六百余人，制洋衣者约有二千余人。统计此项工人，华人为东主者居三之二，洋人为东主者居三之一。其资本多少难以确查。颇闻各国均无禁外国人制造土货之例，惟别项事业亦有设为大禁，止许本国人专利，不许外国人均沾之条。此事经设词询问律师麦嘉利士大，据称此种惟公法家乃能熟悉，伊尚须检书查考再复。麦嘉利士事务繁多，近又有疾，既经催促早复，俟其复到，即当钞呈。

自来华人犯罪，经嘉省地方官定案监禁于桑困顿岛中者，约计有三百二十余人。近因嘉省管库，人不敷出，议行节用。有议员倡议将此项犯事人概行驱逐回华，大可省费。顷虽未议成，颇闻事有端倪。议员并云此项犯事人既经出境，不许其领照再来亦不至于废法。盖亦由限制华工之例而牵连并及，且必有限制华工之例，乃可以行之无碍者也。由是以观，前议驱逐恶人一事，或能允从，亦未可知。惟前禀欲指此恶匪为中国乱党，细思措词未洽。盖西国于连盟结党，反抗朝廷之人目为国事犯，以为系出公愤，非由私罪，两国订立互交逃犯之条，且有声明不交此种犯人者。但指此项为曾经犯法，素不安分之人，似较浑融耳。又三十四号禀中所陈娼妓莲英被李愿刺伤，现经渐就痊愈。又赵某在戏园门口刺伤系黄阿雷，非雷某，现阿雷亦既全愈矣。附此禀明。

假道章程既详复于三十二号、三十三号禀中，想邀鉴察。前陈怕思域公司发卖直抵所往之船车票，由古巴至香港，每人百元。闻该公司议于纽阿连入口，盖由古巴至纽阿连，较之至纽约水路较近；由纽阿连至金山，较之从纽约来陆路又较近。该公司又派一人至古巴揽载搭客，谅即系遵照假道章程第三款，即令其人带领

而来也。接据古巴商家来函，谓该处华人既贪程途之近，又喜价值之贱，甚为欢欣，多有图作归计者。惟是近见怕思域公司司事人又云，纽阿连地方最惧黄痘病传染，近又议一例严防传染病，自西历五月起至九月止，不许外国船载人入口。闻此例既议行，则此数月中，古巴华人之欲归国者仍不得经由纽约矣。

去岁十一月初，交金山永和生号汇寄金钱一百元，交与秘鲁中华会馆之写信人黎朗轩收，日久未见复函，自第七号函后，亦未有续禀。而由远安公所黎俊英陆续叠寄四函来，其第三号函述美国公使欲选择华商，暂行代理领事，并云经托美使转禀宪台。乃顷据中华会馆古德基函，述华商某欲代理领事，不孚众望，人情惶惑云云。其龃龉不睦情形已可想见。此事屡经函劝，并附寄以此间去岁告谕绅董文，令其联络一气，然彼此各树党羽，终不相下，似非派员前往不足以镇群情、联众心也。又本日有一法国人从秘鲁来者（名柯士架，闻系法国绅富，以游历至秘鲁者），自述在秘鲁时见各华商，请其道经华盛顿代求宪台早日持节前往，且谓驻秘有智利将军连治，如宪旌移驻，与该将军商榷一切，即可保护商民云云。经面许其将此语转禀，复谢其雅意。古德基函即交此人带来者。远安公所来信，谨钞呈钧览。

以上四节，伏希察核，敬请钧安。

### 上郑钦使附三十六号

再禀者，去岁十一月十五日发来第三次经费一万元，此单早交嘉利科尼银行入数作为总署存款。乃日昨银行司事人来说，此单不知何处失落，求为电请宪台询问李格士银行，有无别人持单收银。银行司事人又求代为电请宪台照发一单。告以如果李格士银行未有他人持单支银，自当代为函恳宪台再行补发。昨奉到复电，知此项银两，未有人取。可否求飭帐房照依前发之单补给一张，并于单内写明照钞字样。一面仍求告知李格士行，此项某号

数□□<sup>①</sup>，惟单内有照钞字样者，方能支银，其原单作为废纸。俟单□□□<sup>②</sup>，仍向嘉利科尼行取回凭据，声明原交之单已经失落作为废纸。如此谅亦可行。务求察核。再银行交来代寄电报银二元，今并以缴呈。又禀。

寄郑钦使第三十七号 二月廿四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六日肃呈第三十六号禀，当邀垂鉴。十五日奉到第三十七、三十八号钧谕，敬读祇悉。兹谨将应禀应复各事，分条胪具如左：

给发假道凭照，所拟连环互保之法，系指并无直抵船车票及无人认识者言之。现在所发假道凭据，凡由域多利，巴拿马来往者，均查明其所携车船票给发。惟前往檀香山，到此欲上岸者，并飭令铺户担保然后给发。（盖以往檀之人所购船票比到金山船价反贱，而檀岛工值又较贱于金山，一经上岸，多欲逗留不去者。不得不加以详慎也。）刻下前往檀岛人数甚多，多未请领此项执照，实缘上岸不过游玩，既经离船，房租食用均需自备，故此种穷民多不欲上岸也。再近日往檀岛者，卑宜积船载来十六人，北京船载来□<sup>③</sup>十四人，日昨阿拉碧船竟载到五百七十五人，查粤省于此往□□<sup>④</sup>设为厉禁，香港亦有禁，每船只许载二十人，此次竟载多人者，轮船公司所卖船票并不声明往檀，到此始另换船票也。以后如此办法，恐或源源而往矣。惟曾经派员查询各工，全称自备资斧，并无拐诱贩卖者，要自未便阻滞。附此禀明。

前陈往来工人，如有拐诱贩卖诸弊，尽可设法扣留。若果该工人自称系被人拐诱贩卖，一经领事知照地方官，地方官必立行提讯，申明必立行释放。盖泰西各国于贩奴一事，设为厉禁。公

① “数”字后因虫蛀纸烂，漏失二字，疑为“失落”。

② 此处漏失三字，疑为“到之日”。

③ 此处一数字不清，似为“三”。

④ 此处漏失二字，疑为“檀岛”。

法家有云异邦人携带奴婢入境，不得仍以奴婢待之。又云即贩奴船只遭风飘入例禁蓄奴之国，苟非有特设条约，则公法不能保其奴之不逃，亦不能为事主追还云云。可知此一事，领事尽可设法料理，以后遇有假道之人，随时极力稽查，谅可防绝此弊也。

假道华工或有先后出境而税关未及查明，或按期出境而其人不通西语，未及缴照，均为事理所有。所以预言及之者，诚虑将此种既经出境之人疑为逗留，致多口舌也。现拟亦将此节向税关言明。至承询应否与税关商明彼此各关如何稽查之法，窃查现章既已严密，似乎不便更与设法矣。

此次假道章程，每有船到，领署必须派员往询，即就船上缮发凭照（因未领凭照之先，税关不肯放其人上岸也），或该华工等一时未有直抵船车票及未有人认识，又须再往，殊为烦费。现拟一法，凡船到有欲假道者，报明领署，领署即将假道人数知照税关，并飭洋仆协同关役到船，将其人带到领署，然后询明年岁，量度身材等项，缮发执照交给本人，并将钞单由领署交到税关。如此无须在船给照，较省奔走。此处关长已经允行。此虽系私商办法，将来纽约谅亦可依此而行也。

以上五节，因承钧命嗣后如有关系假道事宜，随时禀陈，故不惮烦渎，分条详禀，伏希察核。敬请钧安。

假道凭照现经刊就，谨以二十张寄呈。其有汉字者系交本人携带之凭照，无汉字者乃系交存关口钞单。即希察核收。（此条补入第四条后。）

# 1892年邓海山起义资料

汪叔子 王 凡选辑

**编者按：**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江西、湖南两省相邻地区，曾爆发过一次农民起义。起义者以“哥老会”为组织形式，以江西萍乡境内武功山区大安里为中心基地，遍及醴陵、临湘、宜春、万载等十数县。起义领袖邓海山，早年入营当勇，失业后教拳度日，倡立武岳山洪福堂，放票结会，密谋举义。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892年9月3日）深夜，会众数百人突袭醴陵县署，闯衙劫狱，七月二十八日（9月18日），各路会众团营大安里，聚众九千，竖旗起事。拥戴邓海山为正龙头，称立“楚氏一王”，总执指挥。罗凤冈封“平南王”。其次各授军师、元帅诸职。起义军与地方豪绅团练多次接仗，清廷得报，调重兵镇压。起义军仓卒往攻萍乡，途遇清军，接仗，因众寡不敌，九月十二日（11月1日）邓海山等被俘，不久被害牺牲。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戴世宗、李保堂、胡坚臣等脱险转入地下，继续活动。清廷一再严令搜捕，数年不获。至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始被捕惨遭屠杀。

这里发表的有关邓海山起义的资料，是从清方档案、时人记载以及方志中搜集汇编而成。尽管这些资料还不甚完整系统，但尚能反映出这次起义的梗概。

## 一、清方档案

### 1. 剿办起义会众上谕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光绪十八年八月戊寅，谕军机大臣等：德馨奏，江西萍乡县

与湖南醴陵等县接壤，现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禀报，访问醴陵县于七月十三日夜间，有会匪三百余人，抢入县署，劫去狱囚，并有连劫店铺富户情事。该匪现于武功山之大安里作为巢穴。约于八月内起事；有谋袭萍乡之谣。请就地招勇二百名，以资防御。并请派拨勇营，至县防堵等情。已派副将杨乐宾、提督申道发各率所部，驰往剿办。等语。即著德馨，飭令派出各营，会同地方文武，实力严防，毋令邻省匪徒阑入江境。

此项会匪，既有劫狱拒捕之事，张煦何以并未奏报？著吴大澂，迅即拣派得力员弁，会同江西防营，严拿匪首，解散胁从，毋任蔓延。德馨原片，著钞给阅看。

将此各谕令知之。

——（清实录）

## 2. 张煦奏醴陵萍乡哥老会起事情形折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光绪十八年九月戊子，张煦奏：臣于光绪十八年七月间，夙闻江西萍乡县与湖南长沙府属之醴陵县交界地方，有匪徒麇集。正飭查间，旋据醴陵县知县沈继炎禀报：七月十三日初更时分，有萍乡县会匪二、三百人，乘间阑入，头扎白巾，突至县署，撞破监门，将永远监禁会匪邓云辉、罗翼廷劫去。命案绞犯李冬元并未定罪名，命案人犯易子伦、盗犯吴尚镐、刘美林、刘秀发五名，亦乘变逃逸。派管丁役均被拒伤。并连劫“裕顺长”钱店、“福生和”杂货店。该县随即会同驻防振字营管带总兵余福章、城守营把总毛宗发，带领兵丁勇役围拿。该县向无城垣，街衢四达，堵截不及，匪徒遂向萍乡大路奔逃。追至八里洼地面，匪众转而拒捕，致伤勇丁文国宾等五名。余福章督勇奋击，格毙匪党三名，拿获黄恩、李佐全、邓光前、李初扬、金惟贤、萧曾祥、刘全元、晏全瑞、邓均德、刘桂连等十名。夺获兵械甚多。余匪悉数逃入

萍乡，界系隔省，未便越境搜捕。讯据拿获之犯黄恩等，均供认入会为匪，劫夺监犯铺户等情不讳。沈继炎因匪徒甫经遁回，尚未解散，讹言四起，民情惊惶，恐致复有疏虞，当将黄恩等十名均就地正法，以安人心。并探闻匪党聚集甚多，潜谋报复等情具禀到。

臣当即派振字前营副将颜武林带勇一哨，参将谭尚贵等带亲军营勇一哨，千总周吉泰等带练军一百名，先后驰赴该县，协同防缉。又恐该县所禀尚有不实，难保不另有起衅别情，飭司遴委候补通判刘钺前往，确查实在情形。去后，旋据刘钺查明：醴陵南乡与江西萍乡接壤，萍乡县属有地名泰安里，万山环绕，向为逋逃渊藪，匪徒荟萃，设立天全山合义堂等名目。有李石珊、赖榜即刘黄全、邓海山等均悉头目。邓云辉、罗翼廷经醴陵县拿获讯明，照奏定章程，永远监禁。该匪等蓄意劫夺，是日潜匿醴陵附近地方，初更时，头扎白巾，闯入县署，劫得罗翼廷等，蜂拥而去。监犯李冬元等，即乘间逸出。尚有在监已入秋审绞犯周汝文、甫经拿获尚未解勘之命案人犯王瑞珍等，守法未动。讯据该犯等，佯称匪众进监，即呼寻邓云辉、罗翼廷，不及毁去刑具，匆匆扛抬而去。查验卒汤盛、唐盛、陈奇，该县家丁王吉，典史丁瞿荣，暨振字营勇丁文国宾、余得阳、王彪炳、陆居近，各受有刀棍伤痕属实。“裕盛长”钱店即在署前，致被劫去银钱烟土。

“福生和”杂货店接近南门，为匪众必由之路，致被劫去布匹钱文。维时甫及初更，门皆虚掩，故门壁均无损坏痕迹等情禀复。续据探报，该匪等尚在萍乡之泰安里、杞木等处盘踞，江西省派有吉字营勇在彼查拿等语。据该管道府揭报，由司会详前来。

臣查哥老会久为地方之害，行纵诡秘，聚散靡常。钦奉特旨，随时查缉，迭经拿获首要，从严惩办，总未净绝根株。此次劫出邓云辉、罗翼廷，均因听纠入会，领有票布。经该前县拿获申明，系甘心为匪，尚无坐堂等名号。照奏定章程，准永远监

禁。醴陵县向无城垣，沈继炎以部选人员甫经到任，于地方情形未能熟悉，猝不及防，致被匪徒闯入县署，劫去重囚。虽登〔顿〕时追捕，格杀悍匪三名，并拿获十名讯明惩办，而事前疏于防范，咎实难辞。除将该县撤任，勒限两个月留于地方协缉，另行委员前往代理；一面飞调统带振宇全军、前陕西陕安镇总兵余虎恩驰往督办；并咨江西巡抚臣加派勇营前来，约期不分畛域、会合掩捕外，相应请旨，将醴陵县知县沈继炎、典史邓鸿藻，先交部议处，俟限满有无弋获，再分别办理。

得旨：沈继炎、邓鸿藻均著先行交部议处。余依议。

——《东华续录》

### 3. 德馨奏进剿泰安里擒获邓海山折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光绪十八年九月乙巳，德馨奏：臣前因湖南醴陵、临湘等县会匪啸聚，劫狱谋逆，江西萍乡等县壤地相接，调派吉字，刚字等营驰往防剿，并添募营勇，筹办团防各情形，业经附片具奏在案。

萍乡地方与袁州府属之宜春、分宜、万载及瑞州、吉安府属各厅县，犬牙相错，处处毗连。湖南醴陵、江西萍乡交界处，有名武功山者，地势险峻，环延百里，统名为泰安里。该匪据为巢穴，煽惑附近各村，靡然成风。痞滥游民，归之如壑。于七月二十八日竖旗起事，先赴萍乡属芦溪市地方，抢掠团防军械军火，并出安民伪示，有谋袭袁州、萍乡各城之意。民心惶恐，纷纷逃避。各属中告急之禀接踵而来，臣深以为虑。先调吉字、刚字两营，虽已电授机宜，不足剿办；即经添派驻省之振武营营官刘福松，带领管营弁勇驰赴袁州，会同相机进剿。又虑万载县为萍乡紧邻，匪踪飘忽，势必扰及，复调驻省亲兵营勇一哨，派帮带曹文元、哨官许昌广等驰赴万载防守。而长〔吉〕安、瑞州郡城重

地，必须驻营策应，俾助袁州声势。又令江军水师统领谭文秀督带炮船二十号，前赴长〔吉〕安府驻扎。并选水勇百名，配齐军械，舍舟登陆，派水师右营营官李茂乾带赴莲花厅防守。又令内河水师统领李荣升，派拨炮船十号，驻扎瑞州河下，以作该府属等县声援。恐江西防勇无多，时电商督臣，允拨二营预备调用，以为后路接应。此臣因匪势猖獗，酌调水陆各营布置防御之情形也。

正据各营禀报到防，并约会湖南防营两省会攻于八月初十日，据吉字营营官杨乐宾申报，本月初三日夜，探闻有大股会匪约二千余人，整队疾趋，有围攻县城之意。当即会同袁州营汛，并督飭乡团，于四更时潜驰迎击。行至距萍乡县城三十里之南坑地方，正与匪遇，列队迎敌，即行接仗。该处山路险峻，行进维艰，始用枪炮，继用短兵血战。逾时之久，该匪始渐败退。我军乘胜奋力分路追剿。计共毙匪五十六名，生擒三名，轰伤无数，夺获枪械、旗帜多件。营勇受伤十余人。次日并据团勇报称，山涧左近倒毙受伤匪尸三百余具。

此一役也，共计毙匪四百余名。匪势浩大，凶勇善战，实非寻常可比。又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禀报，深闻十二日又有匪徒由山径窜至北门外四十里地方，当经会营督团，击散匪众，立将伪“楚氏一王”即伪平南王邓海山围击擒获。又据袁州府知府贾存珍督同宜春县知县杨焜禀，拿获大头目李保山，审明供认不讳。均经臣批飭该府县，妥速解省，讯明严办，以彰天讨而快人心。此外，袁州、宜春等府县禀报，团防乡勇斩获匪首匪党亦复不少。应俟禀报到齐，另行汇核办理。此萍乡县南坑地方与匪接仗获胜，并擒斩匪首之实在情形也。

臣复查会匪隐患已深，曾经臣奏请认真拿办。上年六月间，并钦奉谕旨：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飭令督率地方文武，实力查缉，严行惩办。经各省迭次访获，明正典刑，而该匪

党羽甚繁，究未大加惩创。现查武功山泰安里匪巢，由萍乡之山口岩而入，外险内平，跨延两省数县。山口岩路并经该匪挖沟设伏，仅存仄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此次虽接仗获胜，擒斩多名，而匪情叵测，盘踞堪虞。将来蒂固根深，诚恐养痍成患，自应飭令各营入山，上紧收剿，扫除净尽以绝后患。除由臣严飭各营分路迅速搜捕，仍令解散胁从，剿抚并用，及一切详细情形，统俟禀报到齐，汇核奏报外，其在事出力员弁及团防绅董，应俟一律肃清后，容臣确查，择优保奖。

得旨：知道了。著即严飭各营，迅速搜捕剿抚并用。余依议。

——《东华续录》

#### 4. 吴大澂奏拿获醴陵起事会党折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光绪十八年十月庚申，湖南巡抚吴大澂奏：拿获醴陵县会匪，照章惩办；出力员弁恩恩酌保。

得旨：即著将匪首李金山等严拿务获，毋任漏网。出力员弁准其酌保，毋许冒滥。

——《清实录》

#### 5. 德馨奏严讯邓海山等起义首领并 请保奖出力员弁折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光绪十八年十月庚申，德馨奏：臣前因萍乡县会匪勾结窜扰，调营防御，并官军在南坑地方接仗获胜，及现在赶紧搜剿情形，先经具折奏报。并声明匪首伪“楚氏一王”邓海山，已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禀，会营督团，击散众匪，在柳源地方围拿擒获。又据袁州府知府贾孝珍督同宜春县知县杨焜禀，拿获大头目李保山一名，经臣以情罪重大，批飭由府解省审办在案。嗣据管带刚字

营申道发，在大安里搜获伪平南王罗凤冈一名，又经臣批飭袁州府与逆首邓海山等一并解省审办。现据袁州府派委员弁签差兵役将该匪解审前来，臣当飭臬司发委南昌府审办。据南昌府曹秉濬申明，开录供单，呈送前来，臣即督同臬司，亲提研鞫。

据邓海山供，先在各营当勇，辞退后教练拳棒度日。嗣遇湖南人屈希元、周子林，结义入会。倡立武岳山洪福堂，散卖票布，传授口号，勾结党羽，图为不轨。素知武功山大安里地势偏僻，有险可凭，邀集各路头目各带在会之人，约有八、九千人之谱，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大安里竖旗起事。群匪尊为正龙头及“楚氏一王”伪号，听其号令指挥。原欲攻袭县城，乘胜西取醴陵，以为根本。不料祭旗之时，大风陡起，将旗吹倒，以致众心解体，散去甚多，只得在大安里暂行屯扎。并于山口崖等处设立关卡，派邓云辉把守。待军械各备，再行大举。詎罗翊庭、罗安子等，先带数百人，抢掠芦溪团练军火。邓云辉又从山口崖冲出，与团练接仗。邓长子又探得省城大兵疾趋前来，知事已泄漏，不得不会合各头目，先窜南坑，袭取萍乡，当被官军击败，逃至柳源地方，党与伤亡殆尽，力竭被擒。又据罗凤冈供：听邀入会，为匪总办粮台，接济粮饷，封为伪平南王。又据李保山供：入会多年，升为五牌大头目，可管五百人。后又封为伪保兵元帅各等供不讳。

臣查该逆首邓海山；胆敢僭立“楚氏一王”伪号，啸聚八、九千人，据险负隅，倡乱谋逆。屡与官兵接仗，图据城池。是其阴谋诡计，蓄志甚大，实非寻常匪类可比。幸天心厌乱，祭旗风倒，解散甚多。尤赖我皇上威福宏远，团防则绅民向义，勇营则将士知方，巨憨就擒，匪巢迅扫，地方不至蹂躏，兼旬之内，事已救平。设使扑灭稽迟，该匪稍得藉手，如火燎原，何堪设想？其伪平南王罗凤冈为匪总办粮台，伪保兵元帅李保山统带五百人之多，均属同恶相济，世所难容，未便稍稽显戮。臣于督同

司道申明后，即恭请王命，委按察司福裕会同臣标中军参将鲍庄，将邓海山绑赴市曹，凌迟处死，罗凤冈、李保山各斩决，均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彰天讨而快人心。此外，各营县团练先后拿获之匪犯：伪石大王罗石仔，伪平南王洪六仔，伪三大王黄仁芽，伪总管萧登山，伪千总李保元，伪百总刘连昌，伪先锋罗狗仔、刘岐山，及头目李芸相、陈方仔，罗安仔、旷冬狗、刘尚高、刘连生、刘尚廷、陈万具、张长盛、陈福、刘桂和、阳包包、刘狼古、李辣利、姚怀怀、罗官陶、李庆滋、李宝堂、罗凤山、姜威等，或僭立伪号，同谋起事；或抗拒官兵，甘心为匪。据该府县等审讯明确，均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亦经臣核明，分别批飭就地正法，梟首示众，以昭炯戒。一面仍飭各营入山，上紧搜捕逃窜余匪，务期净尽以除后患。所有拿获首要各犯出力之员弁、团绅、营勇，容臣详细察明，仍俟一律肃清后，择尤汇同请奖。

得旨：知道了。仍著督飭各营搜捕余匪，务净根株。出力员弁，事竣准其择尤请奖。①

——《东华续录》

## 6. 德馨奏剿办会党事竣遵旨择尤保奖折

（约光绪十九年初）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剿办会匪、搜除余党、地方一律肃清、查明在事出力员绅、遵旨择尤保奖，恭折详细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湖南醴陵县会匪劫狱，与江西萍乡县匪类勾结起事，经臣派调水陆各营分路防剿，并接仗获胜，拿获逆首邓海山等讯明惩办，及各营各团捕获匪党、就地办理情形，节次先后具

① 德馨同日又奏“添募勇丁五百名，分扎安福、永新两县，严防窜匪”。为清廷所允准。——参见《清实录》。

折奏报。钦奉硃批：“知道了。仍着飭督各营搜捕余匪，务净根株。出力员弁，事竣准其择尤请奖。钦此。”钦遵，当即恭录转行。

兹据该管地方文武及各营员将具报入山搜捕余匪、一律肃清，并将在事出力员弁开列职名禀请奏奖前来。臣查此次两省会匪勾结倡乱，声势浩大，兼旬之久，事定民安。调防勇营，固称得力；而乡团绅庶，尤能深明大义，有勇知方。——此皆仰赖我皇上天威远播，亦由我国家深仁厚泽教养化民。臣忝膺疆寄，事后思维，悚惶无地。谨将安全巅末鲜明陈之：

先是会匪结聚赴湖南醴陵劫狱，渐肆抢夺。萍醴交界之武功山大安里山深林层密，该匪旬日之间，啸聚八九千，据为巢穴，竖旗起事。袁州、吉安、瑞安三郡，同时戒严，民心惶急。

臣于访闻后，飞调吉字营驰赴萍乡县，相机防剿。而该匪势甚猖狂，竟敢赴萍属芦溪地方抢掠团防军火，占据该市。臣亦甚虑兵力单薄，战守难敷。复调刚字营由吉安直赴萍乡、振武后营由省城驰赴袁州，并酌派亲兵营、再派江军内河水师分驻吉安、瑞州等处扼要防堵。近则面授机宜，远则电传枢要。附近各县并令分办团防，以助声援而资守望。

其时萍乡东阳吴姓团练乾、坤二营，先后将芦溪踞逆击散，街市收复。

八月初三日，吉字营探闻逆首邓海山等率领大股匪徒，有攻扑萍乡县城之信。夤夜督队迎敌，营汛团练随同接应。在南坑地方大获全胜，毙匪四百余人。邓海山率领余匪窜赴湘东，欲与西路股匪会合。初六夜，复经该营谍知，会合南防军人，会同进剿。该匪猝不及防，腹背受敌，斩馘无数。十三日，该匪首邓海山窜匿柳源地方，经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会营督团兜拿就擒。匪势始渐瓦解。

然大安里内各股匪类，深沟高垒，仍有据险负隅之势。当经

刚字、吉字、振武三营分三路进兵，剿抚并用。刚字营由黄蜂岭直进，攻破匪卡六处，阵获罗凤冈、罗苟仔等巨匪多名。进剿沂源山之天王寨，巨魁黄仁芽拒守血战，力竭被擒。遂将各处寨卡并匪踞房屋尽付一炬。余匪四散。振武后营由山口岩进，吉字营由张家坊进，据报亦均斩获。

其东、西路各乡各团，节节搜捕。逃窜之匪，次第就擒；胁从者流，从宽罔治。

现据该处文武及各营禀报，地方一律肃清，筹办善后、清查保甲诸事，已渐就绪。

臣悉心考察，此次办理一切剿抚事宜，其扫穴擒渠，凶逆既鲜有漏网；而同心协力，兵民均著有微劳。

所有在事尤为出力文武员绅：管带刚字营提督申道发，可否仍以提督请旨简放？管带吉字营副将杨乐宾，可否请免补副将、以总兵升用？管带振武后营参将刘福松，可否请免补参将、以副将留江补用？总兵衔□□□，可否请赏给勇号？出自逾格鸿慈。

其余文武员绅奋勇，或相机剿抚，或奋勇驰驱，或斩馘巨魁，或拿擒党羽，亦均属异常出力。臣复详加查核，严从删汰，实无冒滥，分别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如所请给与奖叙，以昭激劝。

至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事前失于防范，事后随同获犯，且在城兵单，城守无误，功堪抵过，应请从宽免议。

除湖南防军咨由该抚臣择尤保奖，另拟千总以下各员照章咨部核办，及出力稍次奋勇团丁由臣酌给外奖，并取具各员履历咨部查照外，所有剿办会匪、搜捕余党、地方一律肃清、在事出力文武员绅遵旨择尤保奖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7. 德馨奏拿获哥老会起事余党保奖出力员弁片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德馨片：再，上年哥会匪徒在萍乡县地方倡乱滋事，于调派营勇驰往剿办后，诚恐余匪潜匿，勾结为害，迭经飭属严密查缉。

旋据宜春县知县杨焜拿获黄岐山一名；署庐陵县知县金时宣，会同管带刚字营记名提督申道发，督率勇役拿获李正东一名；署万安县知县刘步元，会营督同员弁兵役拿获张上魁即张老常、邹太宿即邹源胜两名。先后稟报前来，当经批司转飭该管道府，分别提问覆审录供，稟覆核办。外据署袁州府知府许承家、吉安府知府许道培、分巡吉南赣宁兵备道周浩，分别提犯覆审明确，先后录供稟报，臣覆加查核：该犯黄岐山，即幅润，听从已获正法之匪首邓海山纠邀入会，领卖票布多张，得受八旗头目伪职。该犯李正东即李亮，听从以〔已〕获正法之罗洪章纠邀入会，由蓝旗老五，升做吉安龙头。受有木印，转卖票布，纠伙董廷彪入会。该犯张上魁即老常，两次听纠入会，充当龙头，并复自开山堂，散卖票布纠人。该犯邹太宿即邹源胜，入会派当家，经管散票邀人。均为会中匪党，甘心从逆无疑，皆未便稍事轻纵。

当经批行臬司，转飭袁州、吉安二府，并移赣南道，督县会营，将该犯黄岐山即幅润、李正东即李亮、张上魁即老常、邹太宿即邹源胜，分别绑赴市曹，就地处斩，梟首悬竿示众，以昭炯戒。

所有获犯在事出力各员弁，均能认真查缉，不无微劳足录，应请分别给奖。调任臣标中军参将吉安营参将鲍庄，拟请以副将尽先升用，先换顶戴。三品衔吉南赣宁道额特赫恩巴图鲁周浩，拟请赏给二品顶戴。在任候补道赣州府知府贾孝琛，拟请加盐运使衔。署袁州府知府候补知府许承家，拟请加道衔知府用。候补

同知宜春县知县杨焜，拟请仍以知府补用，先换顶戴。知府衔升署宁都直隶州知州前庐陵县知县金时宣，拟请以知府在任补用。提督衔分缺间用通判首成垵，拟请仍以通判归候补班补用。同知衔现署庐陵县事广昌县知县周晋饘，拟请以直隶州在任补用。同知衔万安县知县刘步元，拟请以直隶州在任候补。四品衔候补知县吴忠谦，拟请补缺后以直隶州用。在任遇缺即选知县袁州府学训道李其光，拟请俟知县得缺后以直隶州用。庐陵县县丞陈廷宪，拟请以知县在任候补。江西试用县丞申群英，拟请俟得缺后以知县用。在任候补县丞万安县滩头巡检钱应显，拟请俟县丞得缺后以知县用。候补按司狱柳继高，拟请俟补缺后以按知事在任候补。县丞职衔陈国兴，拟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江西试用巡检杨树，张承皑，均拟请仍以巡检归候补班补用。六品顶戴附生李俊明，拟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以上各员，合无仰恳无恩，准照所请奖励，以昭激劝。

除照录各犯供咨送军机处、刑部查核，其拟保千把以下各弁，另行咨部给奖，并飭取各该员履历送部。其余出力稍次之人，由臣酌给外奖。一面飭缉各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各属缉获会匪、审明就地惩办，并汇案酌保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该部议奏，钦此。

——〈谕折汇存〉

## 8、江西巡抚德馨奏知县人地未宜请仍准对调折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知县人地未宜，吁恳天恩仍准对调以资治理，仰祈圣鉴事。

窃照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人地不甚相当，经臣请以星子县知县庆锡庚对调，接准部复：顾家相任内有经征光绪十四、十五、十

六、十七等年分漕项余租兵米未完、不及一二三四分以上各案；庆锡庚任内有经征光绪十五、十六、十七等年分余租漕项兵米未完、不及一二分以上各案，现在初参到部，将来二、三参到部，例关降调，与例不符，所有请以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与星子县知县庆锡庚对调之处，应毋庸议等因，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六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臣复查该二员任内各有漕项余租兵米未完，初参处分与对调之例稍有未符。惟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业经调省差委，于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卸事。又，星子县知县庆锡庚调署徐干县印务已于光绪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卸事，将来二参处分均系公罪，例准查级抵销，无关实降。此外并无别项不合例事。故人地实在相需，于地方吏治实有裨益。据藩司方汝翼、臬司福裕详请复奏前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庆锡庚调补萍乡县知县、顾家相调补星子县知县，俾人地各得其宜，治理较有裨益。如蒙俞允，该员均系选缺知县，互相对调，毋庸送部引见。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吏部议奏，钦此。

——《谕折汇存》

### 9. 江西巡抚德馨声复肃清萍乡会党案内驳 奖各员折（附呈清单）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江西萍乡会匪肃清请奖案内经部驳查各员，分别查明声复请奖，恭折列单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准吏部咨：“议复江西奏剿办会匪一律肃清、在事出力文武职各员绅请奖、按照异常劳绩分别准驳”一折，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遵咨行到，臣伏查驳查各员，部议以中书科中书李有槃查无

报捐中书科中书之案，翰林院孔目衔贾荃孙、五品军功府经历衔邹兴礼、五品顶戴从九品职衔滕永龄、县丞职衔郑学罇、从九品职衔陈鸿炤均无报捐案据，甘肃补用典史黄世溶履历册内并未声叙保典史之案奉旨日期，增生徐光炜学册并无其名，应令逐一详细查明复奏，再行办理；五品顶戴遇缺先补用知县何其坦已另案得有五品顶戴；同知衔遇缺先补用知县陆坦已并案得有同知衔；五品衔升补直隶州候补知县麻瑶，所请系属层递预保官阶；优贡候选知县彭树华请分省归候补班补用，增生陈乃弼、杨国晋、附生宋赓梅、喻照旭、黄世瞻各请以训导选用，均核与章程不符，应令另核奏明请奖等因，当经转行遵照。

兹据李有槃、贾荃孙、邹兴礼、滕永龄、黄世溶、徐光炜、郑学罇声复原捐各案，并据何其坦、彭树华，陈乃弼、杨国晋、宋赓梅、喻照旭、黄土瞻，陆坦、麻瑶各拟请改奖叙，由善后总局司道核明开单请具奏前来。臣查李有槃等并何其坦等各遵照驳查声复原案，改请奖叙，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分别给予奖励，以昭〔昭〕激劝。所有遵驳声复请奖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并缮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

再，黄世瞻原保系写黄土瞻，应请飭部照原更正。又，原保之陈鸿炤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合并声明。谨奏。

奉硃批：吏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原折附件清单一份及所奉谕旨：

谨将江西萍乡县会匪肃清请奖案内经部驳查各员，分别查明声复，请给奖励，开单恭呈御览。

计开：

候选中书科中书李有槃 原保请免选本班，以同知分省归候补班补用。部议：查该员并无报捐中书科中书之案，是否声叙错误，应令查明复奏。飭据萍乡县详称，该员李有槃系由中书科中书职衔在山东藩库遵新海防例报捐府经历，指分湖南试用，于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上兑。前次请保，误开候选中书科中书。今请更正改奖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湖南补用。

翰林院孔目衔贾荃孙 原保请以县丞分省补用，并加五品衔。部议：查该员所捐职衔，查据户部复称无案，应令将报捐月日查明复奏。行据刚字营复称，该员贾荃孙系在江西劝办山东赈捐案内报捐，经户部于光绪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奏准，七月十八日由部填给执照祇领。今拟请改奖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

五品军功府经历衔邹兴礼 原保请以府经历分省补用。部议：查该员所捐职衔，查据户部复称无案，应令将报捐月日查明复奏。行据振武军后营复称，该员邹兴礼系在江西劝办顺直赈捐案内报捐，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奉给实收。今拟请改奖以府经历归部选用。

五品顶戴从九品职衔滕永龄 原保请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部议：查该员所捐职衔，查据户部复称无案，应令将报捐月日查明复奏。飭据该员滕永龄稟复，系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湖南协黔新捐局报捐，蒙发户部络字二百六号执照一张给领；惟归入何次案内奏奖，未奉行知。呈照查验属实，照内字号即系确切案据。今拟仍请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

甘肃补用典史黄世溶 原保请俟补缺后以府经历县丞用，并加五品衔。部议：查该员履历册内并未声叙保典史之案奉旨日期，无从检查，应令查明复奏。飭据萍乡县详称，该员黄世溶前于光绪六年正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左宗棠荡平新疆南北两路在事出力员弁汇案保奖单开文童黄世溶，著以典史留甘补用，钦此。今拟请改奖补缺后以县丞仍留甘肃补用。

增生徐光炜 原保请以训领不论双单月选用。部议：查徐光炜，据礼部复称检查学册并无其名，应令查明复奏。飭据萍乡县详称，徐光炜原名履坤，改名履诚，嗣因纂修宗谱得悉俱犯祖讳，于光绪己丑年岁考后由学详请改名“光炜”二字，经学院批

准在案。惟增生保举教职，核与章程不符。今拟请改奖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

县丞职衔郑学嶙 原保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部议：查该员所捐职衔，查据户部复称无案，应令查明复奏。飭据该员郑学嶙禀称，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在江西省劝办顺直赈捐局报捐监生，加捐县丞职衔，江西第一卯造册，汇入直隶第四卯咨部，十九年经部复准，十月换给执照。今拟仍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归部选用。

五品顶戴遇缺先补用知县何其坦 原保请加四品衔。部议：查该员所请有逾加衔限制，核与章程不符。该员已另案得有五品顶戴，应令另核奏明请奖。飭据该员何其坦禀称，于山东散放义赈出力案内，经山东巡抚福润奏保俟离知县任升缺后以知府补用；复经报效顺直赈捐，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奖，奉硃批：著俟补知县缺后以道员在任即选，钦此。钦遵各在案。兹拟请改奖赏加随带一级。

优贡候选知县彭树华 原保请以知县分省归候补班补用。部议：查章程内开“无论何项劳绩概不准保举分发省分”等语，今彭树华系候选知县，请分省归候补班补用，核与章程不符，应令另核奏明请奖。飭据萍乡县详称，优贡候选知县彭树华，今拟请改奖俟呈请分发后归候补班补用。

增生陈乃弼 原保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

增生杨国晋、附生宋廣梅、附生喻照旭等三名 原保均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

附生黄世瞻 原保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并加翰林院待诏衔。

部议：查章程内开“增生附生不论何项劳绩，只准保举佐杂、不准保举教职”等语，今陈乃弼等请以训导选用，核与章程不符，应令另核奏明请奖。飭据萍乡县详称，增生陈乃弼、杨国晋、附生宋廣

梅、附生喻照旭等四名，均拟请改奖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黄世瞻在京报捐从九品指分广东试用，今拟请改奖俟补缺后以县丞仍留广东补用。至该员原保系开黄土瞻，部咨缮写黄世瞻，并请更正。

同知銜遇缺先补用知县陆坦 原保请加四品顶戴。部议：查该员所请有逾加銜限制，核与章程不符；该员已另案得有同知銜，应令另核奏明请奖。拟请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用。

五品顶戴升补直隶州候补知县麻瑶 原保请俟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部议：查该员所请，系属层递预保官阶，核与章程不符，应令另核奏明请奖。飭据该员麻瑶禀称，现已补授新城县知县实缺。拟请赏给四品封典。

奉旨：览。

——〈谕折汇存〉

#### 10、德馨奏清查保甲续获会党头目请旨奖叙折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遵旨认真清查保甲，并续获会匪头目分别申明惩办，及将在事出力人员照章先行随折声明请旨，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御史易俊奏会匪勾结为害请飭各直省先事筹办一折。会匪为害地方，迭经降旨，令各该督抚查拿惩办。兹据该御史奏称，此等会匪行踪诡秘，购捕良难，筹办之法，莫如清查保甲，使会匪无托足之区。一面晓谕乡愚，凡误领飘布者，准令呈缴销毁，予以自新。并责成团长、甲长等，设法稽查等语。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飭地方文武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务令奸宄悉除，销患未萌，免致养痍贻害，是为至要。钦此。”钦遵咨行到【江】，臣当经行司通飭各属钦遵办理，一律认真清查保甲。责成团、甲长等，设法稽查。以期有犯必获，匪踪净绝。并飭属通行出示晓谕，凡有

误买飘布者，准其呈缴免罪，予以自新。

嗣准署九江总兵周有才咨：督同前营游击周步云，饬派尽先补用都司九江前营守备丁如高，率带弁目在于湖北蕲州城外，协同蕲州兵役，拿获漏网匪首杨四海一名，押解回浔。送交九江府，督饬德化县收禁确审。因犯供狡展，禀经臣札委试用同知林祖炘，驰往会审。兹据该委员会同署九江府知府邵庆善暨署德化县知县薛铨，申明录供，禀复前来。臣查该犯杨四海，系会匪中之巨魁，曾准湖广总督咨缉有案。兹讯据供称系安徽南陵县人，同治元年在湖北三山峡地方曾遇杨坤连，收为义子，取名四海，又名春山。初学裁缝，嗣在水师营当勇，因犯事被革。后在武穴开茶烟馆。听从龙海亭等纠邀入会，招呼往来会友，充当礼堂伪职。并在湖北黄石港等处，屡次滋生事端，甚至逞凶害人性命，实为会匪凶恶之尤。既据供认前情不讳，亟应就地惩办，以肃法纪而昭炯戒。当经行司飞饬九江府督同德化县会营，提犯绑赴市曹，即行处斩，梟首示众。

又据袁州府知府惠格禀：访有会匪头目潜回情事，密委员役，并刚字营哨弁周宗春，在宜春县属沙田铺地，拿获匪首戴世宗即学田到案。当会拿时，该犯逞凶拒捕，宜春县差刘彪被匪拒伤。该犯亦被营勇格伤两脚。提讯录供禀报。臣查该犯戴世宗即学田，又名细毛仔，系萍乡县人，学打造纸为业，听从罗安仔纠邀入会，充当巡风并黑旗王〔五〕牌头目。曾与前办匪首邓海山在大安里会议起事，提升武威将军伪职，管理萍乡县一带地方事务。迭次放飘纠人，谋为不轨。被获时，又复逞凶拒捕，实为匪中著名巨魁，凶恶已极。当经臣批司会局飞饬袁州府知府惠格，提犯复审明确，即行就地正法，梟首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彰国法而除隐患。

又据署萍乡县准补袁州府同知潘懿，会同管带振武营军后营记名堪胜提镇借补臣标右营游击锋勇巴图鲁王国权、署永新县知

县萧云径稟；会同在永新县属地方，缉获萍乡县案内逸匪李保堂即刘静诚，解回萍乡县审办，当经臣批飭袁州府亲提确审。兹据申明录供稟复，臣查该犯李保堂即刘静诚，系萍乡县人，向来行医算命为生。听从匪首邓海山纠邀入会，封受右护卫伪职，派充军师。并复自开山堂，散卖飘布多张。并带队在南境〔坑〕地方，与官军接仗。似此会匪巨魁，亟应照章惩办。即经行司会局飞飭该府督县会营，提犯绑赴市曹，就地处斩，梟首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

以上三犯，均系会匪中名目较大头目，兼有开堂立会首犯。该地方文武不分畛域，设法捕获惩办，免致养痍貽害，不无微劳足录。所有拿获会匪杨四海，在事尤为出力系提督銜记名简放总兵署九江镇总兵周有才、九江前营游击周步云、尽先补用都司九江前营守备丁如高；在事其次出力系江西补缺后知府用候补同知林祖炘。又，拿获匪目戴世宗，在事尤为出力系花翎袁州府知府惠格、五品军功尽先把总周宗春。又，拿获匪首李保堂，在事尤为出力系署萍乡县事准补袁州府同知潘懿、前保湖南补用知县李有梁；其次出力系记名堪胜提镇借补臣标右营游击锋勇巴图鲁王国权。相应照章随折声明，请旨准臣酌量保奖，以示鼓励。

除照章先行咨部立案，并录各犯供咨军机处、刑部查核，暨咨会邻近各督抚一体飭属悬赏购线，严缉各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遵旨认真清查保甲，并续获会匪头目分别申明惩办，及将在事出力人员照章先行随折声明请旨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即著将此数员酌保，该部知道，钦此。

## 11、德馨奏平定南雄州并续获萍乡案 内头领保奖出力人员折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南雄州匪就擒、边患消除，并续获萍乡县案内要匪，分别申明惩办，将在事出力人员随折声明照章先行请旨，恭折仰祈圣鉴事。

又据袁州府宜春县知县杨焜禀：访有匪首伪军师胡坚臣，改换姓名，随从党与，潜匿与〔于〕湖南浏阳交界之慈化地方。当经该袁州府访闻飭拿，并经该县带同黄圃司巡检徐锡录等密购眼线，率带兵役驰往查拿。该匪胡坚臣率党拒捕，用铜锤致伤马兵王标等两名。经该处文童张香山见匪势猖狂，奋勇上前，格去铜锤，用铁尺伤其脚湾〔弯〕倒地。各兵役竭力合拿，匪党见势已败，乘间翻山脱逃。即经员役兵丁将……①

该犯胡坚臣平日卖药、唆讼为生，狡猾异常，为会匪著名头目。曾充伪军师，与已获正法之邓海山同谋起事。并自开山堂，散卖飘布至三百余张之多，实属甘心从逆，罪不容诛，前经湖北督抚臣迭次开单咨缉未获。今既拿获，讯供不讳，亟应照章惩办，以昭炯戒而除隐患。当经臣行司会局飞飭袁州府知府惠格，提犯复审明确。如果犯供相符，即行督县会营，提犯验明，绑赴市曹，就地处斩。梟首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

……拿获匪首…胡坚臣等，在事尤为出力系…宜春县黄圃司巡检徐锡录、文童张香山、保甲局绅李光耀、李作熊，太平关汛守兵梁梓材；其次出力，…在任候补选同知宜春县知县杨焜…。……照章随折声明，请旨准臣酌量分别保奖，以示鼓励。

除照章先行咨部立案，并录各犯供咨送军机处、刑部查核外，所有南雄匪首就擒，边患消除，并续获萍乡县案内要匪、审

① 此处原件脱。

明惩办，及将在事出力人员照章先行随折声明请旨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著准其分别保奖，该部知道，钦此。

——〈谕折汇存〉

## 12、顾家相饬发萍乡县东阳吴姓祠堂匾额札谕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为咨给事，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奉藩宪翁札开：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抚宪德批，该县禀称吴姓挪用祠费，办理团练，恳请补给匾额缘由。奉批查光绪十八年该县会匪滋事，所有吴姓挪用祠费举办团练，已据该令禀请奖给匾额，经前护院核准于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批行藩司撰拟饬发、转给在案。迄今三年有余，何以该县尚未奉到？是否司事尚未撰发，抑系沿途遗失？兹据禀请补给，仰布政司查照前批撰拟字样，饬发转给具报，仍仰该总局道知照。此缴禀单均抄发等因。奉此，查此案前据该令禀，奉前护抚宪方批司撰拟吴姓祠堂匾额字样给领，当经福前署司即经札饬迅速补禀送司，匾额又经本司札催刻日查明原案恳撰给各在【案】。今奉前因，并据该县具禀到司，自应给予匾额以示奖励。

现经本司撰定东阳吴姓宗祠绅民人等匾额字样一方，除呈报抚宪外，将匾式给发，札到该县即便查收给领毋违。此札计发匾式一纸等到县。

奉此，合行谕饬该家丁前去立将奉发匾式一方赏赴东阳吴姓宗祠，交给该族绅民谨收祇领，制就悬挂，用资观感。仍取具该族收领字据，缴具备案。毋得迟延干咎。

切切特谕！

——〈昭萍志略·武备志·武事〉

## 二、志史记载

1、【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会党劫狱。知县沈继炎革职。

继炎荒谬残酷，日以鞭挞囚犯为事，哥老会罗翊廷被杖几死。其徒数十人，夤夜持械入城劫之去。防营尾追至八里坳及之，擒十人，立正法。事闻，继炎革职。徒众劫狱后走萍乡，与萍乡哥老会结合，据大安里，啸聚数千人。经军队会剿乃平。捕谢金山杀之，没其产。

——（民国）陈鯤修、刘谦纂：《醴陵县志·大事记》（1948年铅印本）

2、光绪十八年夏六月，湖南醴陵县会匪劫狱，与萍乡匪类勾结，渐肆抢夺。大安里一带，山深林密，旬日之内，啸聚数千人，据为巢穴，竖旗起事，欲攻袁、临，进窥章门。

官民惶恐，飞电省宪。调吉字营副将杨乐宾率队驰赴萍乡，相机防剿。

该匪势甚猖狂，占据芦溪地方，抢掠团防军火。

复经省宪调刚字营提督申道发督队直赴萍乡，振武后营参将刘福松驰赴袁州。

其时，东阳吴姓练团乾、坤二营，先后将芦溪踞逆击散，收复街市。

八月初三日，吉字营探闻逆首邓海山等率领大股匪徒，有攻扑萍城之信，夤夜督队迎敌。营次，团练随同接应。在南坑地方大获全胜，毙匪四百余人。邓海山率领余匪窜赴湘东，欲与西路股匪会合。

初六夜，复经该营谍知，会合南防军人进剿。该逆匪猝不及防，腹背受敌，斩馘无数。

十三日，邓海山窜至柳源地方。经知县顾家相会营督团，兜

拿就擒。

匪渐瓦解，而大安里各股匪党深沟高垒，仍有据险负隅之势。

当经刚字、吉字、振武三营分三路进兵，剿抚并用。刚字营由黄峰岭直进，攻破匪卡六处。阵获罗凤冈、罗狗仔等巨匪多名。进剿沂源之天王寨，巨魁黄仁牙拒守血战，力竭被创。遂收各处寨卡，并匪踞房屋，尽付一炬。余匪四散。

振武后营由山口岩进，吉字营由张家坊进，亦均有斩获。

其东、西路各乡各团、清字各营，节节搜捕；逃窜之匪次第就擒。

遂一律肃清，城池得以保全。

事后由巡抚德馨，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奖叙。

——《昭萍志略·武备志·武事》

3、刘春熙，号华榆。光绪乙酉举人。壬辰，会匪肆乱，奉委办团，乱平，以军功保五品衔。

——《昭萍志略·人物志·刘春熙传》

4、黎景淑，字汉仙。邑附贡生。不屑意于科名，讲学服膺阳明，以“知行合一”为主。光绪十八年邑中会匪滋事，踞大安里为巢窟，蹂躏乡里。所居南溪乡为安、莲往来要道，匪徒充斥。景淑率乡人筹款练团，诣县请兵，会同剿击。事平，赣抚拟以军功奖叙，坚辞不受。

——《昭萍志略·人物志·黎景淑传》

5、锺文铎，字华九。郡增生。……壬辰匪乱，督练地方团丁资御侮，境内得保无虞。……

——《昭萍志略·人物志·钟文铎传》

6、谢炳初，号善田。……壬辰，土匪披猖；与地方人士筹办团练。虎头垅一役，督率鸟铳队遥为援助，当场拘获五匪，置之于

法，地方得保无异。……

——《昭萍志略·人物志·谢炳初传》

7、李世乔，字耀堂。居桐木杨家坊。独力创办义仓及育婴会，捐资甚巨。光绪壬辰，邑东会匪倡乱。召集乡人组织团勇，督率训练，保卫地方，匪不敢入境，居民赖以安堵。……

——《昭萍志略·人物志·李世乔传》

8、李黄氏，诰封一品太夫人，同邑举人陕西名宦黄达璋女，累赠光禄大夫李文湘妻。……生子六人：有棠、有棻、有槃、有桀、有荣、有架。中道夫故，督课严明，克成夫志。……诸子遂闭户潜修，讲求经世之学。迨同、光之际，先后捷足科名，联轳仕路，无不宦成名立。……光绪壬辰，邑匪倡乱，势张甚。氏出家财，命三子有槃与次孙复练团防御。旋解散。……

——《昭萍志略·人物志·李黄氏传》

9、李有槃，字桢生。……岁壬辰，剿平邑匪，计擒渠魁，经赣抚、江督迭保知县分发湖南，辞不就。……

——《昭萍志略·人物志·李有槃传》

10、兵备道署在县署后北，清宣统二年建，旋废。

邑人谢塘记：萍乡界吴楚之交，为赣西第一重要门户。……清光绪三十四年，巡抚柯逢时知其地当冲要，又鉴于光绪壬辰、丙午两次土匪倡乱其间，因会同两江总督端方奏请建设南瑞袁临兵备道署于萍乡城内，遴员坐镇，藉锄伏莽而周边防。此道署所由兴也。

——《昭萍志略·营建志·公廨》

### 三、时人述录

1、《〈华夫人遗集〉序》：…往岁之夏，章夫人歿于抚州。赴告来萍，适当楚氛不靖，啸聚边陲，余与二三同僚守埤击贼，不遑启处。内子则积薪佩剑，矢将临难引决舍命弗渝。欲为哀輓之辞而

未有暇也。贪天之功，寇盗芟灭，余乃解组，息影章门。

——顾家相《勳堂文集》①。

2、《〈萍乡铁路公牒〉序例》：…余自少时即喜观论事之文与一切章程条款，以为可施实用。既膺民社，不敢自信，仍循旧制延请幕宾，盖地方公事自有常经，按部就班，无取乎师心自用也。壬辰岁，会匪倡乱，飞书驰檄，日不暇给，始与幕中人分任其劳。事平后，以愆直忤上官解任去，尝欲辑办匪始末，汇为一编，而因循未就也。…

——同上。

3、《〈玉笋山房制义〉书后代何桂笙作》：…往岁壬辰，湖南醴陵有会匪入城劫囚之变。江右之萍乡，与楚接壤，匪徒思据为窟穴，负险揭竿，踵金田之故智。赖地方官先几措置，谋定后动，不逾月而削平。有以其事驰告者，仆则笔之于书，仅闻宰是邑者为同乡顾大令辅卿。……

——同上。

4、《易云凌公夫妇合葬墓志铭》：……公姓易氏，讳林晔，字云凌。…弃学业农，…稍置田产。…年三十，始娶坪村潘氏女为妻。越一年，遂与岳父合股贸易，并挈眷以从。岁壬辰，会匪倡乱，蹂躏乡村，店货被劫，仅以身免。……

——刘洪辟《学馀轩稿续集》②。

5、《莲花厅族灿东茂才过访，赠诗二章，即步原韵以答，并怀其兄筱南》（共二首，录第一首）：裁函欲报悔迟迟，得晤芝颜喜展眉。

蓬户今邀君过访；珂乡昔悯我奔驰。去年会匪扰萍，和〔按：即陈启和自称〕徒步昼夜兼程迂道

由莲花厅达  
袁郡乞援。

廿年江省曾倾盖，乙亥乡试晤筱南兄于豫章。七日秦庭独乞师。往事

① 顾家相，字辅卿，时任萍乡县令。华夫人顾家相友人华海初（亦仕赣省）妻章氏，即文中所述章夫人。

② 刘洪辟，近代萍乡人，曾主持私家编纂萍乡县志《昭萍志略》。易林晔，萍乡人，后以贸易发家成“富家翁”。坪村，属萍乡境。

不堪回首问，挑灯重与诉心知。

——陈启和《怀胸山房诗稿》①。

6、……君讳兆蕃，字庶三，一字良麓。世为萍乡人。……光绪己酉以县学生员充选拔贡生，旋中是科乡试举人。己丑成进士，用庶吉士。后散馆，改工部主事，丁父忧，家居。会有乱匪肆劫掠，君纠乡兵五百人助城守，击匪败之，遂散走。……

——陈三立：《诰授荣禄大夫署浙江布政使宁绍台兵备道喻君墓志铭》

7、岁壬辰，萍乡会匪起事。始自大安里，延及四境。

我东阳吴氏聚族世居，丁口颇盛，祠会亦多，素负贞固保守、力能御侮之名。乃即时举办团练，造械选丁、编乾、坤营伍队哨，冠以统督什伯各长，日夜训练，驻扎要隘，森然已成劲旅。

秋间，匪益张，啸聚山林，占踞芦市，欲截袁、临，而进窥章门，逆踪已著，势不可遏。

迭奉层宪札催堵剿以倡大义，于是族绅吴启寿、吴扬烈等督队奋勇杀贼，克复芦溪，直捣巢穴，余孽悉窜，城池得以不犯。

匪平，府县宪嘉奖申详。抚宪德保举把总三名；五、六品职衔三十六名。又，藩宪翁撰赐“尚义可风”匾额。……

——吴定邦：《东阳团练匪剿记》

8、光绪十八年壬辰 五十一岁……

读邸抄，会匪邓海山结党九千余人，据江西武功山大安里倡乱，称“楚氏王”。赣抚德馨派兵平之，逆就擒正法。②

9、吾乡小有兵事，奏报颇不实。总兵申某亦极骚扰。大安里为吾乡南路，武功山纵横近四百里，其匪首祭旗时，凡九千余人，

① 陈启和，清末萍乡人，《胸怀山房诗稿》卷首有光绪三十三年吴式璋所作《序》，述彼此交谊极厚，署“愚外兄”。吴式璋，“在光绪十八年以剿办会匪功保教谕”，与陈为内外兄弟。

② 此条录自《清人日记稿本》（未刊）。作者姓名不详，从日记内容知其曾中进士、选庶常，后复曾出任县令。该日记似为作者晚年返至故乡姑苏后整理追记。

大风折旗，散者过半，得无大害，然知县顾家相，不惟不撤委，且当优保，谬矣。弟得信较迟，则且可置之不得〔顾〕也。

——文廷式：《致于式汝书》。

## 趣园丛录摘录

汪曾武

王东序云，明时搢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乡称老爹而已。今则内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称大老爷矣。自知府至知县俱称太老爷矣。又举人贡生俱称相公，即国初犹然，今则并称大爷矣。按东序之言为乾隆二十年以前言之也。今则京官自五六品翰詹以上、外官自道以上，皆称大人；自通判以上皆称大老爷，知县称太爷。咸丰以前已皆如此。近年知县称大老爷，虽微末如典史亦称老爷，或止称太爷矣。举人贡生皆称老爷，近则生员称相公或致怒矣，惟京官则郎中以下皆止称老爷，修撰编修称老爷，一得学差则称大人，虽任满归而不改。近或得试差归者亦称之矣。给事御史称都老爷，大学士称中堂，各省将军称将军，有爵者公侯伯称公爷侯爷伯爷，子男称爵爷，俱不敢止称大人矣。京官无大老爷太爷之称者，以权任不属，故谄媚不至也。都下以称爷为重，南省以称爷为轻。老爷之始，实起南宋，而《元史》始见之。爷者父也。官称大人始于《后汉书·乌桓传》，其国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而魏晋时，匈奴遂有南北部大人之称。中国则自汉至唐皆以大人称父，亦或以称其母，称其翁姑。盖至今而上下无不以父相事也。部属称长官曰大人，长官称部属曰老爷，是彼此以父相呼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京师至优伶亦称相公，尤为怪异矣。见《荀学斋日记》。

## 杨珍林自订年谱

冯祖贻整理

**说明：**杨树（1841—1909）字珍林，贵州安顺人。二十七岁中举，后屡次参加京师会试，不第，遂捐职内阁中书。1900年京察一等，以道府用，恰好遇上了义和团运动，他的蒲州府缺便是在这年年底才得到的。1901年初，他从八国联军占领下的顺天出发，途经山西，赴西安行在“谢恩”。回山西后，山西巡抚岑春煊却让他去处理泽州教案的善后。在泽州府任内，1901年泽州下属高平县发生了聚众抗捐事件，波及阳城、陵川等地。1902年杨树调任蒲州府，万泉县又爆发聚众抗粮案。1904年永济县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抗捐斗争，群众以抗柿酒税发轫，最后攻入永济县城，将县衙捣毁。所有这些事件的前后都是由杨树一手或参与处理的。因此他的自订年谱虽很简单，但却记载了上述事件的原委和处理经过，有一定参考价值。1905年杨树调署太原府，1909年在赴甘凉道新任的途中，病逝于兰州。

《杨珍林自订年谱》系由杨树生前手订。从出生直到离太原止，生前从未公开。以后他的儿子杨恩元于1924年增补了杨树离晋赴甘及死后情形，交贵阳文通书局代印，流布范围极为有限。这里仅录年谱1900—1904年所记诸条。从年谱中得知，杨树还曾写过一部《庚子记事》，但至今尚未发现。

### 二十六年庚子 六十岁

五月 义和拳匪变起

衅起山东，蔓延直隶保定、涞水县，驯至戕官，直督裕禄置不问，提督聂士成、梅东益等办理失宜，上命刚

相毅至涿州，赵司寇舒翹至保定，解散未就。而端邸、庄邸<sup>①</sup>及数大臣主持之，遂至不可收拾。另有《庚子纪事》。

六月 谋移眷口出京

七月 徐、崑二相<sup>②</sup>至署查点汉员过堂

御史刘家模奏汉司官多有潜行出京者，酌予处分，故各衙门纷纷查点过堂。

廿一日……洋兵入城，闻两宫由贯市西幸。

八月 崑中堂与税务司赫德晤商，奏请庆邸<sup>③</sup>来京议和，奏言洋兵入城情形并联满大臣七人街上请安折，满司官在城者三十余人亦与焉。同在京汉员具行在请安折。领銜者徐颂阁冢宰<sup>④</sup>汉员大小二十余人。

同寅宋子山廷模，云南举人，为觅美国护票。

洋兵入城各分地段，余所居椿树二巷，先为美界，美兵官住长椿寺，子山为觅。后德兵入，又为德界，于是程少棠者，先为同文馆德文学生，龚镜初时为德兵办粮台，二人均为觅德国护票。

十四日洋兵入宅，取衣数袭并衣物数件去

洋兵入城半月来未至余宅，是日有同寅陆午庄嘉晋，广西临桂举人来访，遂闯入。又得护票，后洋兵有认本国票不认他国票者，又有本国票亦不识者，其间良暴不齐，遭有幸不幸尔。

德兵初至颇骚扰。同乡殷子和诜，贵阳人，时在顺天候补知县，颇受其扰，来与余谋移居，因看校子胡同郟阳馆并南横街贵州会馆俱不妥，二处均为美界。后

① 端邸，指端郡王载漪；庄邸，指庄郡王载勋。

② 徐桐、崑冈，时都任大学士。

③ 庆邸，指庆亲王奕劻。

④ 徐郟。

股移绳匠胡同，余始终未离本宅，殆天幸云。

内阁设公所于柏林寺

在国子监东，先设于法华寺，洋兵不允，始移此。各衙门皆就占其屋分驻。

闰八月十八日全权大臣李傅相至京，寓贤良祠，……各城门均有洋兵守，行人时或搜括财物，城外路上常有劫匪。

九月 闻两宫幸太原

东南救急会许代送官眷漂海回南者，同识来约，以未稳便中止。

时由通至津无客站，饮食无卖者，铁路皆洋人主之。

各省同乡官汇银入京接济。

十月 闻两宫幸西安

绅士设协巡公所

先由洋兵巡逻，甚扰，夜挨户点灯，昼以水洒道，至是始由绅士招人办理，地方稍靖。

十一月 和议条款颁行

十二月 初十日授山西蒲州缺

二十七日于公所得行在上谕

### 二十七年辛丑 六十一岁

二月 二十八日赴行在谢恩

先，放福建泉州府万本敦徵生来约，与广西思恩府杜庆元、江西饶州府齐兰、江宁遗缺府钰斌联名请吏部代奏谢恩，可免赴行在。余以诸人皆南方缺，余之蒲州去西安仅三百余里，可以赴任，不可以赴行在，于理不合，因辞之。是时行在咨起内阁批本处满股人员，欲随行，不果。又户部朱伯平有基，浙江肖山人，由内阁改官，奉调赴云南，由海道走，与结伴不成。遣

人往天津探海道，来言铁路皆洋兵主持，店口未设，饮食费事，而前此由京赴陕者皆走北路，因定计陆行，向同乡陈小石京兆觅日本出城护票。陈名夔龙，贵阳人，丙戌进士。

二十七日入夜，兵部李侍郎昭炜，内阁前辈，安徽人，甲戌庶常，忽贻书言，洋兵定期赴山西，万不可行。余以车价数百金付讫，索之不得，商同行者，改期不允，遂与恩元<sup>①</sup>商定，余持行李偕鼎元往晋，恩元侍王淑人与同乡谢汝锷镜泉，仁怀人，新选四川邻水令，结伴走海往四川。随余行者，刘子嘉永亨，甘肃秦州人，丁丑庶常，时官少詹。又云南临安府党仰山蒙眷口并广益公铺伙郭紫峰宝琛及其他客商十余人。车用贯市李光裕标局。至贯市闻居庸关有洋兵驻扎，标局因遣人至昌平觅德国护照并约一翻译生同行。

三月 初三日至宣化府

见口北道灵寿芝椿，前满侍读，时洋兵出没不常，寿芝为言，须绕道数十里至张家口。宿胡家屯，闻前数日洋兵亦在屯伤人。过此，标局始展旗出兵器，同行者稍免戒心。

初七日至积儿岭入山西界

初九日至大同镇

见郡守李子丹桂林，直隶临榆人，丁卯同年，丁丑庶常，由翰林侍读简放，以教案牵涉，旋解任。

十七日至太原府

始闻洋兵至故关退回之信。

太原为毓中丞<sup>②</sup>纵拳匪杀洋人十余、教民百余人，讹

① 杨树之子杨恩元。

② 毓贤。

言洋兵欲至，城中迁徙一空。

由贯市至太原，人民逃避，市面关闭，居无店。岁歉，斤草须钱二十文。大兵经过，荒凉之极，十室九空，人家门窗户壁均折毁不存，路遇溃兵日凡十起、十数起不等，同行有惧心，食费甚昂，且有买不出处。北路人皆食油麦、火麻油，外人不能咽，白面及香油、白盐均难致，行者苦极。至并垣，岑中丞<sup>①</sup>正求雨有应，在省阻雨三日。

二十一日赴西安

二十八日至平阳府

平阳一带尚未有雨，饥民甚多，田荒不治，凋敝可伤。……

四月 初五日至蒲州府

初十日至西安

十一日移书院街田宅

……见王中堂<sup>②</sup>，闻赔款已定，洋人将撤兵，有电谕至京，言撤兵期定即下回銮诏。见署吏部侍郎陈瑤圃邦瑞，浙江人，丙子进士，由内阁改官，引见一切俱托其办理。

十五日赴行宫谢恩

即旧陕甘督署，自辰刻起身入内伺候至巳刻退出。

五月 初二日回太原

初六日至潼关

初八日抵蒲州

二十七日至太原府

六月 初一日稟到

① 岑春煊时任山西巡抚。

② 王文韶。

初二日署藩台吴赞臣廷斌，安徽泾县人，持帖传见，为言调署泽州。余以泽州教案甚重，力辞不可。至初五日见抚台岑云阶春煊，广西西林人，乙酉举人；署臬台恩雨三霖，满州镶兰旗人；冀宁道胡揆甫湘林，江西新建人，丁丑庶常。

十七日由太原赴泽州

拳匪肇乱，泽、潞为烈。凤台、高平杀教民至数百人，烧毁教堂十余处，阳城至戕害典史，前守陶海山志騊以惊悸卒，继者江正甫忠撤任，孚子安仁革职。教士要挟不已，索赔甚巨，同官视为畏途，故以余承其乏。

二十七日至泽州府

七月 初一日接印

初五日遣散乡勇五十名

前任设乡勇四百名，摊派属下各出饷四、五百金不等，众苦之。历次裁汰，仅留五十名，月饷约二百余千，派城内外盐店、当商及铺户按月支应，皆不愿。而乡名〔勇〕附名为府中管带，一切教士往来、委员出差、凤台摧〔催〕粮皆用之，太守出不过十人八人执械侍从壮观瞻，余以地方安靖不必扰民，毅然裁之，人情欣悦。

议教士赔款

凤台三万余千串、高平二万八千串、阳城八千数百串，陵川乙万余串、沁水一千有余串。赔款一宗，五县办理不一律，高平则数自下议，款自上给；凤台、阳城有先断百姓出钱者，其人无钱，以产业抵之；陵川、沁水则著落百姓出钱，后以产业抵者，教民又不愿抵，欲得银，纷纷诉告不休。时教士席开蒙，和兰人，高尚志，潞安人，主议教案。各县乱后，经教民控为拳匪者多

有拖累，席尽欲骈首，余坚执不允。为通飭各县，凡有教案均须原被到堂质对确实，始议罪；如仅有被告，而原告不肯到案者皆释回，交地方官取保候质。余在泽半年，微特始终不戮一人，并以教民牵控者，亦未妄责。

#### 劝绅富捐

凤台三万六千两，高平三万两，陵川四千两，阳城三千两，沁水二千两。

八月 二十四日往陵川勘雹灾

九月 十三日赴阳城过考

十月 二十一日闻高平县于二十日聚众抗捐事起

派管带练军傅、都司德生、李驿丞祖祺往高平密查，见教士席开蒙阻其勿赴高平，暂住泽州。连日席来署亟言高平百姓欲杀教民，奔来泽州者约百余人，悉求安置保护甚切。二十四日派巡检杨福昌率练军送教民回高平，出保护告示多张，令其各归各里，切无生事。二十九日札高平令讹言仇数有无其事，并飭凤台令查拿外县传单过境，按律惩办。时潞安教士翟守仁亦函来，急言教民异常惊惶，恳请保护，余回言高平聚众系抗捐不服，与贵教无干，力保无事。

十一月 初九日赴高平查办聚众案

高平去郡九十里，首站长平，次日至县。省城派潞安府俞久甫恒，浙江山阴人，候补直牧陈葆初征良，浙江会稽人，俱至高平。先后获犯牛文炳、李东梅，押解长治县陆槃之叙钊大兴人究问。十三日见百里社首。先是省中通飭劝办善后捐，系指定绅商而言。高平令高峻峰凌霄，直隶天津人，庚辰庶常，为岑中丞特保，急传绅士派定捐银乙万二千，意以为竣事矣，乃

旋奉省檄派高平三万金，遂乏策，而绅富不能再出，乃议将不足之一万八千归于里下，每亩摊派，各里情况不一，有一亩派至百五六十文、数十文不等，众始譁然。劣绅郭士基者，甲子举人，以广灵训导，大计革职，素不安分，因勾结讼棍李东梅、光棍牛文炳谋敛钱肥己，于是煽布鸡毛传单，纠集千数愚民，以捐重缴农器求护票出境逃荒为辞，人多势众，以书院经教士住过拆毁之，开班馆，放出被押者十数人，逼令县官出豁免一切捐输告示百张始散。次日后纠众敛钱，稟留高令。余以高平屡次聚众，不重惩一二人不行，适委员俞、陈二君意与余合，于是谕百里社首，约亩捐、斗捐照章抽纳，绅商捐不准摊派里下，众情帖服。是日得藩署牌示飭余赴蒲州本任信。

十四日闻陵川、阳城均有聚众事，壶关、黎城均然。

十五日具会稟稿

郭士基等援例就地正法。

十六日回泽州

十八日通稟阳城、陵川聚众事

阳城令熊方燠，江西高安人，癸酉拔贡，素与劣绅段贞吉相契，以熊生日，段为召优演戏。时以捐输赔款，带征上年下忙及本年上忙，又借还仓谷并征，民力未逮。余函飭斟酌缓办，熊不以为意。百姓有与段仇者，约是日入城，擒段殴辱并挟制县官出示免输如高平故事。熊得信，闭城命他绅谕散。陵川代理者为泽州府经郑宝书，直隶大兴人，恇怯无能，亦以捐输过重，众人城烧毁户书房屋，逼其出示豁免一切捐输。

十九日赴潞安府

离泽州二百二十里，经高平、长子，行三日，住府署。

二十二日提审牛文炳、李东梅，招出郭士基，于二十五日拿获郭士基，复审招认画供，遂具会禀。

十二月 初一日回泽州

十七日送印至新署李峻丞，得交代结，即日启行赴蒲州。

二十五日至蒲州，二十六日接印。

### 二十八年壬寅 六十二岁

正月 十五日奉飭查办万泉县聚众抗粮事，二十八日行。

去郡二百十余里，经临晋、荣河，三日至县。蒲州六属，万泉民情为悍，放赈时已聚众殴委员，前任未与深究。差徭一局自阎文介<sup>①</sup>定章后各属遵办，惟万泉阳奉阳违，盖官与绅均牟利讨自便也。署斯缺者为俞宝奎，云南陆凉州举人，明断不足，该里民局经劣绅把持，一切账目朦蔽上下，官民俱不过问。为协济临晋兵差亏空，议欲于亩捐中加抽赔补，俞受其欺，定章每钱粮一两抽亩捐一钱五分，火耗一分五厘，劝其出示作抽一钱七分，经藩司驳斥不行。而北乡太朝十四村以冬季天暖，青苗间有虫食，聚众禀请报灾，俞又不允。遂于钱粮起解时坚不给车。俞提劣绅解元辂等戒飭，而张象离等遂抗不支，平斜集多人上控河东道，禀请委员来万泉收粮。余由泽来蒲，解元辂等于往过北乡镇时递呈，余交临晋姚令楷查办。姚本万泉实缺，兼署荣河，于樊桥见伊，得悉颠末。而俞令通禀抗粮，恳请查办，抚宪派余，余以情节甚轻，随到万泉，次日传见绅士宁康等七人，又传见新旧里总百余人，令其具结，限二月内将下忙钱粮扫数全完，众皆

<sup>①</sup> 阎敬铭，谥文介。

允服。

- 二月 初五日通禀查办大概情形，并扎万泉、临晋催促上控诸人来府审讯，辰刻起程旋郡  
二十一日提审万泉聚众抗粮案
- 三月 初十日再讯万泉聚众抗粮案
- 五月 十三日上万泉县聚众抗粮案通禀  
凡褫革拔贡解迪功、生员解元辂、畅安仁、张象离，里总张化南五人。

### 三十年甲辰 六十四岁

- 九月 二十九日永济聚众案起  
蒲属东南永济、虞乡一带，逼近中条山，果木最繁，以柿树为尤多，不下数十万株，村民以作醋、作酒，销行附近各县，味虽不佳，土人以其贱，饮者颇众，每斤仅制钱三十文。自公家议重征烟酒税作练兵经费，定烧酒每斤征十六文，柿酒减半征八文。顾蒲属种柿，各地皆已按亩纳粮，与田产无异，且每斤二三十文，除柴炭人工外，余利实亦无多。今按斤征八文，乡民骤膺此重负，皆不甚愿，自春间累递禀请减，上台以各处定章皆系一律，未经允准。各县若善体下情，开报斤数稍从减少，自可稍留余地；乃查定出酒数目，又系省中委员会同查实，意在多报邀功，遂使民人终岁勤动之资，几若竭泽而渔。虞乡赖令锐意兴学，壤地偏小，款无可筹，多因事勒罚，民已苦之。永济令项则龄平日以严厉临民，虽百姓畏威，下情未免否隔。至是虞乡先在社庙聚众邀免酒税，赖令以权宜暂行解散，禀报到府。余知永济亦跃跃欲动，遂飭项令赴虞与赖令熟筹善后，并沿路查看民情，俾免生事。乃项

令赴虞时，途中乡民已纷纷聚议，留一日即返，沿途若推诚抚慰，未始不可戢众情，乃仍用平日严厉手段，谓尔等如果聚众，当按律惩办，必不保首领等语。乡民以取之务尽，不得已而聚议，今复受此一激，遂愤不可遏，于二十九午后众遂入城，拥赴县署，击毁门窗、隔扇、官轿、暖阁等，项令与家属等逃匿民房。余闻信后密派游击谷国栋保护教堂，典史王葆贤照料监狱、仓库等处，并派教授张芙萼、训导李光远及清徭局绅前往晓谕。管带练军姜树生秉性凶莽，不来商酌，仓卒带练军十余人赴县弹压，人多势众，遂起争闹，误开枪伤众，百姓夺枪殴伤练军三名，百姓死二人，伤十数人，失去枪枝、马匹。傍晚，众议举老民四人进府署求恩，愿缴枪械，即飭从速解散，诸事再议。二鼓，百姓均出城。次日姜管带来见，盛怒未息，急欲办百姓以泄其忿。经余大加申飭，姜虽带伤，亦不敢言。百姓闻知，始感激解散。

十月 初一日村民仍聚东乡孟明桥。传见各乡团总予谕帖飭令解散，听候秉公办理

初二日东乡团总展鹏翰等来见，述村民已解散。是日发聚众情形通禀，并函约卸署临晋陆叙钊来府帮同办理

初四日东乡绅耆等来见，缴枪二支，马一匹。命陆令与绅耆商议酒税办法

通禀上台，以近年柿收减少，造酒者不及从前，若照原定斤数，民力实有未逮，拟减去十分之二。

是日发聚众案已一律解散、地方安靖如常通禀

二十一日河东道委绛州牧朱善元会同办理查拿首要事聚众案起后，项令一夕数惊，平日意气颓丧殆尽，不

能复振，所有解散村民、重议酒税，皆余一手经理，旬日之间诸事就绪。惟此次聚众，虽由激成，而倡议滋事之首要不能不严拿惩办，以警刁风。朱善元曾任永济，河东道吴观察匡扎委来郡会同查拿。而东乡倡议聚众之绅士孟有新已闻风远扬，惟同揆文自行投首。南乡之祁凤翔、党凌霄均各拿获，并拿到当日入城首先动手之村民孟随合，当即问供定案，通禀上台，分别轻重监禁。又因项令曾派家人下乡查税，虽未讹索，而聚众之案即由此起。亦飭项令交出惩办，定以监禁罪名。项令开缺另补，此案遂结。

此案起事后，河东道吴派委员沈成章来查，沈据滋事之孟随合一面之词以回道台，因坐狱于地方官，又出示来蒲，以自首者免罪而县令出重资以购首要，同揆文因自首，余据以免同，而道台不允，幸朱牧为道台所信，余恳于中丞，文书往复数次，得允所请，始终不戮一人，保全甚多，姜管带亦得无事。

十二月 接藩署飭知调署太原府

## 上海信成银行始末

沈 云 荪

**编者按：**沈懋昭（缙云），无锡人，辛亥革命后，曾任上海军政府财政司长，是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信成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沈缙云经办的银行，还有中华银行和中华实业银行。关于这两家银行的史料在《文史资料选辑》76期和《近代史资料》总17号上已有刊登，关于信成银行，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史学著作时有提及。本文系沈云荪（沈缙云之孙）根据家藏资料撰写，对研究沈缙云其人和中国银行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我国银行史上，上海信成银行为中国第一家商办储蓄银行。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无锡实业家周舜卿（廷弼）和上海商人沈缙云（懋昭）倡议开办储蓄银行。沈缙云拟订缘起和简章，周舜卿负责筹集资金，并邀集志同道合人士共商协议，资本定额为五十万元，先收半数，其中周舜卿出资最多。是年秋，周舜卿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储蓄银行规章制度，知规模虽小，实为富民之本。归国后，修订章程，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国银行成例，而益求谨严，又派人东渡日本学习储蓄银行会计业务。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春，召开创立会，设董事会，首届董事周舜卿、沈缙云、王一亭、孙鹤卿、徐子云、顾馨一、林虎侯等。呈请清政府商部注册，呈文中写道：“为拟筹资本参酌日本章程在沪创设储蓄银行，以利工业而开风气，恳请批准立案事。……如蒙批准立案，拟即在上海地方建屋试办。”<sup>①</sup>嗣接商部

<sup>①</sup> 王志莘编《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第18—19页。

批准立案，相度地宜，绘图建屋，租定南市万聚码头沿浦起建三层洋房为总行根本地，而以北市自来水桥浜北设立分行为开办处。是年4月28日，北市分行先行开业，总行房屋也于8月落成。1906年9月11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该行正式开幕。南市总行总理为周舜卿，协理为沈缙云，经理为杨次梁，北市分行经理为顾达三。两行开办以后，业务颇为发达，信用卓著。

上海信成银行章程经商部核定共四十四节<sup>①</sup>。其中第二节银行定名：“谨遵商部奏定公司律，定为信成银行有限公司，一切均照有限公司定例办理”；第八节银行股份：“按照商部奏定有限公司办法，股本缴足以外不再向股东添取款项。日后公司设有亏欠，尽公司产业变偿，不得另向股东追补”；第十三节储蓄业务：“本银行兼办之储蓄银行，系为方便小本经纪及凡农工商食力之夫积存零星款项而设。存款不拘多少，无论何人凡有银洋满一元以上，均可存储行中生息。其款存储到行，立即给以存簿，凭簿往来收支本息。其息长期及满半年者周息五厘，不满半年者按周息四厘”；第十六节发行钞票：“奉商部批准有发行钞票之特权，印造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钞票，通行市廛。预备现款存储行中，以资周转”；第二十五节营业时间：“本银行兼办之储蓄银行，凡遇礼拜日期照常办事，并不停歇，以便工人得各以其暇日来行收付款项。”其他各节，规则明确，周密完备。

上海信成银行开办后，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协理沈缙云报告创立经过说：“商战剧烈之时代，各国商界所持以占优胜地位者厥惟银行，夫人而知之矣。第银行之组织不一，曰国家银行，一国之财政所出纳者也；曰商业银行，商界所以通有无资金周转者也；曰劝业银行，一国之农工商业所赖以发达者也；曰储蓄银行，为小

<sup>①</sup> 王志莘编，《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第22—27页。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发行，生活书店经售，1934年出版。

本经纪存储积备缓急者也。夫各国银行组织之完备，故民富国强有蒸蒸日上之势，吾国欲与之争竞，自当以广设银行为要著，遍查国中，国家则有户部银行，商业则有通商银行，劝业则有信用银行，亦云备矣；独于储蓄银行虽有议之而卒未试办，未免阙如。缙云拟有积余章程，周君舜卿见而称善。是年秋，亲往日本考察储蓄银行章程，知规模虽小，实为富民之根本。归国后，决意拟办，邀集同志公同会议，以商业而兼储蓄，拟招股五十万元，先收一半试办，认股既定，商部即行注册。当时集股之易，开办之速，皆诸同志协力扶助赞成此局，是本银行发起之大略情形也。”<sup>①</sup>

上海信成银行总行设于南市，分行设于北市。南北两行开办以后，行内分设二柜：一为商业柜；一为储蓄柜，业务发达。北市分行风气早开，故存款较多于南市总行，但南市总行柜存者，皆有心积聚之人，一经存款，日积月累，非若北市分行之旋存旋取，无恒心者也，并收存清政府道署库银。总分行各种存款最多之时达七百万元。并相继设立外地分行：南京分行初设于下关，后在城内坊口大街新造房屋，经理为周小芷；天津分行设于宫北大街路西，经理为陈溢庆；无锡分行设于北塘财神弄口，经理为蔡兼三；北京分行经理为唐浩镇。各地分行，业务进展一日千里。而汉口、奉天、广东、福建、新加坡等地，亦曾动议筹设分行。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上海信成银行发行钞票，流通市面。该银行因创立于清光绪年间，故钞票正面右旁印有“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公振”肖像，左旁印有上海信成银行自建行基图样。票面中印“华商上海信成银行”横式，中间及四角则印拾元票额，五元、一元亦然。两旁小字印“凭票即付，上海通用银元”，“只认票不认人，执此为照”，“大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穀旦”，“中国信成银行洋票永远通用”。至于钞票上

<sup>①</sup> 沈缙云报告手稿原件已遗失，此据抄件转录。

二枚红印，一为总理周舜卿，一为协理沈懋昭之印章。背面除印有“华商上海信成银行”中文外，均印英文，钞票号码在二旁，并有总理周舜卿英文签名。该银行发行之钞票，最高额时达一百一十万元，各地分行皆可通行市面，因各地平色不同，在票面上注明通用地名。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南京无锡两分行曾发行“龙圆钞票”，因纸质软松，易于破碎，遂将该票调换总行发行的日本印版钞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上海金融受军事影响，掀起提款和挤兑钞票风潮。上海信成银行在华商银行中，素称殷实，资本金已增至一百一十万元，公积金十万元，每届发给股东官利七厘余利五厘，上半年度结算，已有赢余十万元之谱。但市上谣传纷起，人心不宁，持票兑现者众多，以致现银顿缺，因此华商各银行公议：“凡持票取现者暂缓一礼拜”。<sup>①</sup>上海信成银行通告说：“本埠自鄂事影响，居民争向各银行提取存款兑换钞票，以致华商银行大受挤轧，不得已，公议暂停七天，本银行筹备现款，将次舒齐，并至香港装运现洋，亦将到沪，准在初三日照常交易”<sup>②</sup>等语。七天期满，上海信成银行开始兑现，一时持有钞票兑现者，纷至沓来，颇形拥挤。凡持钞票五元者，兑换银元三枚搭给大清银行钞票二元，如十元钞票，则兑换银元和大清银行钞票各五元。兑现者从银行大门鱼贯而进，兑得现洋，即从后门而出，秩序井然。二天后，持钞兑换者已寥寥无几。

1911年11月4日（辛亥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成立军政府，因治军行政需款浩繁，经济极为困难，事机急迫，拟将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钞票，由军政府担保，支发军饷及其他的用途。当时上海军政府的告示如下：

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军政府自管理上

① 《鄂江潮中之银行》。（《民立报》1911年10月18日第五页）。

② 《鄂江潮中之信成》。（《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第五页）。

海以来，首重维持市面，而以流通金融为第一要义。近来上海市面恐慌，达于极点。然目前急救之法，惟有流通钞票，使全市行用，方可补救。查得上海信成银行以商办合资有限公司开办最早，资本充足，章程周密，办事各员诚实稳妥，固已遐迩咸知。该行钞票自应通行各埠，一律交通。而该行钞票现准由本军政府完全担保，以期畅行无阻。如庄号及店铺或有挑剔，以致阻碍行用者，本军政府亦以违背法律论。其余各华商银行钞票，如兴业、四明等亦一律通用。凡吾同胞，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示。黄帝纪元六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五日。

后因军政府财政稍有头绪，将原来担保信成银行钞票的计划打消，自行组织中华银行作为经济的枢纽，发行军用钞票，以资应付。上海军政府又为取消担保信成银行的钞票事发布告示如下：

沪军都督陈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军政府自恢复上海以来，治军、行政百务待兴，仓猝之间，需款孔急。查照万国通例，当此军需紧要之时，惟有发行公债票、军用票等以应支发。无如事机急迫，办理不及，因拟指用信成银行钞票，支发餉糈。前已示谕，由本军政府担保该银行钞票，期于金融不致阻滞。数日以来，财政机关业已粗有头绪，议定即日创立中华银行，以为经济之枢纽。所有公债票等，亦拟次第发行，日前担保信成银行钞票一节，当应取消。惟本军政府组织银行之本旨，在于流转金融，并非把持货利。所有本埠一应华商银行，仍应竭力保护，各银行所出钞票，亦应一律通用，勿得阻抑歧视，致妨市面，是为至要。除分别照会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本埠商民人等一体周知。特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缔造维新，振兴实业，上海信成

银行业务兴盛，一时颇呈繁荣现象。该行拟大加扩充，建议改为实业银行，议定名曰“中国信成实业银行”，改订章程，呈请大总统批准，资本金一千万元，先收足五百万元，除旧有之一百三十万元外，添招股本三百七十万元，以足此数。至其余之五百万元，则请政府筹拨公债票，以补足之。孙中山先生曾允任该行名誉总董。据1912年3月10日该行第六届股东会上协理沈缙云报告说：“世界更新，非改弦易辙不足以图存，现拟将本行改为实业银行，因新政府注重实业，极力提倡。将此意禀之孙大总统，极蒙赞成，并蒙允解职后担任本行名誉总董，已致函承认。当将孙大总统来函宣布，遂将现订草章及招股章程当众宣读，并请股东议决。”兹将孙中山先生函抄录如下：

缙云君执事鉴：执事诸君以信成银行拟改为实业银行，创实业金融机关，以资流通挹注。热心盛举，弟极赞成。辱认弟为总董，职任甚重，而弟为东西南北之人，何以克称，若以同情之末，许为名誉之员或庶哉[几]耳。专复。即颂近安。孙文。民国元年三月三日<sup>①</sup>。

惟此举倡议较巨，筹备多时，未见实现。

先是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策划上海及长江流域革命活动，由沈缙云主持之上海信成银行以民营商业银行为掩护，实则筹措经费支援革命财政之命脉。至民国成立，上海信成银行为革命活动费用前后所垫之款达数十万元之巨。于1912年1月，沈缙云具文呈请沪军都督准将挪垫之款予以报销。但因上海光复时，前清沪道刘燕翼（襄荪）逃避租界洋务局，将前清道关存款簿据送交比领事薛福德收存，军政府虽经向领事团交涉，一无结果。故信成银行所垫挪之款，拖延未归。兹将呈文原文抄录如下：

前上海财政司长沈懋昭为呈请事：窃懋昭经营革命，历有年所，一蹶于湖北唐氏之役，再蹶于香港查没之举，屡经

<sup>①</sup> 孙中山致沈缙云原函已遗失，此据抄件转录。

挫折，此志不衰。至近年组织民吁、民立等报，复一以文字鼓吹。天佑中国，武汉一发难而东南各省次第反正。都督以物望所归，统辖沪军，懋昭忝随骥尾，承乏财政。值戎马仓皇之际，当楚歌四面之时，沪军需饷既不可稍缓须臾，而各地之接济又悉视上海为要枢，军书旁午，无日不有。懋昭罗掘俱穷，勉支危局。任事匝月，无一时一刻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所以能免于陨越者，幸得常从懋昭所经理之信成银行中挪借巨款，而信成银行之所以能贷于懋昭者，因有前清沪道公款二十六万余两存于该行之故。燃眉暂救，非能久假不还者也。侧闻光复以来，前清帑贮悉入公家，当懋昭交卸财政即思具呈钧座，请将前清沪道存于信成之款与懋昭挪借之款相抵，以免负债。乃甫卸财政，即承江苏都督委任为通阜司正长，粟六奉公因循未果。兹闻启节因公来宁，用敢详述前情，呈请察核，伏恳查照。懋昭此项挪移之款事属因公，免其赔累，准将前清沪道存款作抵，曷胜感禱待命之至。

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批示于后：

据呈已悉。该财政长经营国事，夙著热心，肇划财政，尤能勉为其难，殊无听其因公赔累之理。惟所请以前清沪道存款作抵一节，查沪道存款关涉赔款，现道署各项契据均由领事团收执，俟将来收回后再行查明核销可也。此批。民国元年正月二十日。陈其美印<sup>①</sup>。

前清政府上海道署在信成银行的存款二十六万余两，被各国驻沪领事团作为赔款提取了，该行无法扣留。因此，该行资金受到极大打击。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沈缙云参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动的讨袁之役，事败，被袁世凯通缉而亡命大连。9月1日，上海信成银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上总理周舜卿说：“本行协理沈缙

<sup>①</sup> 录沈缙云呈文原件（见照片）。

君云离沪时匆促不及交代，所有南市总行平时由其一人主持……”。并有一股东提议：“拟举素有声望者四人或六人，会同商会诸董事清查沪行之账目，人欠欠人，究有若干”。公推张云樵、吴少山、汪幼安、严康侯、许省吾五人为查察员。10月28日上海信成银行再次召开股东大会，会上该行查账员汪幼安报告账目说：据第七届账略观之，两数相抵，固属有盈无绌，但细究内容，贷出各款或以少押多或无信滥借以及烂账或以已经破产等类，盖居贷出款中十之二三，而沈协理缙云自欠及经手三十二万三千余两，并洋六万七千余元犹未计焉”。

上海信成银行因受沈缙云支援革命军费而挪用之款未能归还之影响，银行资金短绌，周转困难，业务渐告不振。至1914年秋，该行将存款全部发还，发行之钞票亦如数收回。各地分行相继停业，总行亦宣告清理。

##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编者按：**阎锡山（1883——1960年）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山西新军起义后，任山西都督。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控制着山西省。曾任山西省督军、省长、省主席，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曾一度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逃往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1960年5月23日卒于台北。回忆录主要记辛亥革命前后他本人的主要活动，其有关太原起义记载，对研究山西辛亥革命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所谈民国初年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山西情况虽较简略，但也提供了一些重要史实。可供研究之参考。

本文原刊于1968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一书，现据该书全文转载。

### 一、我幼年的时代背景与献身革命的经过

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绪九年公历一八八三年），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因一切不图进步，故事事相形见绌。在我的幼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政府黯于时势，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咸认政府即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期以改造政府挽救国家为己任。但因主张不同，遂有保皇党（又称立宪党，维新党）与革命党（初称兴中会，继改组为同盟会）之分立门户。前者以康有为先生为首，主张君主立宪。后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主张民主共和。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立宪，受慈禧太后之阻挠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

驱使，为了维护子孙帝业，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澎湃全国，清廷方图于癸丑（辛亥后二年<sup>①</sup>）立宪，已不及措。后人每有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立宪，国破家亡”，这实在是对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

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反对奇技淫巧，即妨碍了发达物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是以德显能，“利用”是以物养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发达物质。“孝悌力田”，即是重农。“日省月试，既稟称事，所以劝百工”，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淫巧，不是指发达物质说，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中国自古以来教民生活，不贵异物贱用物，不作无益害有益，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淫巧，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惟实现正德利用厚生，必须是天下为公的政治，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为时一百六十余年，即变为传子，一私一切皆私。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反遭到政府的打击。此等行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继秦二千年来的政权，做法虽变，但均师其意。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国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质学问不能发达，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

中国儒家的学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中国自古以来，说人民的幸福，一为寿，

<sup>①</sup> 1913年。

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攸好德，五为考终命。亦必须加大生产力，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其余寿、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明末李自成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的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历一九零一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张维清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余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敷等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谕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我闻其说，奋然兴起，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翌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历一九零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均为同盟会会员。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则自觉判若两人。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余人，超过前五批的总和，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但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也多是这第六批留学生，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

我们在日本时，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并禁止革命书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南洋大臣端方，要求他们停止残杀，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换他们两人的生命。我们返国之后，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须以留学生为主干，一则因我们对袁世凯、端方的神经战，使他们有了戒心，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我对平均地权这一句的意义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他告诉我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量，也不是质，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地亩多少，也不是说地质好坏，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我听了说：“我还不明白。”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个钱，现在因繁盛起来，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还是公尺，但我曾问：“美国也是花银子，说两数么？”他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名叫套如，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所以我和你说的是值七百两银子。”我说：“那么，你所说的平均地权，

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他笑了笑说：“你说对了。”他继续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不是人力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不应当让地主享有。应该由国家享有。”我说：“我明白了。”他又说：“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世界上太多了。就我们中国说，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是这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我接着问：“商埠码头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他说：“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我又问：“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我复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他说：“不可，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中山先生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思之，尤觉敬服不置。

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分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张瑜、乔煦与我四人，其他如浙江黄郛，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翥，云南罗佩金，湖北孔庚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肄业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且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连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

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老师亦仅给及格分数。

我留日期间，正值明治维新，不论政府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的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日俄战后即渐渐减

退。因为战争一结束，社会党（社会上称之为过激党）的传单逢军人即散，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比如说，你们军人死了许多，为日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在此种煽动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狱，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我遂佯装患病，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亦社会党人）诊断，允准住院。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除了医院费用，所余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历一九零六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的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回晋后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僧侣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

其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阶段，看见上海报载，广

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余，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方觉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民国前三年（清宣统元年公历一九零九年）毕业返国，绕道朝鲜旅行，经京城（今汉城）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我窃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因我穿的是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分别。一望朝鲜大臣之可怜模样，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视。住旅馆后，朝鲜报社记者来访，最后含泪无言而别。至平壤，见有一座建筑崭新的楼房，经询问获知为妓女学校。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的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由冯曦领导，前往韩国参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 二、掌握山西武力与太原起义前后

同盟会因为种种关系，把革命任务分开了江南江北两部分。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江北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决策。

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军队分新军与旧军两部。新军为一

个混成协（旅），下辖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连），姚鸿发任协统（旅长）后，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炮兵营和辎重兵队拨归二标代管，全协共四千余人，悉驻太原。旧军为巡防队十三个营，亦共为四千余人，除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代县）、平阳（临汾）者外，驻太原者计三个营。旧军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新军则大半为我和我的盟友或同学所统率。我回晋之初，被派为山西陆军学校教官，三阅月升任监督，旋为实际掌握新军，以种种努力，获调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中校团副），一年后升任标统（团长）。这时一二两标虽改名为八十五标与八十六标，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称之。其间清廷于北京举办留学生朝考，我遵命前往应试，得中举人。

那时山西军中的山西籍人不过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谓“老营混子”。我于就任标统后，为使新军易于掌握，且易成为有朝气有团力之革命武力，于是提倡征兵，山西巡抚丁宝铨与新军协统姚鸿发咸表赞同。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为事实，则尤应特别归功于山西谘议局局长梁善济的支持。征兵制度实行之年，新军步兵两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员即皆成为山西籍的劳动农工。其明年，新兵与旧兵就成为八与二之比了。

姚协统鸿发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他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关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的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我与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越日夜密谋，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暗中鼓动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我第一次回国时由日本带回之炸弹，一直由我们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本来打算以一颗由王建基、徐翰文携绥远，一颗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与山西巡抚。嗣经再三斟酌，此种举动之后果，非我们所能把握，不若运用军队成功，再举义旗，在革命前途上更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会全般革命计划，遂即决定中止。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在山西巡抚陆钟琪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的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的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

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

“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来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洩露。”

这段话谈完之后，我就与赵戴文同志估计了一下我们在新军中可能使用的力量，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墉是个旗人，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墉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他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辘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姚以价、熊国斌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研究到这里，赵戴文同志说：“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么？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我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越数日，首光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十九日。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连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召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命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塘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作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张树帜同志到一标运动，费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与不

革命的人意见分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张等队伍开出南北再行举义回打太原或围困太原的。惟因军心倾向于不开拔者多，故最后得以运用一致。首先一营中几个头目联合到三分之二的头目，将军械库开了，子弹抢了，锅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二营亦起而响应，向一营分得子弹一部，并决定翌日晨由二营管带姚以价指挥入城。

一、二标均连系妥当之后，时已午夜后二时，我因李执中跳井的事恐有洩漏，便拿起电话耳机听有无说法。刚拿起耳机来，就听到抚署告督练公所与提学司说：“武昌大智门克复，鄂乱不日可平，应告知军学两界。”接着听见督练公所电话叫一、二两标。当时我深恐这个消息传下去，可能遏止了翌早的举动，遂一面着人告知二标本部勿传此电话，一面听一标是否传此电话，许久迄未听得，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一标本部通各营的电话早被我们的同志割断了。

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抚署前门进攻时，协统（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的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附）时，经另一盟友贾铭甫之介绍召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未作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当时因陆巡抚之

随侍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是日，山西谘议局及军政民代表集会，举我为山西都督，温寿泉同志为副都督。我在就任都督的大会上，曾向军民说：“太原虽然光复，不可认为成功。因革命如割疮，我们已往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的开始。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早动，对全局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亦甚大，愿与诸同志军民本高度的革命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在与文武僚属的集会上，曾向大家说：“只为人谋，不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圣贤是也。为人谋，亦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豪杰是也。只为己谋，不为人谋，失败是失败，成功亦是失败，糊涂人也。吾辈当勉作前者，忌作后者。”在与我的同志的集会上，曾向他们说：“尽人事听天命，为社会上普通的道理，我们革命同志应当具有‘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天命与人事何分’的意志。”这三个场合上说的这三段话，我现在忆及，犹历历如在眼前。

经过整天忙乱之后，傍晚才到寓所接受亲友对我的道贺，因为这一天适为我二十九岁的生辰。在我自己实在没有兴致顾及这些私事，因为从这一天起，革命的担子更沉重的压在我的双肩，一切一切都需要亲身处理与担当。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住在二标二营，一标三营管带熊国斌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兵来，一见我就说：“我是来保护都督来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抚派，此来必然是乘我不备为陆巡抚报仇。我毫未迟疑的答覆他说：“好罢！你先命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当他再进来向我报告时，我就一枪将他

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说：“熊国斌是要反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原地候命，不赞成革命的自动回营。”结果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结束了这一惊险的场面。我从献身革命迄今，有八个自分必死而未死的场合，这可说是八次中的第一次。

虽然在我举义之次日，清廷即下诏罪己，准许革命党人依法组党，但有识者皆知此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祸，为中国的前途计，必须彻底摧毁满清的统治。我虽然向军民宣布先求固守，然我的内心中总认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清廷影响尚小，顶好是出兵直隶（今河北）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断绝平汉路的交通。惟感力量不够，又不敢轻作尝试，于是仅先移师一部进驻娘子关，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果清廷命第六镇（师）军由旅长吴鸿昌统率，向山西来攻，并辅以旗军，而防其贰。

我正与诸将领及幕僚人员集议如何迎击清军进攻，忽有清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将军之参谋周维桢君持吴函来见。吴将军给我的信开首说：“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然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继又说：“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吴禄贞将军为士官同学，惟较我早四期，故前未之识，但我深知其归国后，积极致力于革命工作，故当时即拟以同意复之。但我的幕僚人员则以为应防其诈，我说：“岂有骗人的吴禄贞么？”他们都说：“今清廷势力尚属完整，不能不加防范。”于是决定先与吴军合歼旗军，以清燕晋联军之障碍。当托周维桢君建议吴将军先令旗军攻固关，晋军击其前，吴军击其后，旗军歼，燕晋联军之举自可实现。

从周维桢君的谈话中，知道在太原起义之同日，驻滦州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驰电清廷促请立宪，并削去皇族

特权，组织责任内阁。清廷深惧滦军兵临城下，一面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对张等传令嘉奖，一面派吴禄贞将军赴滦宣抚。张、蓝、吴同为士官同学，且志同道合，吴将军乃在滦军中鼓吹革命，全军为之感动。比得悉清廷令第六镇军攻晋，乃疾返军次。始欲只身入京，吁请清廷正视大局，延缓攻晋，继虑恐因滦事被执，乃诡以招抚晋军入告，清廷虽疑其不诚，然卒以山西巡抚授之，冀以爵诱。殊不知革命志士只知一义，非利禄所可动摇，清廷此一任命正给了吴将军一个联晋覆清的护符。

周归后，我复使当时担任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开玩笑：“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吴回复我说：“这是那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于是我们就约晤于太原石家庄间之娘子关。吴将军于九月十四日（太原光复后六日）偕旅长吴鸿昌，参谋何燧依约而来。吴与我谈话中，述及袁世凯所练六镇新军，除第一镇为旗人，第六镇为吴部外，其余统制，皆为袁之私人，清廷虽忌袁，此时又必须用袁，故九月十一日宣布摄政王载沣退位，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罢黜，十二日即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一入京，则六镇新军为袁用，即为清廷用，吾辈欲成大事，必须阻袁入京。我对他的看法，立即表示赞同。当时因吴将军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他的诚意，于是我的幕僚人员亦均释其疑虑，不再坚持先歼旗军的条件。我遂即决定派一个混成旅至石家庄，与吴将军所部合组燕晋联军，吴任都督，我任副都督。临别时吴问晋军何时开动，我说：“第一列车随公而后即开。”

吴将军返石家庄后，以车站票房为行辕，夜与其参谋周维桢、张世膺治军书，忽有人入，以贺问晋巡抚为言，枪击中吴要害，周、张两参谋亦同遇难。时为九月十六日午夜，实乃十七日之早一时。晋军先头部队第一营，由刘国盛率领，于斯时甫至，惊悉吴将军被刺，且见石家庄秩序大乱，乃原车返晋，并拆毁铁

路十余里，以断追路。当时在吴部之同盟会盟友随晋军来归者，有孔庚、王伯轩、倪普祥、李敏之诸君，据他们说：吴将军之死，乃清廷以二万两银子买通其部下吴旅长鸿昌所图，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

此一意外祸变，使我们阻袁入京之谋成为泡影，饮恨之深，实非言语可以形容。而吴将军之英俊豪爽，肝胆照人，料事之确，谋事之忠，在娘子关之短短一会，在我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表彰其壮烈精神，特于民国二年（公历一九一三年）发起铸铜像，建石碑，撰文表于成仁地点，以纪念之。

清廷以第六镇军经此变故，不克平定晋事，乃于十月下旬复遣其精锐第三镇军由娘子关攻入。这一支兵的带兵官，如统制（师长）曹锟、协统（旅长）卢永祥、管带（营长）吴佩孚、队官（连长）王承斌、司务长（特务长）张福来，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清军击破娘子关后，我前敌总司令姚以价率众退返太原。此时有主张烧毁太原城者，有主张与清军议和者，我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分向南北退守，以图再举。当商定由副都督温寿泉率南路军退晋南，我率北路军入绥远。当时我与大家说：“九月初七日决定起义之深夜，我即得悉武汉大智门有被清军克复之讯，那时恐影响起义之信心，始终未与诸将士言。我敢断定今后革命军必随全国人心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革命工作是以小敌大，以寡敌众，必须经百败而后成。今日之分退，即将来合攻之基，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回，奋斗到底。”

乘马出北门后，我与偕行之总参议赵戴文，总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张树帜三同志说：“今日在马上身轻欲飞，终感到世所谓‘如释重负’之语是怎样的情景。”盖我自起义至退出太原，历时四十五日，未脱衣，未就床，故至此特有是感。

北行抵河曲，得清同治年间所制上鐫“神功大将军”大炮四

尊，能容火药十斤，射程三华里，声闻三十华里，众以天意助我，士气大振。我乃与诸将士于阴历十一月初四日在河曲之黄河滩郑重盟誓，然后向绥远进发。二十三日行抵包头城下。包头清军欲以供给军饷不入包头城为条件，我答以限两小时腾出，否则即攻。其实我军实力不若包头清军远甚，而包头清军果于两小时内撤出，此即革命精神有无之所关。

入包头整补之后，继攻归绥。时清廷已调第一镇之一个旅增防归绥，官兵纯为旗人，战斗力亦强。故我归绥之战，未能获胜，且因桃子壕之役前敌总指挥王伯轩阵亡，士气颇馁。夜聚诸将商之，均言进攻恐全军覆没。我说：“胜败之机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转败为胜，此正其时。”诸将归后，赵总参议戴文说：“观诸将战志，进攻恐难有利，将如何？”我这时才告他说：“太原谘议局及军政界人士秘密派人赉文，欢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夜遭不测。”次早，我仍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比及东行五里，我复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晋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来欢迎我说：“共和了！共和了！”诸将士甚为兴奋。我对诸将士说：“共和虽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反不敢乐观。更应整饬军纪，争取民心。”

沿途餐风露宿，阴历除夕赶抵忻州。翌日接获段祺瑞电，嘱我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张巡抚锡銮退出太原，再行回并。我即复电说：议和是全国的事，回太原是我的责任。清军必须迅速腾开太原，否则即日进攻。段祺瑞遂复电谓：已令张锡銮离晋回京，仍望维持和平。我当复电允诺。太原各界代表闻讯纷来欢迎，我乃率部和平重返太原，执行山西都督任务。

我于太原光复之初，即曾派南桂馨同志间关南下，向中山先生与同盟会诸负责同志报告太原起义的经过与提前动作的衷曲，

并充任山西的代表。其后，光复各省代表选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以迄临时参议院成立，南北议和，清帝溥仪退位，这一段时期，正是清军由娘子关攻入，我退出太原转战绥远的阶段。当时因通讯连络不便，以故这些发展一直到返回晋省才得明了。

中山先生为急求国内的统一，以溥仪退位之次日，即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世凯自代。他自己则甘以在野之身，赞襄政治，促进建设。民国元年（公历一九一二年）秋，先生为树立议会政治的规模，以同盟会为基础，而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改组为国民党，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先生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翥、贡桑诺尔布被推为理事，胡汉民、张继、谭延闿、于右任等与我被推为参议。改组工作与国民党成立大会，均系在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

斯时，张謇所领导的统一党与黎元洪所领导的民社党，又拉了几个小的政团，亦合组为共和党，推梁启超为领袖。中山先生曾呼吁两党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以公理是非为依归，不以党见相倾轧，完成美善的政党政治。

是年九月中山先生特由北京莅晋，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曾嘉勉我们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感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对山西商学界欢宴上演讲说：“前在日本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掣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又在我的欢宴会上演说：“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

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方可言享福。文摒一己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这对我实在是过奖之辞，而山西革命同志与全体军民，受此鼓励，则感到万分兴奋。并对我们伟大领袖孙总理永远崇拜不已。总理临行时，特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 三、二次革命的波折与民初山西的境遇

民国元年（公历一九一二）七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西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明：“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洲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愒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奉天都督赵尔巽。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人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

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公历一九一三年）二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及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径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为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

督蔡锷、陕西都督张凤翥亦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驰兵扼驻九江，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余，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字）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已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盘据东省，与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迭起，又与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

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余，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倘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徵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复电，胡汉民亦有“请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余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特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在这段时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

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凤翔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覆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凤翔外，余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举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公历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议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议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

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遂〕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河曲之赵渊，繁峙之陈钰，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省行政各司改厅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曾记得有一次因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划，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划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划，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李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公历一九一四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明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

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他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闾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十一月八日径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

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十一月十三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之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五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亲带一混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民国三、四年间（公历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

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特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连系。

三年七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九日接受，并于二十五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协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职，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质夫(唐在礼字)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

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完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十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并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据。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余，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些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会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复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

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

#### 四、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的处境与观感

民国三年（公历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连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至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

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帝制运动最热闹的时候是民国四年（公历一九一五年）的后半年，八月古德诺的“民主不适于中国论”在《亚细亚报》发表后，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即组成筹安会，大为鼓吹君主立宪，此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开始。杨度是个反对满清的人，他在日本时曾有两句名诗：“仗剑西望泪滂沱，胡运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远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宪救国论”。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径转变，中国民主力量虽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一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

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进拥戴帝制的

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据了解内幕的人说：与袁克定暗中同谋者，除杨度之外，另一要角为梁士诒。因民国三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袁世凯曾应徐之请免去梁秘书长之职务，另设内史长以代替之。同一时间，袁又成立了一个平政院，颇似现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个肃政厅，内设若干肃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肃政厅于民国四年提出一个五路大贪污的弹劾案，梁为交通系领袖，此案与其关系颇大。梁此时正处于最尴尬地位，为转移视线，乃出奇制胜，劝进帝制。初劝袁未之答，继通过袁克定劝之，袁亦无表示，最后以极迷信的话语袁氏谓：袁氏先氏历代相承都没有能活到五十九岁的，（是时袁氏已五十七岁），应以绝大喜事相冲，袁方首肯。于是美籍顾问古德诺之“民主不适于中国论”与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之“日本立宪”而强的论调相继发表，筹安会宣告成立，梁氏亦于九月十九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总请愿。

此外当时怂恿帝制最明朗而积极之文武大员、各省疆吏以奉天将军段芝贵为首，中枢大员以内务总长朱启铃为首。段芝贵胁持各省通电请袁速正大位于前，又复联合东北首长孟恩远、王揖唐、朱庆澜、张作霖等力谏中央讨伐唐、蔡于后。朱启铃密电各方策商帝制于前，又复主持所谓登极大典筹备于后。这一段时期，我所收到有关帝制的电报中，除统率办事处者外，即以段芝贵与朱启铃领衔者为最多。

统率办事处是在袁氏亲自主持下发纵指挥全国军队的机构，他成立这一机构，理论上是为了负起“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当时中国尚无空军）的责任，实际上这一机构不只代替参谋部全部职权，而且亦代替了陆军部的大部职权，兼任参谋总长的黎元洪对此虽无计较之心，而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则不能没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编练模范团与怂恿帝制之举积极配合，

段乃由不到部办公而请假养病，而正式辞职。

统率办事处的要角陈宦，是黎参谋总长的次长，袁对之倚畀特殷。民国四年二月袁为安定西南，命陈以会办四川军务名义，率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旅入川，六月间准四川将军胡景伊入觐，陈继其任。陈宦于离京赴川前同三旅长谒袁辞行谢恩，一见面就向袁曲膝叩首，袁惊异着说：“现在国家共和，不可如此。”陈以最谄媚的言词说：“元首虽以大总统自居，而全国官民则皆奉为皇帝，元首一日不实行帝制，臣此去即一日不复返。”迨至袁氏称帝失败，陈始则致袁江（五月三日）电请其退位，继则通电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说者谓袁氏之死，受陈宦刺激最大，亦不能谓为无稽。

于袁氏称帝意犹未坚之时，其公私怂恿之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他的左右曾买通他的身边侍从，在他清晨未醒时，将他最喜爱之玉杯抛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询其故，这位侍从说：刚才擦拭桌椅时，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是一条龙，我大吃一惊，就把玉杯摔破了。袁当给以巨款，令其回籍，并坚嘱不得以此语人。

长江巡阅使张勋是口口声声不忘旧朝的一个满清旧臣，同时亦是赞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于他自己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头上的辫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终对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谓帝也”的顾忌，为此他曾明白通电表明他矢志拥袁的心迹。但在帝制运动白热化的时候，张勋突然电请袁氏效舜禹之对唐虞，勿废宣统帝号，维持清室优待，于是袁氏原拟封溥仪为懿德亲王，君臣互易之举，乃不得已而中止。

袁氏决意称帝之后，奉命代行立法职权之参议院遂决议选举国民代表，解决国体问题。民国四年十月间，各省国会代表先后选出，北京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乃规定十月廿八日起至十一月廿日止，为分省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宪”四字，投

票时赞成者写赞成二字，反对者写反对二字，投票结果，代表人数一九九三名，赞成票亦为一九九三张。接着由国民代表推戴袁氏为中华民国大皇帝，并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恭请大皇帝正位。十二月十二日袁氏下令承认帝制，并于同月卅一日明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日本原本怂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响亦最深，比及国体投票正式进行之时，乃一反以前态度，英、俄亦复如此，其心叵测，概可想见。日本皇室为怂恿袁世凯积极称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为向以中国为嚆矢，中国的民主实足以动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之基础。今日劝中国恢复帝制，不仅为中国，抑且为日本，中国如废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国而扶助帝国，自属名正言顺，当可共存共荣。若仍续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国所愿，今后一切，难望援手。北京统率办事处给我们的世（十月卅一日）电中曾说：

“大隈首相屡次宣言谓：‘中国宜改国体，如内无乱事，日本决无可干涉之理。’又对我陆驻使（陆宗輿）密谈：请中国安心做去，日必帮忙。英使朱尔典，因主座谦抑曾面谒劝进。俄使于十三日接政府训令复电称：俄愿即行承认大隈于十八、二十等日演说，亦谓：中国改革，不致内乱，外交方面颇称顺适。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见好于野心派，主张托词中国上海长江一带恐有内乱，以好意劝告中国暂缓改变。”旋接该处江（十一月三日）电说：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公使俄公使于十月二十八日（国体投票开始之日）赴外交部，劝告将实行帝制之计划暂为延期。此时袁氏及其左右势将骑虎，自然不会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当国〔者〕不去满足自身欲望的贪心，不只要惹国内的不容，并且要受国际的愚弄。平心而论，不能说袁世凯不是聪明一生，糊涂一时，致成身败名裂。

袁氏称帝，其亲近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时为国务卿，在一次会议中，袁氏对帝制问

题问到他时，他背向后仰，默而无言。段祺瑞于辞去陆军总长后，居家养病，据说袁曾给他派了一个厨师，他不只不敢用这个厨师为他做饭，连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亲自烹饪。王士珍虽然继段为陆军总长，实则当时陆军部的职权大部为统率办事处所代替，陆军部已成了一个闲散机关，故王亦闭门不出，以避烦扰。冯国璋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同被袁氏亲口宣称为拥护帝制者，但从其嗣后行为观之，则大不然。

民国四年六月间冯与梁启超相偕晋京。冯谒袁时，谈及南方对帝制的传言，叩询袁的真意，袁曾对他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还年幼，岂能付以天下重任？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不过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颜厉色的说：“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英国购置薄产，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不问国事了。”冯出而告段说：“你放心好了，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冯将此话告梁，梁听了说：“我亦相信他不会那么傻。”但冯南下不久，筹安会忽然大肆活动起来，因此冯十分怀恨袁对他不能推诚相见。这只是举冯之一例，徐、段、王当亦有相类的感受，以袁氏之聪明，也当然深知他们都希望继承总统，不希望实行帝制，故对实行帝制的话，未公开前，对他们有些保留。但越是这样，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认为袁氏帝制之覆灭，除讨袁之革命力量为外在因素外，其亲近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实为一大内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隐约间不无彼此响应之关系。

当蔡锷悄然潜离北京，返归云南的时候，中华革命党总部亦正派李烈钧等到达云南，策动唐继尧起义讨袁。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覆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唐接获此电，方于十二月廿五日成立护国军，宣布起

义。蔡锷率师北进，与对方曹锟、张敬尧军战于四川、重庆、泸县、宜宾之间，一则后方弹药不济，一则曹、张军顽强抵抗，蔡军因粮弹不济，已入困境，因其参谋长与张敬尧有旧，乃派其前往试谋停战，张彼时亦不愿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战，正合张意，乃允其请，但提出袁倒之后，蔡须出面拥段，以此密契为停战之条件。起初蔡不愿承认，后经人劝说段之出处并非一拥可定，何必斤斤计较于此，蔡始权予承认。比至袁氏薨折，蔡锷果与张敬尧等联名拍发庚电，主张由段出任总统，以挽危局。

从这两件事可以说明冯、段当时之心情与对袁氏帝制之影响。若不是冯有暗示，蔡、李等到云南亦难迅速举起义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举起义旗，亦难保不遭挫败。我所以获知此种内幕，是因为李烈钧、唐继尧均与我为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且一向过从甚密，这些情形，他们与我有多次的电报往返。

蔡锷原虽为立宪党，且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但其在日本时即对革命深表同情，我与蔡氏相识甚浅，而相知颇深，他居京期间，曾力示堕落，以图避祸。当他离京前不久，特托士官同学（我的参谋长）李敏之携何绍基所书绣屏四幅绣联一付赠我。联之上只为“雅量风清兼月白”，下只为“高情润碧与山红”。我问李敏之说：“松坡（蔡锷字）还说什么没有？”李答：“没有。”我说：“你不要将此事告人。”李问我何故？我说：“将来再说。”比至蔡已离京，我才告李敏之说：“松坡以屏联赠我而无言，我就知道他已决定离开北京，当时不让你告别人说，是怕机警的人识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与蔡锷、戴戡（与蔡同时返滇者）通电讨袁之后，各方反应颇不一致，有的驰电诘责，有的奏请申讨，有的策商调处，其态度最缓和，持论最谨慎者，为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他反对多所电责，更反对轻言讨伐，其沁

电中曾谓：“倘诘责之文电纷驰，则观听之惶惑易起。”又谓：“倘讨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属，或且群致揣疑，窃恐扰攘之忧，将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审度，关系非轻。”而冯所反对的，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典筹备处指示各省一致主张的。

推冯国璋领衔忠告、策商调处之议，原系陕西将军陆建章最早提出的。紧接着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唐、任、蔡、戴讨袁通电原曾列刘之名），一面否认唐等通电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赞同陆议，以维和平。我当即驰电各方，对陆刘之议表示赞同。旋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等又主张国体重大，应再召集国民会议公决。无如怂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对刘显世、龙建章之建议公然指斥，而外间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张勋、广东上将军龙济光、湖北上将军王占元、安徽将军倪嗣冲等尤多昧于时势，与段芝贵等同持讨伐主张，并促冯国璋主稿电京；冯在此情势下，亦只好在表面上一反其初衷了。

云南起义以后的三数月间，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极，而袁氏则慑于国内外之趋势，徘徊未敢出此。果然护国军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李烈钧所部在滇桂交界处击败粤军龙济光，广西上将军陆荣廷应约宣布独立，贵州方面亦公开继滇而起，袁氏方于三月廿二日明令撤销帝制，然仍恋栈大总统，而不肯引退。说者谓袁氏能以撤销帝制，尚未执错到底，然撤销帝制后，犹不肯放弃总统，可谓不识进退，我认为这是至当的批评。

袁氏撤销帝制之后，滇、黔复提出总统退位的请求，接着广东上将军龙济光在革命军势力的胁迫下宣布独立，浙江将军朱瑞在军民的事变中突告失踪，冯国璋乃于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项条件，以图息争。这八项条件是：（一）袁大总统仍居其位，实行责任内阁制度。（二）慎选议员，开设国会。（三）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适用民国元年约法。（四）惩办祸首。（五）各省及中央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次编号，不分畛域。（六）去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悉

仍其旧。(七)滇事后派赴川湘方面北军全行撤回。(八)开赦党人。据冯的巧电中说：这八项条件未向各省电问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锷的同意，于是大多数省份均复电表示赞成。正在策商期间，北京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所谓责任政府于四月廿三日宣布组成，而蔡、唐诸君又驰电坚持请袁退位，冯乃对原条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暂负维持责任，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即行退职。冯电甫行发出，四川将军陈宦与川边镇守使刘锐恒亦相继电请袁氏退位。此时，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联名邀请各省包括南军滇、黔、桂、粤各省选派代表赴南京开会，商决大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电赞同此举，我乃派崔秘书廷献代表前往。

南京会议于五月十七日开始，因袁氏曾电冯、张、倪表示自愿退位，嘱与各省妥筹善后办法，于是首先讨论的就是总统退位问题，南军代表主即退，张、倪派主不退，冯派主缓退。商讨未获定论，而独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时除滇黔桂三省外，广东龙济光、浙江屈映光（将军朱瑞失踪被举为都督），已于四月间形式上宣布独立，陕西陈树藩（驱走陆建章者），四川陈宦，湖南汤芑铭亦于五月间先后宣布独立。张、倪坚主以南京全体会议名义挽留袁氏，因冯不愿出此，会议迄无结果，而袁氏于六月六日因病逝世。冯在这一阶段的手法，有相当收获，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继，他取得副总统地位的有利情势。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曾开了一个已过〔往〕曾参加革命者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卅余人，咨我扣捕，交他审讯，我于扣捕以前都密告他们跑开了，以是金永对我深表不满。到了袁氏帝制运动末期，金永犹以他的十一营警备队的既有力量为未足，又请准中央在东三省招募胡匪，以壮其势，我对他这种不惜扰民以逞的举措，一再电京反对，此批胡匪方未来晋。金永对袁氏曾上了一个很厉害的奏折，详叙我在山西不利于袁之种

种措施,其结论大意为:北方最不安于袁政者,为山西之民军势力,若不消灭山西民军势力,则我将配合反袁军事,由平绥路进攻北京,欲消灭山西民军势力,非将我撤职,无以为济。此奏折到袁氏手中时,袁已病笃,卧床而阅,未及看完,奏折即掉于地下。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侧,劝其病愈后再为处理,袁氏从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系段亲自告我者,当不为虚。段并曾对我说:如果项城那时看完这个奏折,一定要撤你职,下令讨伐你。

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民主,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 吴焘日记（选录）

**编者按：**吴焘字子明，云南保山县人。1900年曾任直隶省献县知县，1907—1911年任吉林提法使，1914—1917年任直隶内务司长、津海道等职，后在吴佩孚处办理文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即寓居天津。1925年4月张作霖派吴焘往岳州与吴佩孚联络，密谋奉直联合共同对付冯玉祥国民军。现选录其日记中有关张吴联络部分，所记虽属简略，但却提供了一些重要史实。另日记中亦记有1925年奉系军阀李景林统治天津时搜刮民财等罪恶行径，以及溥仪寓居天津的一些情况，均可供研究民国史参考。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即阴历正月十四日

午后达儿自津来京，吕夫人遣其省亲也。善后会议业经举行，赵次老<sup>①</sup>为议长，议员不下数百人，每员月薪六百番，此项经费月需四十二万元，不知如何筹法；更不知善后如何议法，真百思不得其故也。

二月九日 即阴历正月十七日

闻江苏已无战争，而河南憨玉琨、胡景翼两军为争地之故，战争甚烈。嗟！我豫民何以堪此。

<sup>①</sup> 赵尔巽字次珊。

二月十日 即阴历正月十八日

阅报纸，张宗昌装军械，火车炸裂六辆，损失约百数十万元，此必系敌人賄买所致。但保存人民必多，不可谓非苏人之幸也。

二月十六日 即阴历正月二十四日

闻张雨帅<sup>①</sup>不日来津作生日，少奶奶已代备礼，拟再作诗以寿之。以文字干人，近于无耻，但为衣食计，亦无如何耳！

二月十九日 即阴历正月二十七日

阅报纸，段执政有请吴玉帅来京公议善后事宜之语，未识确否。

午后到医院治眼，拟明日即不再往洗治矣。写芟青亲家函，附墨华孙。致达儿函内嘱达儿送去。闻奉军张效坤<sup>②</sup>军长已经来津，拟询明住址后，即往见之；缘去年曾有聘为高等顾问之举也。

二月二十四日 即阴历二月初二日

午后接道坚<sup>③</sup>兄复函，急思晤面，即步行前往。畅谈半日，并留晚餐，谈至十一钟回寓。阅报纸，陕军憨玉琨与豫军胡景翼军队战事方酣，北京政府虽屡次电阻，置若罔闻，豫民殆无孑遗矣，可叹！

二月二十五日 即阴历二月初三日

闻宣统帝到津，住张家花园，系由日本人保护。闻先朝旧臣多往晋见。余亦旧臣也，此三纲沦替之际，谊应请见；惟目疾尚

① 张作霖字雨亭。

② 张宗昌字效坤。

③ 金永字道坚。

未大愈，又引进无人，只好稍候数日再行定议。旧友孙子珍闻予到津，专诚来访。追忆数十年前同官时事，有如隔世；即民国初年官场景象，亦有霄壤之判，可胜慨哉！

二月二十六日 即阴历二月初四日

纸烟又加税。民国以来，纸烟一项有捐有税，又有烟酒公卖之举。前年又增纸烟特别捐，风行雷厉。兹又加捐，谓为放账之款，借口于抽自吸户，于纸烟盒上加贴印花税票。可谓牛毛茧丝，无孔不入矣。惟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于国用固毫无裨益也。

二月二十七日 即阴历二月初五日

王采臣兄来，畅谈良久，并赠余《多心经》一卷，手钞两页，字体颇大，以余目疾故。嘱余随时诵读，以为养心之助。良友用心，殊为可感。姒继先、胡珍甫两君招饮，以列单者多贵人，且腹泄甫愈，当即辞之。

宣统帝到津后，报纸传说不一，有谓旋即出洋游历者，有谓在津久住者。有谓奉天张雨帅电致政府谓帝不当出洋，恐为外人利用，致生别情，商请迎至奉天安居，免生枝节。究竟如何，无从悬揣。采臣兄谓，遗老多人，上书政府，请迎帝仍入宫者，以致为民党排挤，仓卒来津。果其如是，则此举无谓极矣。

三月一日 即阴历二月初七日

阅报纸，吴子玉帅遣代表张席珍赴京与合肥祝寿。合肥夙推重吴公，必然接洽，或另有借重吴公之处未可知也。晚饭后召棠与梅绶先后来谈，至十钟始散。召棠言数日来因抽纸烟吸户捐，外人群起抗议；而未贴印花票致受罚者，每日必有数起。以无关大体之嗜好，如此滋扰，良堪浩叹。况在租界吸烟者即无如之何，亦大非国体也。

三月六日 即阴历二月十二日

早晨到帅府拜寿，入座听戏。北京名伶毕集，看至夜间十二钟不觉疲倦。惟夜深冷不可支，梅兰芳之西施尚未看毕即旋。琪山公馆虽有其他好戏，不能再观矣。

三月七日 即阴历二月十三日

与龙子修兄同席吃饭，乃前山东曹州镇龙军门哲嗣，军门为四十年前广西旧友也。张帅今日酬客，三钟时到省公署赴宴，虽系陪尊，因人太拥挤，遂未看戏，宴毕即回。

三月八日 即阴历二月十四日

吴公俊陞、汲公金纯、阙公朝玺、张公其相招饮。四公为张帅大将，想系代张帅酬客之意。同住杨宅之李龙诸君均未去扰，故余亦辞之。

晚饭后与龙子修兄畅谈良久，颇为投机，以纯系旧派也。晤孙保之、田春亭两君，十年前勘濮阳河工时与田同事，仅少余五岁，而丰采如旧，殊为可羨。

三月九日 即阴历二月十五日

早饭后拟拜阎廷瑞<sup>①</sup>兄，闻将出门，中止。乘马车拜童好古暨张效坤军长，均未见，怅怅而归。张雨帅尚未见，琪山言再候数日，当可见面。以甫过生辰，极思休息。且各省代表纷纷辞行，不如俟雨帅少暇再行请见，稍迟数日无妨也。晤费叔迂兄，费名毓极，住天津日界，回津后当答拜之。

<sup>①</sup> 阎泽溥字廷瑞，时任税务督办。

三月十二日 即阴历二月十八日

琪山云：雨帅寿辰日见余听戏，询琪山谓余何事，琪山谓拜寿而来，嘱四钟往见，届时到帅府投刺请谒。诂为时较晚，承启官刘蓉川云雨帅已休息，不便传达，只好回寓。四川吴金本字质诚，在帅府承启处晤面，系去年在洛阳相识者，现寓阎廷瑞处，同余来琪山寓畅谈良永始去。上灯后，袁进安兄邀到日本车站大和旅馆吃西餐，乘汽车前去，往返将三十里。进安前曾招饮于明湖春，此系二次招饮。进安为项城第八子，名克軫，琪山内弟也。

三月十四日 即阴历二月二十日

午后本拟帅府请见，因昨日承启处传命一二日后往见，是以中止。诂上灯后晚饭时，帅府用电话邀余与斐君、琪山三人往见。琪山见后，承启官带余到后堂相见。帅意委托余到岳州联络吴子玉将军，同心救国，意极真挚。余虽以年老力辞，迄未应允。盖帅以夫己氏<sup>①</sup>野心日炽，我国家定有沦亡之惨，若与吴通力合作，力量较大，凶焰或可少戢。余虽衰老，如此要事，实谊不容辞也。闻孙文竟死，天心其有悔祸之机乎。

三月十五日 即阴历二月二十一日

晚饭后由张帅派人送到致吴帅一函。琪山云尚拟致吴帅一函，以前数日曾由张效坤军长之顾问童好古交到吴帅复琪山函，语极恳切也。余定于后日旋津，旋津后小住数日，即当南下，往返程途约需一月，即可返驾。以迩来时局而论，若张、吴通力合作，定有转机，惟盼天心悔祸，两贤相得益彰，是所望耳。

<sup>①</sup> 夫己氏指馮玉祥。

三月十六日 即阴历二月二十二日

午后，张帅送来赴湘川资三百元，并由琪山函致奉军运输部陈小秋处长，请其代办赴浦口免票三张，一头等，两二等，为予暨随从南下之用。以一月为期，约计所费无多，所得川资尚可匀挪若干，为家用也。晚饭后，晤故友王慕庄。王名其康，前直隶省同寅也。与龙子修话别，黯然离绪，彼此同之，良由气味相投，故不忍言别耳。

三月十七日 即阴历二月二十三日

早起与琪山话别。琪山并交到防密电码本，嘱交玉帅，嗣后通电即用此本。并亲送予到车站上车。定有免票包房，又与王慕庄相遇，同坐一房，内极安逸，较赴奉时之劳瘁，殆有天渊之别。此次车行极速，想明早即可抵津。本日早晚两餐皆慕庄候账，多年同寅，遂不谦让。约十二钟即睡。

三月十九日 即阴历二月二十五日

阅报纸，北京教育部总长到署任事，次长率各校教员职员极力抵御，不许到任。总长王九龄知会警厅，带警士多人前往酣斗，闻次长马锡纶[叙伦]亦率领教员及学生等互相抗拒，两方均有伤者。以全国造就人才总汇，两长官为争权利之故，效无赖椎埋恶少之所为，教育前途何堪设想。而当事者亦不能严为惩创，熟视无睹，真所谓决西江之水亦难于能洗此耻也。

午后徐里斋来，畅谈良久始去。琪山致陈小秋参谋长函，达儿送去，取得由津赴浦口，由浦口旋津护照两纸。二三日后可动身矣。

**三月二十三日** 即阴历二月二十九日

午前珠山婿又自京来津，交到芟青亲家致余函并致玉帅函。措辞两方均占身份，堂皇正大，语语中肯，盖夫己氏近日之所为似必欲陆沉而始快。执政<sup>①</sup>不过一傀儡耳，夫己氏之所为彼固不敢过问也。所幸粤孽已死，其党内部必将分裂，凡稍明事理者皆谓趁此时机，张、吴同心救国，必收事半功倍之效。芟青致予与玉帅函亦即此意，语皆娓娓动听，或者天牖予衷，使予言有效，庶不虚此一行乎！召棠来畅谈良久始去。王允斋站长来谓，即代予定火车包房，已定星期五日南下矣。

**三月二十四日** 即阴历三月初一日

拟写致芟青兄函，以客来中止。明后日当抽暇作复，交代儿回京时面交。以有秘密语，不便付邮局也。闻吴玉帅已到长沙，而所居兵舰仍泊岳州，想未必久居湘省。予已定星期五日南下，晤面后当悉一切，悬揣情形殊属无谓。阎廷瑞到津一二日，当致函交代儿面交，以所托事殊重要也。

**三月二十六日** 即阴历三月初三日

写致芟青函。用电话询珠山是否今日起身，回话一定来津。迟至夜间竟未见到，大约改于明日矣。惟珠山将雨帅致吴帅函，既〔及〕琪山致吴帅函均收入渠行篋内，必须将函收回，予始能南下。明早须再用电话通知渠来津时，务必与予会面再行南下，庶免情事相左也。书至此，珠山已到，明日定可成行矣。

**三月三十一日** 即阴历三月初八日

舟行大半日，五钟时抵汉口，寓英界歆生路歆生里福昌旅馆。

① 指段祺瑞。

珠山约同鲁泉到翼江楼便饭，肴饌有红烧回网鱼头一味极佳，客座亦极精雅，为前数十年来汉口时所未见。踵事增华，日新月异，真靡有底止也。余此行受张雨帅重要委托，方虑到岳州后与吴玉帅如何见面，如何接谈，殊费踌躇。缘玉帅在决川兵舰办公，耳目众多，地位窄狭，恐言语或有漏泄，不密害成。不期契友杨云史<sup>①</sup>夫人新自沪来，亦住福昌旅馆，承其枉顾，据云一二日内云史必来汉。云史现任玉帅秘书长，可先期与之商议如何与玉帅晤面，如何接洽。商定后再行赴岳。会逢其适，抑何巧也。

#### 四月初二日 即阴历三月初十日

云史未来，其夫人函电均未复，自是公务见忙，无暇来汉之故。当由余致电询问，请其即复，以定行止。晚饭后无聊已极，十钟即就枕，看书至二钟迄未成寐，当作嵌字诗钟消遣永夜。

#### 四月初三日 即阴历三月初十一日

杨太太接云史信，有事不能来，只好径赴岳州再与会面。惟阴雨竟日，且大风，不能过江，只好明日启行矣。闷坐栈房，不见天日，仍作诗钟消遣。

#### 四月初四日 即阴历三月初十二日

原拟搭火车赴岳，因往返过江费事，决意附轮舟西上。下晚上灯时上沅江轮船，官舱颇洁净，船中无所事事，观书消遣。夜半珠山始来，两人同占一官舱，略谈即睡。

#### 四月初六日 即阴历三月十四日

早起写信与云史，请其来栈面商要事，如有事不能来，即请

<sup>①</sup> 杨云史初名朝庆，更名鉴莹，后易名圻，江苏常熟人。曾任赣督陈光远秘书，此时任吴佩孚机要处秘书长。

宋竹泉枉顾。遣钱贵送去。候至晚餐时云史来栈，畅谈去岁别后情形暨此次来岳宗旨。云史极表同情，谓明日见吴帅，先说明予之来意，探询吴帅意旨，再知会到兵舰相见；并将雨帅、芑青亲家、琪山致吴帅函先行呈阅，又将防密电本携去。旋即就寝。

#### 四月初七日 即阴历三月十五日

早晨接云史函，谓吴帅宗旨与雨帅相同，通力合作可望有成。嘱予与珠山先到云史公馆与前任广西省长张子午先生一会，先将所事面议大概，云史即偕子午、珠山到兵舰吴帅公同商议吴帅明日来栈与予晤面云云。以予目疾未愈，下划船上兵舰诸多费事也。

早饭后偕珠山到云史住宅。彼此晤面，意见相同。予告云史请吴帅不必来栈枉顾，明日午后请吴帅先回私宅知会，予到私宅相见较为妥协。说定后予即先回栈房。五钟后珠山未回栈，而吴帅遣人来邀到私宅晚饭，当即前往相晤。所事虽未畅言，已彼此默会与雨帅同心救国矣。扰盛馔后偕珠山又到云史宅，谈至十钟回栈。张子午先生即来栈相访，畅谈所事办法，颇中肯綮，去时已十一钟矣。张名其镗，广西桂林人也。

#### 四月初十日 即阴历三月十八日

申酉之交，云史遣纪来邀余与珠山到其私宅，谓有要事会商。而珠山适与鲁泉外游，遂乘人力车先到云史家。未几珠山与张月波君先后俱到。张名国溶，直隶献县人，二十六年前予宰献时，月波正应童子试。议定明晨八、九钟月波携玉帅复雨帅、芑青、琪山函，偕予与珠山乘原来之小火轮顺流东下。十余钟即可到汉口，顺利极矣。在云史宅晤宋竹泉、崔行屏两兄，皆洛阳旧友也。

#### 四月十一日 即阴历三月十九日

早起束装，乘人力车到江岸码头，坐划船登月波兄小火轮。云史

来送行。十钟启轮，下水顺风，舟行极速，夜间十一钟舟抵汉口，仍寓福昌旅馆。

**四月十四日** 即阴历三月二十二日

十二钟到南京下关码头，寓大兴旅社。无意中于栈房内晤张效坤参议童好古兄，系效坤派其来京参观议会者。余将此次赴岳州之事略述梗概，并告以珠山同来。珠山今晚即乘火车到沪，与效坤面议要事；明日仍返宁晋京，与余在京同议所事，仍需赴奉一行。好古闻之欢然，缘好古亦与闻此事也。

**四月十五日** 即阴历三月二十三日

晨起，上过江小轮船至浦口，候有一钟之久，即携钱贵上特别快车。卧榻洁净，辅陈松厚，较之普通票车有劳逸之别。因连日不得美睡，九钟后即安眠，睡至日初时始醒，火车已抵山东德州站矣。

**四月十六日** 即阴历三月二十四日

车行至天津，因急欲进京，故未下车。二钟后由津启行，五钟到京。杨宅已派汽车相接，即时乘汽车到兴隆大院寄寓。

**四月十七日** 即阴历三月二十五日

午后到芟青亲家处详述此次到岳情形。芟青颇有计划，俟珠山到京后，再商议约同玉帅代表前赴奉天，晤雨帅报告一切。想玉帅代表张月波兄日内定可由鄂抵津矣。晚饭后，琪山兄由奉回京，因有客在座，未得深谈。

**四月二十一日** 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珠山云，已在津国民饭店与执事者言定，一俟张月波兄到津，

即用电话知照，予可偕珠山赴津，约月波一同东迈也。

**四月二十三日** 即阴历四月初一日

早晨张月波兄自津传来电话，谓昨晚到津，住国民饭店，询予与珠山何日赴津，以便同赴奉天。当告以明日动身。饭后偕张姬到九小姐家晤珠山，告以月波来电话，明日赴津之故。旋到前厅与芟青闲谈，即在其家晚饭，十钟回寓。

**四月二十四日** 即阴历四月初二日

早晨料理一切。饭后子和、六小姐、九小姐先后来送行，四钟时携达儿到车站。珠山代办头等票二座，极为安逸。张雨林、玉阶侄均来送行。珠山送余上车后，略坐即回，言定明日定晚车或后日早车必偕琪山到津。四钟开车，车行极速，七钟到津。先到良士里寓所，晤吕夫人、墨华孙三人。忆自前月初四日由津南下，转瞬已一月矣。

**四月二十五日** 即阴历四月初三日

早起，到国民饭店与张月波兄晤面，告以珠山昆仲今晚必到津，一切进行事宜，俟晤面后会商。大概明后日即可赴奉也。

晚饭后晤珠山，据云琪山须夜间十二钟始能到津。渠先到国民饭店与月波兄会面，俟琪山到，该店即派车来相迎。只好静以俟之，无聊已极。吕夫人上楼后，观书遣闷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即阴历四月初四日

是日为星期。昨夜琪山到津，因夜已深，故未用车来迎。予候至两钟，旋即就枕。早晨珠山昆仲遣人来邀，即乘人力车到国民饭店与月波兄、珠山、琪山会商一切，约一小时。回寓早餐。五钟时又到国民饭店，本拟扰珠山盛饌，为苏玉书将军强行作东，

遂改为扰苏君盛饌矣。饭后又谈一小时始回寓。苏本为定武军统领，现在张雨帅麾下。予与张月波赴奉，定于明日夜间十二钟开行，苏亦一同东迈也。

#### 四月二十八日 即阴历四月初六日

八钟到沈阳，即寓苏将军家。晚饭后偕苏张二公到阎廷瑞督办家，将吴玉帅宗旨与月波兄略述大概。回苏宅即睡。

#### 四月二十九日 即阴历四月初七日

午后帅府传来电话，雨帅请即往见。当即前往晋谒，将吴玉帅意旨说明，并达感激之意。雨帅极为欣慰。月波兄亦到，详述一切。雨帅谓二马<sup>①</sup>日日有电报来，皆议防范玉帅办法。极鄙薄二马之为。张吴两帅既联交，同心救国，前途似有一线希望。但如何著手，殊费筹画耳。五钟时回寓，晚饭后阎廷瑞兄来，畅谈良久始去。又与苏、张两君谈至十二钟就寝。

#### 四月三十日 即阴历四月初八日

午后偕月波兄、苏旅长到将军府拜杨麟阁参议长，详述此次赴湘情形，并将琪山致杨函面交。此函系为余之事託其吹嘘也。畅谈良久，五钟时回寓。晚饭后杨参议长将琪山函派人送回，盖此函系致杨与张翰卿<sup>②</sup>两人之函，翰卿系雨帅哲嗣，明日翰卿招饮，当再面交。观雨帅待余之意，颇为亲切，所事或有希望，拭目俟之。

#### 五月初一日 即阴历四月初九日

午后两钟，偕玉书，月波两兄到航空署扰张翰卿少帅盛筵，

① 此处指冯玉祥。

② 张学良字汉卿，一作翰卿。

别无他客，盖意在详询吴玉帅态度，并商以后进行事宜也。五钟散席，予到某澡堂沐浴剃发。六钟回寓，即接帅府电话雨帅邀月波与余进见，苏玉书兄偕予等前往。雨帅意谓，虽与玉帅联合，但进行事极感困难。向月波兄询问进行之法，一时亦无良策。雨帅又谓，俟三两日后，再行会商。三人遂同行回寓，日已暮矣。

#### 五月初四日 即阴历四月十二日

无所事事，与玉书、月波两兄作竟日谈。玉书昔在张忠武公处，后隶雨帅麾下，久经战阵，志气轩昂。月波老于戎行，先朝学堂毕业后即在陕西为将领，后隶冯河间部下，后在吴玉帅、萧珩帅<sup>①</sup>二公处赞画军事，具有条理。予得交二君亦云幸矣。

晚饭后，雨帅电话相邀，即偕月波前往，玉书兄已先在雨帅处相候。雨帅谈及时局益危，冯玉祥近与俄国赤党结合，国家倾覆岌岌可虑，亟思与吴玉帅通力合作，以救危亡。谆嘱月波速即回湘，敦劝玉帅捐弃前嫌，同心救国。言之泪下。雨帅如此诚恳，想玉帅亦不能不感动也。雨帅言定明晨即将复玉帅函交下。即偕月波与玉书同汽车回寓，明日当首途矣。

#### 五月初五日 即阴历四月十三日

晨起写致质羽函付邮寄哈【尔】滨，并写致阎廷瑞兄函，以当面谈。缘早车旋津，不及走辞也。雨帅交到复吴玉帅函，即偕月波、玉书两君到车站，登包定火车，于十钟开行。一切均玉书兄照料，极为安适。三人一路畅谈，亦不寂寞。行至山海关晚餐。谈至十钟和衣而睡。

#### 五月初六日 即阴历四月十四日

早晨六钟火车抵津，与玉书、月波两君同乘汽车，先到义界

<sup>①</sup> 萧耀南字珩鼎。

三马路，玉书回其本宅。予与月波又同车到良士里巷口，予下车回寓。月波一人乘车到德义楼客栈。盖一车送三处也。

### 五月初七日 即阴历四月十五日

早饭后写致吴玉帅函，即乘人力车到德义楼面交张月波兄托其面交。月波出其新购田黄章十余方相示，温润而泽，系以洋蚨六百番买自旧友赵智庵<sup>①</sup>后人者。赵与予初交时仅一佐杂耳，予曾有荐祿之举，不数年即擢监司，晋卿秩为卿贰，国变后驯至出将入相，建树甚崇，与余亦有推毂之雅，不期作督未久，遽归道山，身后复遭浮议，莫辩是非。加以家难大作，眷属涉讼公庭，一败涂地，今见其玩好流落人人家，能勿感慨系之邪！

月波三两日即南下，谈至日夕时，缓步回寓。晚间召棠来，即留其晚餐，畅谈良久，始去。

### 五月初十日 即阴历四月十八日

是日为星期，早饭时吴子坚兄来，谈及前黑龙江督军今井陘煤矿督办许芝田兄（名兰洲）闻予在津，欲一见，以抒企慕之意。许任江督时，予提法吉林，亦颇闻其名，特未经识面。子坚既道及，自当访拜，以慰渴思。子坚去后，旋乘人力车到前奥界（今为特别区）瑞安街拜晤许君，畅谈良久始去。盖许亦依皈张雨帅，亦极关心时局者。本拟再访张月波兄，王兴云初七日在德义楼晤面后，次日即已南下，盖恐亲友之相送也。

阅报纸，初七日北京各校学生聚有数千人将教育总长章士钊家捣毁，警士禁遏不听，逮捕多人，其中有受伤极重者。风潮剧烈，以后不知作何究竟，学风如此，固属骇人听闻，然当道之所行所为，实不免贻人口实，固不能专咎一方也。

<sup>①</sup> 赵秉钧字智庵。

**五月十九日** 即阴历四月二十七日

午后吴子坚兄来，畅谈时势良久，五钟时始去。

阅报纸，北京学生捣毁章宅一事，虽暂时敷衍无事，而根株未拔，后患方长。言此事者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予谓不难论定，何也？各校皆为教育部所辖，各校学生竟麇聚数百人到总长私宅任意捣毁，且束发小生竟敢以撤换本管总长形诸条件，谓非有人唆使，其谁信之。士皆器陵若此，真从古所未闻也。

**五月二十一日** 即阴历四月二十九日

张月波回湘半月有余，所事如何，想不久即有回报也。

**五月二十二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一日

阅报纸，山东曹州吕秀文一军已愿听张效坤改编，今闻人言，吕已勾结河南土匪与张军业经开仗，未识确否。吕本郑部，郑既调皖，当道又不令带队前往，则吕之不受张之改编本意中事。近来风气，带兵者调往他处，若不令带队伍前往，谓之光杆督理，抗不受命，几如一丘之貉。至民国十余年来武人骄横，时论多言裁兵废督，而岁岁增兵，只将都督改为督军，又易督军为督理，诚如谚所谓换汤不换药者，笑柄甚多，此亦笑柄之一端也。

**五月二十三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二日

早晨到苏玉书处，询问张月波南旋后如何情形。据云尚无来信。揆情事体太大，即使通力合作，亦须研究办法。雨帅队伍刻虽移驻京师南苑，张冯方表示交驩，张无首先发难之理。吴虽名望极隆，既有上年痕迹，发端亦极不易，事势确是如此。月波尚无来信，职是之故。至张吴业经融洽，并无隔阂，予则深信不疑也。

五月二十五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四日

潜之刻在岳州，不日北上，或者受玉帅重大委托，亦未可知。馨香祝之矣。

五月二十六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五日

午后接张月波自汉口来信，所事已经议定，吴萧两帅均愿与张帅同心救国，均已与张帅通电云云。函内不便详述，想电文内必有相商之计划。闻张帅日内即来津，想因所事关系巨大，特进京与执政一切<sup>①</sup>也。予自入春来，南北奔驰，全为此事。今此事有成，不虚一番辛苦矣。终日无事，惟观书并作诗钟消遣。兹接月波函，稍为快慰。十一钟睡。

五月二十七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六日

早晨到苏玉书家，拟询其是否亦接张月波信，所事如何筹划。诂玉书以昨夜回家过晚，尚高卧未起，当嘱其仆人不必惊动，在其客厅坐候。诂候至十一钟，不便再候，遂即归寓。日来报纸屡言张雨帅来津，当嘱苏家仆人，如有确信即用电话相告。

近奉军有一师移住北京，外间议论纷纷。兹阅报纸载有雨帅号电致段执政，谓如公不以奉军北上为然，即令住直及住苏鲁各军一律调出关外，从此不问世事。段执政复电有：“谣传不可尽信，负气亦可不必”之语。观此两电，雨帅与执政是何意见，情事可知矣。

五月三十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九日

早晨到苏玉书处，唐小亭在座，玉书留在其寓早饭，畅谈良久。张雨帅昨夜到津，仍驻曹家花园。报纸所载张之来津以查阅关内

① 此处疑有脱字。

驻扎奉军为词。以意度之，大约系因奉军驻京一事，观前次段张两方电文，情事可知矣。玉书云，雨帅虽来津恐未必晋京。执政虽派人欢迎，雨帅之是否晋京，尚难逆料也。四钟时到曹家花园拟晋谒雨帅。詎雨帅因下车伤足，是客不见。日夕时回寓。

五月三十一日 即阴历闰四月初十日

是日为星期，新铭轮船明日南下，写复子余暨惠儿函，交轮船茶房孙贵带沪面交。前寄惠儿函系付邮便寄，于余赴湘鄂联络张吴之事不便尽情披露，免生枝节。此次所寄两函，可以畅所欲言矣。张吴联合一事，报纸业经登载，想时局不久必有变化，但不知究竟如何耳。

张效坤因上海军警海军争运烟土启衅，调旅长程国瑞赴沪调解。程邀军实处长袁致和、军务处长李星阁开谈话会发生冲突，袁令宪兵开枪，程被弹伤足，李坠楼身死，两方是非不能悬揣。总之，于奉军名誉殊有关系也。

又上海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学生在租界内散放传单，与英国巡捕冲突，英捕开枪击毙学生五人，伤者尤众。近年来倭人之欺凌我国人民，实堪发指，不知由京赴沪调解此事之虞君洽卿能否持平办理也。

六月初三日 即阴历闰四月十三日

早晨到苏玉书处略谈，即到国民饭店，拟寻琪山说话，詎已出门。拟即回寓，旋在饭店门口遇珠山婿适由京来，欲见其弟，遂同上楼，琪山亦至。向琪山回公事者极多，不能深谈。琪山谓予事迟数日必当发表。雨帅正与要人会议大政，嘱予缓日再往晋谒，只好静以俟之。赵章卿前日所託之事，当将其衔名交珠山，嘱交其弟，予即旋寓。接潜之来函，渠同张效坤督办到津，住河北黄纬路京北旅馆，嘱予先到彼处。到后略谈，即同到效坤处与

效坤晤面。惠儿京奉路局科员被裁，效坤许允其充山东督署秘书。如此了却一心事矣。

六月初七日 即阴历闰四月十七日

晚饭后潜之兄来，谓时局陆危，张雨帅于中枢政令殊不满意，颇思有所参预。赵次帅闻将再起，非仅仅为参议长可比。究竟如何，殊难悬揣，惟静观其后耳。

六月初九日 即阴历闰四月十九日

晚饭后潜之来，谈及段执政有摇动之说。张雨帅以近来学生风潮正烈，暂不进京，恐一进京，执政即借此引去也。效坤与雨帅日来亦渐有意见，盖雨帅以效坤系军人，拟另选省长，以整飭吏治。效坤以财政权操之省长，欲选任亲信人以葆财权，相持不下，故已露齟齬之迹，不知究竟如何。迩来时局与五代颇相似，奈何！奈何！

六月十三日 即阴历闰四月二十三日

午后携达儿坐马车到河北黄纬路访樊潜之兄，并拜童好古先生。询知樊尚未谒见雨帅，以日来学生风潮正烈，雨帅大政方针不能进行。雨帅颇为牢骚，故是客均未见也。

六月十四日 即阴历闰四月二十四日

是日为星期，写复张月波中将信，即付快邮寄去。缘十日前月波来信，谓玉帅早与雨帅通电，毫无隔阂。雨帅刻已进关到津，必有一番计划。嘱予得雨帅大政方针，询明后即为函告。予得函后，即日往见，因雨帅与要人连日会议，未得晋询。嗣上海学生变起，雨帅欲办之事不能不略为停滞，而月波处久未复信，未便再延，故将以上情形先行函告，以免月波疑虑。

晚饭后潜之亲家来谈，至十一钟始去。

六月十五日 即阴历闰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学生被英捕轰伤多人一事，激动公愤。近闻汉口、东安均有似此情事，英人之横暴极矣。今日津埠学生无论男女一致游街演说，各色商人均罢市一日，以彰众忿。但愿各商一齐努力，毋与英人贸易，尤须坚持到底，未经解决前，断不松动，以免有始无终之谓。至学生举动，尤望出以文明，不宜以美玉拒抗顽石，英人自无从蹈瑕抵隙。民气奋兴，各国亦必心服，中国前途庶有豸乎。

六月十六日 即阴历闰四月二十六日

日晡时，胡楚卿来，谈及上海学生一事，京师各公使俱派人访查，公拟办法五条：英租界解严，英国将海陆军撤退上海，各学校恢复旧制，租界章程从新更定，学生死伤者分别抚卹，英捕擅开枪者按英律惩治，并要求中国取缔学生毋再滋闹。

六月十八日 即阴历闰四月二十八日

张雨帅公子赴沪办理学生一事，未识如何，真望眼欲穿也。

六月十九日 即阴历闰四月二十九日

汉口作苦工人亦相率罢工，萧珩珊督理枪毙多人，愈衍愈阔大，不知作何结局。静言思之，可胜悚惧。奈何！

六月二十日 即阴历闰四月三十日

闻李景林督办用洋帑万元买妓送张宗昌，又用四万元买天津女伶赵美蓉为妾。世间怪事一至于此，民国以来似此怪事已数见不鲜矣。有心人惟有抚膺太息耳。

六月二十一日 即阴历五月初一日

晚饭后召棠来，谈至十钟始去。召棠谈及天津富绅李嗣香家自住宅查封后，家人俱迁至某国租界。当事者令其将盐商某项公款交出。李云：“某项数至百数十万，乃众商公项。如当事者发给印收作据，即行交出。否则，即刀锯在前亦不能交”。当事者竟无如之何。箇中情形可知矣。

六月二十二日 即阴历五月初二日

闻李景林所行各事，张雨帅多有不满意之处。而李登报启事则谓：祇奉母训，不敢为母作寿，亲友送寿礼者概行壁谢。而天津各机关无不重礼祝嘏。风闻此次作寿，可收数十万元。余婿胡协仲在关署充科长，月俸百数十元，摊份三十余元；即月薪六十元之秘书亦派三十余元。吾友陈召棠在警署充一科员，亦摊数元之份，可谓巨细不遗矣。

六月二十四日 即阴历五月初四日

傍晚到恒记德军衣庄守候良久。与好古、潜之两君同见张帅，面陈谢悃。三人又同到黄纬路京北旅馆。予与潜之公致吴玉帅一函，报告曹总统可望来津，自由下野。潜之拟稿，予缮写。盖雨帅与段执政用电话磋商数次，致有此举。执政始犹不允，继而不能不允，惟夫己氏<sup>①</sup>尚在掌拒，若雨帅一意坚持，夫己氏亦无如何耳。

六月二十五日 即阴历五月初五日

早晨受家人贺节礼，今日时局岂宜受贺；惟礼不可废耳。杨朗

<sup>①</sup> 夫己氏指冯玉祥。

川、裘绩臣、沈梅绶先后来，谈及杨省长<sup>①</sup>以天津县知事被多人控告，将知事撤任，知事抗不交卸，督理并派军队围住县署，以资保卫，恐省长有强逼知事卸篆之举也。似此怪事，想是我国绝无而仅有者。若论僭窃攘夺之世，未尝无此等怪事，但今则侈言扫除从前专制，名为共和，且号称法制国家，恐蛮野之酋长部落亦无如此气象。吾无以名之，惟浑言之曰咄咄怪事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 即阴历五月初六日

杨敬林省长自撤换天津县知事一事，不能行其职权，即电请执政辞职，并请将警务厅长处长一并辞职。今时之执政准其辞职与否，何敢擅专。传闻杨琪山世兄有得三长之说，自系出于雨帅之意。发给哈尔滨丁质初快信。

六月二十七日 即阴历五月初七日

自杨敬林辞职后，省长一席数日来传说不一，有谓系阎廷瑞接手者，亦有谓系杨琪山接手者，执政毫无权力，准否自不能擅专。而今日之省长已成督办之属吏，督办即督理，督理即督军，督军即将军，将军即都督。所以屡易其名称者，以民国以来军阀权力太重，持论者时有废督之说，故屡变其名，仍窃其实。军阀既统兵以张威，又揽政权以助势，而财政厅长、各县知事尤为注意。盖以私人为财长，可以任意侵渔，且可任意攘夺。至县知事额缺极多，更为恣意鬻卖，中央之内务部、财政部从不敢过问。尤可借地方公事为名，敲诈富产。督办有如此大利益，岂肯将省长一职付诸他人。但省长为通省长官，而督办又在雨帅管辖之下，更易省长必当请命于雨帅。外间传闻接手之阎杨二君，皆系雨帅所信任者，又岂肯低首下心，各为省长，竟同属吏耶。日来传闻不一，迄未见明文者，其缘因殆由于此也。

<sup>①</sup> 杨以德字敬林，时为直隶省长。

六月二十八日 即阴历五月初八日

傍晚子坚兄来，携有上张雨帅呈稿。内有两大事：一系当道与日本缔结密约，谓参战借款已用一万四千万元，自应以此数取消各种合同。乃闻仍旧原定各种合同共四万二千万元一并加入关税会议整理，日本补交两万八千万元，即履行高徐、顺济、吉黑各项铁路及吉黑森林并炼钢等事，我国所损失殆难以亿兆京核计矣。一系成立文化协定总会，其约有不得违反日本帝国法律之范围之言；又凡遇会议有日本帝国会议议决后始发生效力等语。是我国几同日本之属国矣。前此金佛郎一案已经众议沸腾，全系安福党人忍心害理而为之。今后〔复〕有此事，该党人可谓全无心肝矣。

子坚呈文系请张雨帅据所闻诘问段执政，究竟有无其事，明白宣布，以释群疑。未识雨帅是何主见，实无从悬揣也。

六月二十九日 即阴历五月初九日

午后乘马车到黄纬路京北旅馆与好古、潜之两君闲谈。至五点钟时同潜之到曹家花园拟拜杨麟阁及杨琪山两君，并谒见雨帅，皆未得见。又回到乐利旅馆拜吴子坚，未晤。又到德义楼拜张月波，馆人云已于今日南旋矣。月波此次北上，原为雨帅而来，今既南旋，想与雨帅未必见面，如果得见，必有计划，未有不知会予者。究竟何故，真无从揣测也。与潜之同来良士里本寓晚饭，召棠兄亦来，谈至十二钟。潜之、召棠同车而去，两君皆往河北也。

六月三十日 即阴历五月初十日

达儿来津省予，为日已久，令其携张效坤所赠尾数搭晚车回京。日间写送童好古兄□□，书近所作端阳杂感诗，并将与好古

兄遇合原因书跋于后。缘效坤将军所送节礼三百番，即好古兄所说合也。

珠山婿来，畅谈良久。去后写致吴玉帅函，并将送玉帅诗附于函后，又将子坚兄上雨帅呈稿附寄。此函托潜之回岳之便当面呈交。以子坚此呈极有关系，玉帅闻之亦必同深愤懑，思有以破其阴谋也。

今日为我国各商埠学生游街示威之日，津埠电车停止行驶，真我国数千年来所仅见。

又昨日李景林以督军兼署省长，早晨九钟接篆，街市戒严，不许车马往来。不期琪山乘汽车经过，亦被禁阻，琪山出名片相示，仍不放行，致相冲突。各机关长官在街衢调停许久始罢。各报纸以此事关系督办威望，不敢登载。以街衢冲突之事而守秘密主义，民国以来无其〔奇〕不见，观止矣。

七月初一日 即阴历五月十一日

杨敬林辞职后，李景林即令天津县知事张君接署其所遗警察厅长缺。张谓不交卸县篆，又接署省长原兼之厅长，于杨之面子太不留余地，力辞未就。以此一节而论，尚有一隙之明。徐理斋来，畅谈良久。询系前充河间承审员，因居停无故调省，故亦随同卸职也。

七月初二日 即阴历五月十二日

早晨徐理斋来，谓有人託其与达儿议婚，系徐申甫六兄之女。申甫为菊人同年嫡弟，予提法吉林时与申甫往还极熟。此事我极情愿，缘申甫逝世后菊老接此女在家亲自教训，女红亦有人教导，未入学校，既系科第旧家，又不至传染习气，极愜我心。当将达儿照片送理斋给前途阅看。

七月初三日 即阴历五月十三日

午后子坚兄偕许芝田将军来，畅谈良久，谈及张月波兄此次北来，系苏玉书兄承雨帅意致电相邀。诿月波到后，谒见雨帅，适值沪汉粤学生风潮循生迭起，外交颇为棘手，故进行之事一时无从着手。时艰至此，真不知伊于胡底也。

七月初五日 即阴历五月十五日

晡时罗叔言<sup>①</sup>先生来，闻予在津，急于相见，而不知予之住址。昨闻金道坚兄言，知予住良士里，故来相访。罗住日界百花春对过，离此甚近，嗣后当可时相往还也。

故主宣统皇帝在津，叔言先生时往侍奉。予自通籍后，服官数十年，光绪三十三年先帝德宗简放吉林提法使，召对二次。是予在先朝曾为大员，理应觐谒。叔言先生极以为然，拟俟将如何觐谒探询明确，即托叔言先生带见，必如此始安于心也。

七月初七日 即阴历五月十七日

晚饭后召棠来，谈及当事者有调查杨敬林财产之举，并列入议案，意在抄没。假公以饱贪囊，择肥而噬，已为当事者之惯技，不足为奇。

七月初八日 即阴历五月十八日

午后裘绩臣来，畅谈至上灯时始去。阅报纸山东省长龚伯衡<sup>②</sup>辞职，不候执政批准，即将印信文卷送交军务督办张效坤将军，不再理事。盖今日之省长，已成军阀之属吏。而军民两长以体制而论，并无低昂。即如财政一端，实为省长特权，而军阀则视犹

① 罗振玉字叔言。

② 龚积柄字伯衡。

外府。军阀威权既重，相逼则相争，而其原则由于元首无人，群阴搆难，螭螭羹沸，大厦将倾，势有必然。固有心人仰天号泣者也。

七月初九日 即阴历五月十九日

晚饭后子坚兄来，谈及李景林举动愈出愈奇，杨敬林财产正在调查。去年新开之玉清池澡塘，规模极大，成本甚巨，忽向开澡塘主人诘问其因何项营业发财开此澡塘，用去巨万本金，盖为敲磕计也。前直隶同寅卢木斋学使房屋极宏敞，闻亦有人侦察其财产。此等行为实载籍所未见，缘夫己氏<sup>①</sup>刻下实为握兵柄之官，并非绿林贼寇，而行为实与贼寇无异，岂非怪事。

七月十一日 即阴历五月二十一日

午后到国民饭店。回看耐庵杨六亲家，畅谈有两钟之久，惟谈及家务，于兄弟子侄均不满意，大有微词，只好唯唯而听，不能旁赞一词也。

五钟时拜罗叔言先生，遇升吉甫<sup>②</sup>先生于罗宅门首，虽未交谈，而平生最所仰慕者，幸得识荆，亦一快事。与叔言先生谈及予曾为大员，且兄弟六人皆受国恩，擢科第登仕宦，而予受恩尤渥，简授吉林提法使时，叨蒙召见两次，德宗有直隶官声甚好之褒。宣统皇帝御极，予蒙赏头品顶戴，覃恩蒙加级荫子。今皇帝在津，理应谨见。叔言先生极以为然。当托叔言先生先为介绍，若示期召见，由叔言先生知会，即行前往。闻礼节极简，衔名用红柬书臣某人字样而已。

① 夫己氏系指李景林。

② 升允字吉甫。

七月十二日 即阴历五月二十二日

罗叔言先生来函，皇上处已代禀明，嘱明日下午四钟往张园觐见。恋主微忱，可以少慰矣。

七月三十日 即阴历五月二十三日

午后三钟罗叔言先生来，略坐，同到张园。先生在前厅座，启事官持职名进内报到，不久即传见。行至后厅门外，除去眼镜。进门报：“臣吴焘请皇上圣安”。传命踢坐。叩头谢恩告坐。天语垂询何时来津。奏称：“臣上年在吴佩孚处襄办笔墨。自吴佩孚兵败，仓卒北旋，臣侨寓在京。到津后闻冯玉祥侦察人极多，臣系自洛阳来，恐生意外之事，遂濡滞天津，因与张作霖相识。本年春间张作霖委托到岳州与吴佩孚接洽，往返月余。吴佩孚亦派代表偕臣赴奉答礼。以形迹而论，吴佩孚与张作霖实已联络，并无隔阂。”言次赐茶，复叩头谢恩。皇上谓：“吴佩孚品格心术今世实所罕见，似不免一骄字。尔与通函，可为朕道意，嘱其不可灰心，养晦待时，好为国家出力。”当回禀：“即为致函敬述天语。令其服膺天语。”又垂询臣服官年份，当敬谨以对。并奏称：“光绪三十三年简授吉林提法使，德宗皇帝召见两次，极承褒奖。”天语又垂询，皇太后是否同见？奏称：“孝钦显皇后与德宗景皇帝同时召对。”复奏称：“臣兄弟均受国恩，臣受恩尤渥。不幸遭此惨变，在此间得睹天颜，悲痛曷极。”奏至此泪涔涔然下，而天颜亦垂泪不止矣。歇歇久之，复奏称：“臣闻之罗振玉谓近来师傅进呈《贞观政要》与《通鉴纪事本末》，请皇上随时省览。此固为切要之书，臣尤伏愿皇上于列圣实录，历朝圣训时时观览。则学日圣新，圣德益懋矣。”圣意极为嘉纳，谕臣以后可随时进见，并谕臣缮写扇面。敬唯唯而退。历阶六七级，命人扶掖下阶。于院中晤帝师陈弢庵老夫子。老夫子为子蔚弟房师，两人同到前厅与罗叔言先生三人畅

谈良久。至陈老夫子别已四十年，五年前在顾渔谿亲家处晤过一次，追忆前游，有如隔世。老夫子七十八岁，精神矍铄，步履康强，惟两耳微觉重听耳。

七月十四日 即阴历五月二十四日

闻张雨帅有日内回奉之说，未识确否。雨帅入关将及一月，无所建树，固由上海学生一事适逢其会，于进行诸多窒碍；而月来在津举动实不惬人望。满而不溢，所以守富，古人殷殷垂戒，良有以也。

晚饭时召棠来，谓日来街谈巷议，颇骇听闻，付诸见怪不怪可耳。

七月十六日 即阴历五月二十六日

叔言先生赠其所刊《史料丛刊》初编八本，略为繙阅，皆大清开国时事。内列《太宗文皇帝日录》，《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书》，《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天聪朝臣工奏议》，顺治朝《服色、肩舆永制》，《礼曹章奏》，《工曹章奏》，《北直、河南、山东、山西职官名籍》，《苏松常镇总兵将领清册》，《徽宁池太、安庆、广德总兵将领清册》，《圣祖仁皇帝起居注》，《内翰林、弘文院职官录》，《内弘文院职官录》，《洪承畴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投顺提督张天禄呈报功绩册》，《豫通亲王事实册》，《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陕西平凉提督王进宝事实》，《陕甘提督孙思克行述》，《广西巡抚马雄镇事实册》，《果毅亲王恩荣录》，乾隆朝平林爽文《东瀛纪事》共二十二种。系叔言先生于宣统初年为学部参事时，遵奏定新例，赴内阁大库取所贮历朝书籍归之于学部新建之图书馆。至所有案卷，阁议概以旧档无用，稟请焚毁，已奉谕旨。先生见库中案卷山积，皆不日即当焚毁者，而各案卷实关于国家掌故，及请于学部长官张文襄公罢焚毁之举，并归之于学部，贮于国子监南学。国变以

后，又移于午门楼上，民国当事者视为断烂朝报，亟亟出售。其数以麻袋计者七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只得银币四千元，尚不敷要人牧猪奴戏片时之用。各纸商欲将买得十五万斤之故纸毁之以造肆所用之还魂纸。先生闻之，亟称贷巨贖万三千元购诸纸商，此项文书竟获保全。惟是卷帙太繁重，现存先生邸中者仅其少半，余皆赁僧寺以贮之。必需建筑专馆，斯可以检查度置，一二人之力其何能为。

### 七月二十七日 即阴历六月初七日

午后在堂屋书进呈折扇，以小室本黑暗，今日仍未放晴也。书老杜《收京》五律三首，《喜达行在所》五律三首，与今日情事颇合，计共二百五十余字，幸无譌错。以七十余老翁书进呈小楷折扇，实为罕见。余数〔素〕不工书，弱冠通籍后鞅掌风尘，五十年来从未写过楷字。皇上命予书扇，揣测圣意，自是感沧桑之变，覲见于行在者多属老臣，故命书以为纪念。书竟，不禁涕泪横流矣。明日当访罗叔言先生请将所书扇代呈皇上，书法精工当不斥其丑劣也。

### 七月二十八日 即阴历六月初八日

早饭后拟到罗叔言处请将所书扇代呈，以雨中止。前覲见皇上，圣意屢念吴玉帅甚切，命臣致函玉帅，谆嘱其善为调摄，养晦待时，日后好为国家宣力等语。谨遵天语，致函玉帅陈述一切。惟将函径寄岳州，恐有洩漏情事，又致汉口张月波兄一函，将吴函附入，请其转寄较为妥协。

晚饭后，子余来，阅进呈之扇，谓书法极润，不似老年人手笔，且书少陵《收京》、《喜达行在所》律诗尤合近时情事，惟既自注年齿，而不书年月，殊有未惬。诗后应书宣统纪年方妥。深以所言为然，即托子余至文美斋另购佳箴。明日书完后，再托叔言

先生进呈，亦不迟也。

七月二十九日 即阴历六月初九日

子余代买进呈扇颇为精雅，以室暗仍不能书，殊为闷闷。前阅报纸，山东济宁县知事皖人王君，履新甫二日，因兵差疲于供应，情急自杀。留有遗嘱，处分身后诸事，极有条理，虽似从容不迫，决非人情所应有。如畏惧兵差难办，即应辞而不就；既经履任，虽疲于供应，何至自裁；蓄疑久矣。今闻人言，因王君甫经受事，不能供无理之需索，为一军士用枪头猛击额头，登时脑裂而死。当事者装点情节，付诸所谓机关报馆，将饰词登诸报纸，即置之不问。而此事之真相，尽人皆知。王君家属处积威之下，既不敢申理于法庭，亦不敢控诉于皖人之执政者，即其姻戚乡人亦无仗义代为剖白者。古人为良友复讎，为匹夫匹妇复仇，殊令人追思不置也。

七月三十日 即阴历六月初十日

天已放晴，午后恭书进呈扇，极为匀净，远胜前次所书，缘手腕较灵活，不似前书之生硬。落款书“宣统乙丑夏六月，臣吴焘敬书于天津，时年七十有二”。从前见臣工进呈书画无书年齿者，此变例也。明日当携扇拜叔言先生，请其代呈，并拟浼其介绍与升吉甫先生一晤。并域而居，不获聆其言论，殊歉然也。

八月初九日 即阴历六月二十日

午后张鲁泉自京来，即往烟台，以赵介卿得东海关监督，邀往相助为理也。介卿为次珊先生哲嗣，其得东海关监督，自系张雨帅意旨。然则次珊之为国民会议局议长，殆欲与当道贵人联络，使其子弟为卿乎。果尔，可谓枉寻而直尺矣。闻吴玉帅借美国一千万元，已交三百万，揆情将来，必有大举动也。

## 《近代史资料》专刊、期刊目录

(1954—1983)

《近代史资料》于1954年创刊，到今年已整整三十年了。至1983年止，已出版专刊19种，已付印即将出版的专刊3种，共计22种；期刊54期。现将全部目录刊出，以便于读者查阅。从下期起还将陆续刊出全部附有内容简介的分类目录。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1984年1月

### 《近代史资料》专刊

- |              |   |             |                               |
|--------------|---|-------------|-------------------------------|
| 民报           | 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第一到二十六号与《天讨》；1958年科学出版社影印第十五号夏季增刊。 | 鄂州血史        | 1958年，龙门联合书局                  |
| 辛亥革命先著记      | 1957年，科学出版社                                     | 庚子纪事        | 1958年11月，科科出版社；1978年10月中华书局再版 |
| 云南杂志选辑       | 1958年，科学出版社                                     | 太平天国资料      | 1959年，科学出版社                   |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 | 1958年，科学出版社                                     |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 1959年，科学出版社                   |
|              |   |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 1962                          |

年, 中华书局  
 徐树铮电稿 1963年, 中华书局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1963年, 中华书局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 1979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册) 1980  
 年, 齐鲁书社  
 杨儒庚幸存稿 1980年,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1981年,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1981年,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侨与辛亥革命 1981年,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义和团史料(上下册) 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筹笔偶存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已付印即将出版的:  
 吴虞日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  
 秘笈录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近代史资料》期刊

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总(1)号  
 (一九五五年第二版)  
 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  
 时局图题词  
 一九零五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  
 苏绍柄  
 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 山东  
 旅京同乡  
 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

卞孝萱辑  
 光复杭州回忆录 钟丰玉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吕公望  
 浙江辛亥革命光复记事 张效巡  
 一九四二年晋西北临时参议会文献  
 正义报  
 图片:  
 三元里平英团二帧  
 时局图一帧  
 辛亥革命十五帧  
 晋西北解放区十二帧

辑要 卿汝楫

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总(2)号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

资料 王崇武译

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

吕公望

辛亥革命浙军进攻南京记事

张效巡

对德奥参战 许 田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郭沫若

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 湖南全省

总工会宣传部

紧急法令下的马来亚华侨情况

钟 流

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厂矿统计表

汪敬虞 李一诚

图片:

义和团六帧

辛亥革命十四帧

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总(3)号

台湾问题资料辑录

丁原英 张振鹤

王 仲 何重仁

王来棣 罗 超

刘明远 单 斌

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总(4)号

潜斋见闻随笔 梁廉夫

吴江庚辛纪事 知 非

二七工仇 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

铁路总工会联办事处

海陆丰农民的八年战斗 钟贻谋

本刊创刊号资料订正

图片:

二七罢工四帧

海陆丰农民运动十七帧

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总(5)号

歌唱白彦虎 苏北海整理

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

刘清扬

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 丁开嶂

辛亥绥包革命史实纪述 杨云阶

五四 蔡晓舟 杨景工

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东游挥汗录(选录) 王拱璧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留法勤工俭学资料 卞孝萱辑  
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  
(胡适日记摘录) 史文录辑  
补白: 癸亥十月初九日盩厔县城纪  
愤

图片:

五四运动二十六帧  
胡适日记二帧

一九五五年第三期 总(6)号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  
仲 辑

如夢录(节录) 张乃脩  
质言(节录) 范 城  
月锄与胞弟子仁小崔书 周 鉴  
微虫世界(节录) 世界微虫  
红兵纪事 赵沅英  
金钱会纪略 刘祝封

图片:

太平天国十帧

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总(7)号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  
徐庆坚辑  
长沙抢米风潮 杨世骥辑  
连州事件日记摘录 左绍佐  
一九一〇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  
莫昌藩 钟德貽 罗宗堂

襄阳光复记 毛 拔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 张国淦  
图片:

辛亥革命前人民的反抗斗争八帧

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总(8)号

一九〇五年反美爱国运动  
和作辑

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资料辑录  
群力辑

山东假独立资料 卞孝萱辑  
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别记  
斯道卿述

图片:

一九〇五年反美爱国运动八帧  
一九〇六年南昌人民反帝斗争  
图一帧

一九五六年第二期 总(9)号

夷匪犯境闻见录 佚名  
粤东纪事 佚名  
粤民御夷录选辑 杜定友辑  
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  
(节录)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  
迹调查 区家发  
一八四二年靖江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陈 林 汤志钧辑

触番始末 琴阁主人

丙辰粵事公牒要略

英夷和议记略 佚名

补白:

牛栏冈 梁信芳

定海三总兵 范 锴

图片: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图一帧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六帧

一八四二年英国掠夺队一帧

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总(10)号

金鼎致梁鼎芬书 金 鼎

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

邓文鞏

石叻牌词叙录 谭人凤

沈志谅杀独臂兵头的日期订误

谢珪造

邹永成回忆录 邹永成口述 杨

思义笔记

记白狼事 乔叙五

白狼始末记 闲 云

图片:

〈馘书〉和〈革命军〉书影三帧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旗和文件三帧

袁世凯查封报社被迫害言论自由一帧

白狼军经过路线示意图一帧

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总(11)号

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 王斗瞻编辑

遂良存牍 李钟珏撰

悟澈源头 左绍佐撰

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的几件史料 黄一良辑

贵州辛亥革命史略 胡 刚

吴雪侔编

菲律宾华侨反对廿一条的爱国运动 洪卜仁辑

补白:

庚子感事诗 石荣旭

图片:

天津教案泥塑模型三帧

贵州辛亥革命有关图片三帧

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总(12)号

义和团文献

1. 团规

2. 义和团杂记 王火选辑

3. 义和团揭帖 孙 敬

4. 义和团乱语 庚子莽蜂录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

调查记 魏 克

帝国主义者侵占秦皇岛海滨区的经

过及罪证 卿汝楫  
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  
补充资料 马叙伦

杭州求是书院罪辨文案始末记略  
钱均夫

辛亥光复南京记事 茅乃登  
茅延封

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 钟德貽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章炳麟

补白:

癸丑湖口讨袁纪事杂志

邓文翠

癸丑湖口讨袁纪事志

邓文翠

图片:

义和团团规一帧

西藏人民抗英遗迹七帧

帝国主义侵占秦皇岛罪证二帧

有关辛亥革命图片四帧

章太炎像及其著作三帧

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总(13)号

青浦事件信稿 福祿堪

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

牛剑秋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

刘尧汉辑

壬戌华州回变记 刘东野

再生记 李解 谢恩诒

浙军十八年的回忆录 斯道卿

共进会宣言书 张静庐录

四十年外交记略(节录) 王璧华

周泽春

蔚县联庄会斗争记事 丁介忱

张学典

五四运动纪实 匡互生

长阳人民革命资料调查记

荣孟源 张振鹤

补白:

杨三与赶三为两人 李解

浙南金钱会起义民歌十首(一)

浙南金钱会起义民歌十首(二)

秋瑾成仁经过 王璧华

图片:

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二十六帧

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遗迹八帧

长阳调查资料七帧

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总(14)号

华北抗日根据地文献

抗日战争座谈会记录 张子良等

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施子愉译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

记录 刘尧汉

图片:

抗日战争文献二十二帧

云南哀牢山脉区域简图一帧

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总(15)号

山东莱阳海阳民变资料

- 罗介丘辑
- 辛亥光复蓬菜记事 隐名
- 辛亥光复荣成回忆录 张霁人
- 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 李培基
- 辛亥以后湘西大事记 田名瑜
- 陆荣廷反袁内幕 广西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 李墨馨
- 护国史稿 由云龙
- 南昌大事记（从五四运动到八一起  
义）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委  
员会办公厅历史沿革组
-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  
迹调查校勘记 刘云晖
- 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纪念图片十九帧  
创建东平公社碑记一帧
- 一九五七年第五期 总（16）号
- 铁拳 前进报社论
- 有关义和团资料
- 1898年濮州反抗教堂事件调查  
王先进
- 1901年冀中农民抗洋捐运动调查  
李廷俭 张平一
- 庚子随行筒记 岳超
- 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 卞孝萱辑
- 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 石荣璋
- 辛亥塞北革命纪略 方仲纯
- 护国运动的回忆 赵钟奇
- 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 叶成林
- 赵国勋致樾臣函
- 在北高加索革命战斗中的中国赤卫  
队战士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研究室译
- 孙中山祭列宁文
- 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文献  
档案选辑  
报刊选辑
- 补白：  
李秉衡誓师文  
黄济舟对贵州辛亥革命史略的  
几点辨正  
孙中山语录
- 图片：  
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十二帧  
“铁拳”一帧  
云南护国军七帧
- 一九五七年第六期 总（17）号
- 福建红钱军领袖林万青传记  
锦旋编 张玉藏註
- 中国同盟会初成立时主盟人统计
- 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  
方汉奇辑
- 赣中寸牍（节录） 汪钟霖
- 永济县民众反抗柿酒税纪略  
山西省文史研究馆

辛亥工程营杭州起义记 来伟良

镇江光复史料 张立瀛

清季漕运遗闻 马云青

广东钱局史略 梅斌林编

川汉铁路资料三种 舒君实辑

中华实业银行始末 沈云荪辑

自由党材料选辑 陈鸣钟辑

补白:

粤民巧杀英兵 陈景吕

英王陈玉成的籍贯 高植兰

图片:

《函牍举隅》书影一帧

教堂地契二帧

中华实业银行文件三帧

侵入中国的外币一帧

广东钱局铸币五帧

### 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总(18)号

安源煤矿最早的罢工资料

李为扬辑

“二七”时期工运资料 编者辑

记“五卅运动”老工人座谈会

魏建猷

“五卅”后之上海学生 上海学

生联合会

“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造谣破坏

的罪证 冯伯乐

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

过 刘鉴堂

1928年上海工潮资料 曹祥华

绍兴光复时见闻 陈燮枢

丁巳复辟记 冷 汰

补遗与校订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史

料续辑 伍仕谦 李祖桓辑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补遗 马叙伦

《陈天华绝命辞》校记

王可风

孙中山先生致李源水英文函

内所缺之人名考 张廷举

《浙军十八年的回忆录》补正

邱剑舒

陆荣廷响应讨袁逸史 李墨馨

补白:

1911年天津工人组织工会的资料

图片:

工人学生运动图片十四帧

《陈天华绝命辞》书影六帧

### 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总(19)号

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

南京博物院民族组

附录:有关丝织业碑记

辛亥革命回忆录

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 杨兆蓉

辛亥革命在柳州 李墨馨

惠州光复记 陈景吕

滦州起义记 刘 骥

扬州光复之回忆 张羽屏口述

卞孝萱记录

回忆扬州光复 周无方

兴化县光复记略 任洽丞

嘉兴光复记略马济生口述 董巽  
观记录

南京战事略记 庄 晤

五四运动在天津 马惠卿

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  
陈绍禹

纪念马骏烈士光荣牺牲三十周年  
刘清扬

郭隆真烈士传 刘清扬

补白: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  
沈云荪

图片:

南京丝织业文献六帧  
有关辛亥革命图片四帧  
五四运动及烈士像五帧

### 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总(20)号

播变纪略 碧山野史编年

白旗起义始末 保健行

乙未循回纪略 杨凌霄

丘逢甲信稿 丘琳辑

广东军事纪 丁文江

陈炯明在广东 钟德贻

程克日记摘抄 来新夏辑注

一九二六年“倒唐”回忆录

张若谷 李表东

川陕区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

黄自敬辑

1927年宜兴秋收起义 严学熙  
补白:

杜文秀令 王懋程辑

岑毓英复李信古、杨樾斋书

王懋程辑

学生军广告 董巽观

图片:

川陕区革命根据地文献十六帧  
贵州白旗起义遗迹四帧

### 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总(21)号

英国鸦片子贩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  
活动 严中平辑译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耿 毅述  
张广建电稿 苏 惠辑

〈辛亥光复蓬莱记事〉补正  
陈修夫

补白:

〈播变纪略〉的作者是宦懋庸

图片:

英国在广州设立的贩卖鸦片  
机关——东印度公司  
辛亥革命北伐军在烟台登岸

### 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总(22)号

1898年的“永安教案”调查记

钟文典 肖 辛

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 丁 又

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的片断回忆

金祖勋

天津反抗法帝强占老西开资料

陈铁卿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

纪念刊 省港罢工委员会宣  
传部

关于〈护国史稿〉的几个问题

于永纯

对于〈广东钱局史略〉的一点意见

李 瑚

补白:

黄自敬来函

图片:

省港罢工图片五幅

一九五八年第六期 总(23)号

捻军资料零拾 刘厚泽编

辛亥后之四川战记 杨兆蓉

刘存厚叛乱始末记

岐凤战事记 张 铭

桂系匪帮在广西解放前后的罪行

李朝颜

庙街的回忆 陈拔口述 陈铎笔记

中日两国外交使节表 林秀华

一九五九年第一期 总(24)号

青岛潮 龚振黄编

学界风潮纪 管 龢编

上海罢市实录 海上闻人编

民潮七日记 扬尘因著

上海罢市救亡史 吴中弼编

章宗祥 大中华国民编

曹汝霖 粤东闻鹤编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

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

刘立凯辑

补白:

译文校补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总(25)号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广东独立记 大汉热心人辑

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 耿 毅述

樗公随笔 谢石钦

李国镛自述 李国镛

左绍佐日记摘录 左绍佐

辛亥记事 王锡彤

孙大总统的近卫军始末记

李葆璋

中国国民总会材料选辑

沈云荪辑

宁波国民尚武分会旬报片断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

补白:

辛亥昆明起义的史料校正

吴继政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一文

订正 郑自明

## 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总(26)号

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报告

中国革命党

胡乡长(蓝田黑告示)

宁调元、熊樾山被害案

癸丑讨袁之役所见书:

袁氏当国史 马震东著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白蕉著

袁政府画史 钱辛编

北京兵变始末记 国事新闻

社编

民国二次革命史 郭斌佳著

渔父恨史 姜泣群编

革命伟人宋教仁被刺始末记

癸丑战事汇录 洪樾股榕合编

南北恶感新文牍 鐸鐸余生编

癸丑祸乱纪略 介北逸叟著

湖南讨袁印件

赣案续记

袁世凯政府三日电存

冯国璋收电簿

安徽函电

赣宁之役资料散辑 林锋源辑

赣宁战后讨袁资料 和力辑

补白:

黄克强手札 黄兴

图片:

临时大总统令

浙东讨袁军布告

北京陆军部电

王天纵密电

##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总(27)号

1917年美日拉拢中国参战密报

蒋士立

直皖战争始末记 瀚江浊物编辑

直皖战争文牍 赖群力辑

直皖战争记 汪德寿

## 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总(28)号

辽阳防守日记 徐庆璋

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 陆壮游辑

长顺函稿 长顺

台湾战争记 吴质卿

厦门日租界交涉案公牍 恽祖祁

甲午战时东北清军一览表

图片:

刘永福像

甲午中日战争作战地图

## 一九六二年四期 总(29)号

1920—2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

范崇实

《1920—2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

补充 吴晋航

四川军阀混战的文电

四川动乱概观 田尻撰杨凡译

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 李白虹

蒋匪祸川记 米庆云

四川的两次县政改革

罗江人民反抗剿赤军费  
绵阳民变  
川西边区禁烟史话  
补白：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

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总(30)号

太平天国资料辑录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乙酉被水纪闻 姚济  
苟全近录 姚济  
直皖战争始末记补充(徐曹暗杀案之平反)  
颍川日记 汤氏辑  
本刊1962年第三期注文订正  
凤山笔记 黄崇惺  
徽难哀音(选录) 胡南谓纂辑  
守南昌广饶记 林福祥  
瞿振汉起义事略 周起谓  
困练害民 师董南  
浙南红中军史料辑录 邹身城  
钱华卿监生 师董南  
辛壬寇纪 叶蒸云  
太平军光复浙江各县日表 佚名  
贵州号军的誉黄 徐运考释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纪录补 刘尧汉  
虞山宝塔歌 师董南选录  
图片：  
杨秀清诰諭

张洛行告示(一)(二)  
江汉安民免粮示

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总(31)号

广州起义报告书 黄兴  
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 张玉衡  
赣宁之役史料辑录 章开源辑  
袁世凯政府电存  
张镇芳电簿 刘荣章辑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党史概略 王健  
欢迎孙中山入京传单  
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刊  
中国官音白话报 范放  
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 翦成文辑  
来函更正(关于《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经过》一文中的几个问题) 宫咏祖

补白：  
林白水行述  
山西第一次五一节  
晚宋教仁联

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总(32)号

樊国樑等函牍 林锋源辑  
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 赵永生  
樊国樑的一张布告 马光普  
西什库被围纪略 刘品一

- 庚子见闻录 刘容镜口述 吴瑞  
英笔录
- 庚子回忆 马文容
- 刘海澜持枪占地 张恩溥
- 帝国主义传教士关于义和  
团运动的通讯 赵永生
- 美国教士万卓志 曹维周
- 宝复理屠杀义和团 刘清芬
- 逃难记 王思贤
- 戴德荣对义和团的战斗 张济众
-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地区 赵永生
- 记忆中的义和团运动 曹维周
- 闹义和团时的献县总堂  
宋冠军口述 王洗耳笔录
- “你为什么奉教？” 曹森林
- 武清县大三庄教堂的来历  
石道宏
- 静海县教会中的几个恶棍  
王洗耳
- 花狸豹抢亲 张济众
- 辛丑见闻录 陈善颐藏
- 土匪头子姚三黑 张济众
- 一个基督教村庄的由来 何风德
- 美国公理会教士鼓吹加紧对华文化  
侵略 谢纪恩
- 天津法汉学校的变迁 赵振亚
- 借钱让占房契
- 朱家寨子女学的血泪回忆——揭露  
帝国主义办“慈善事业”的血  
腥罪行
- 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扩张  
霍培修、谢纪恩
- 扩充使馆界址告示 陈善颐藏
- 美国公理会派来天津的传教士  
霍培修
- 天主教堂霸占民田 南京史料整  
理处
- 图片：  
法国公使发给林懋德的传教执  
照  
清政府授给林懋德二品顶戴执  
照  
一九〇一年北京天主教总堂与  
涿州签订的赔款合同  
一九〇一年北京天主教总堂与  
固安县签订的赔款合同
- 一九六三年第四期 总(33)号
- 入蜀日记 季自求
- 松坡军中遗墨 蔡锷
- 蔡松坡家书 蔡锷
- 金永炎电稿
- 汪荣宝函电 史爱初辑
- 西北军志略 宋哲元口述兆庚记  
录
- “茂北事变”补正 李绍明
- 补白：  
来函更正(对《近代史资料》  
1963年第2期《辛亥革命  
襄阳见闻录》一文的更正)

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总(34)号

太平天国论札

双鲤编 徐佩璠等

从征隙驹集 程希孟

蠡湖异响序 戈清祺

蠡湖异响序 顾某

蠡湖乐府 佚名

乱后记所记 李召棠

备志纪年 张宿焯

辛壬胜录 佚名

庚申实录 沈文鏞

淮生日记 薛春黎

图片:

黄××告示

汪宏建谕

一九六四年第二期 总(35)号

张勳藏札 史华

郑孝胥丙丁日记 中国历史博物馆  
馆供稿

沈曾植函稿 王益知注释

胡思敬致刘廷琛函 武志平整理

丁巳同难图记 附:朱江墓忘铭

复辟阴谋纪实

退庐笺牍(选录) 张锦贵整理

林权助笔下的张勳复辟 杨凡译

邹念兹校

张勳与佃信夫 邹念兹译

吉林督军孟恩远响应复辟

张勳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

升允复辟阴谋 刘锋辑

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 章伯锋译  
邹念兹校

关于《金钱会纪略》一文错漏的校  
正 姜锦录

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总(36)号

热河密札 佚名

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

A.波波夫

马凤池密报 章伯锋整理

调和南北战争 佚名

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信 章太炎

倪嗣冲和他在天津的投资 纪华

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 吉迪

祺祥钱币问题 古历

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总(37)号

中国同盟会文献 南京市文物管  
理委员会

李是男事略 黄伯耀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 天津博物馆

驻俄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报

王益知供稿

1903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

柏森辑

沙皇攫取蒙古——俄国外交文件选

译 陈春华译

沙皇攫取蒙古文件补 史资辑

近代史片断的记录 张国淦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勾结日本的两件事 魏益三

图片:

中国同盟会文献影印件

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总(38)号

东京之三年 章宗祥

西原借款回忆 (日)西原龟三

著 章伯锋译 邹念之校

西原借款之原委 曹汝霖

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 陆宗輿

夏寿康往来函电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

虞洽卿力争租购敌船 民国日报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总(39)号

劝世良言(九卷) 梁发

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 麦洁思

《劝世良言》别本目录

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总(40)号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M.伯纳尔

五十年经历 柏文蔚

冯国璋往来函电 吉迪辑

憩园存稿(选录) 徐鼎霖

中华民国内閣篇 张国淦

热河密札订补 史文简

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总(41)号

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

陈霞飞译

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

清政府官员镇压小刀会起义的布告

上海人民请太平军进军苏沪的文书资料

复生录 陈思伯

国瑞奏档

赵钧《过来语》辑录

周梦江整理

金钱诗 吴良祚整理

王大作忧时感事抒怀十四首

黄培奇

史料拾零 张守常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总(42)号

吴景濂函电存稿——一九一九年南

北议和资料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附录

(一)人名录

(二)字号索引

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总(43)号

孙中山黄兴书札

孙中山函札 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辑

维特致西皮亚金信件 李嘉谷译

陈春华校

金永炎收电稿 杜春和辑

汤芑铭祸湘录

陆军第三师报告书

1904年俄兵砍毙华人案

端方密函 朱宗震辑

史料拾零(续) 张守常

近代史资料勘误表(1978年1期总  
36号至1979年3期总40号)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总(44)号

林谦文选 黄彦辑

杜文秀的两件文稿 宋文熙辑

闻尘偶记 文廷式

让台记 吴德功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

姚秀芝、卫香鹏辑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外文  
资料 薛衍天等译

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 (日)石  
光真清著 金字钟译 赵连泰  
校

海沔臆瀋(选录) 苏 鹏

风雨楼痛语 秋宗章撰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总(45)号

胡汉民自传 胡汉民

镇南关起义回忆 梁烈亚

张云山檄文 赖群力注

袁克定致冯国璋函 吉迪注

南满洲旅行日记 魏震等

西原借款资料选译 王一凡

徐明译

确定对中国借款方针 (日)胜

田主计著 王一凡、徐明译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

李华译

图片:

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

张云山谕民白话檄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总(46)号

陆遐龄起义调查记

吴腾凤、李再敏

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

竺柏松辑

俄事纪闻 (清)杨儒辑

康有为信札 骆宝善供稿 方志  
钦注

丙午中俄谈判及丁未设东省总督资  
料两则 黄光域译 吕浦校

黎元洪任总统时中日关系资料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辑

图片:

陆遐龄父子英勇就义处

周天爵军轶

康有为信札

##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总(47)号

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周馥

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

裴淑兰整理

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

记 吴兆麟

周钟嶽文牒存稿 谢本书整理

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 白坚武

我杀了张作霖 (日)河本大作

著 张锦堂、武育文译, 史

树新校

苏北摩擦真相 新四军苏北政治

部编

苏北事件真相 新中华报编辑部

图片:

1939年春, 陈毅同志向全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以及党对新四军的作战方针

1940年郭村保卫战之际, 陈毅同志率部从苏南丹徒姚家桥渡江

新四军黄桥祝捷会场一角

黄桥中学, 1940年秋曾为新

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地

苏北开明士绅代表韩国钧像

法国外交使团给郎怀仁的信

河间府、县签发的出租大仓地方的租契

法国外交使团发的永租仓地的契约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 清政府补发给天主教堂和教民的一部分地契。

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互换合同

吴兆麟手迹

##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总(48)号

俄英在西藏的争夺(外交文件选译) 黄鸿钊译

沙俄侵略西藏(外交文件选译)

王远大译

宗社党的复辟活动 (日)宗方

小太郎报告 章伯锋译

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

(日)会田勉著 陈仲言译

中国要人会见录 (日)山座园

次郎记录 陈仲言译

关于对中国提出要求之拙见

(日)日置益撰 周振清译

王振锁校

摩根韬日记(中国部分摘译)

梁宗智译

补白:

黄种歌

山西各县歌谣解释

##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总(49)号

姜应芳起义史料辑录 竺柏松辑  
姜应芳起义资料 罗启光辑  
陈拱歌 陈绞藻整理  
阎锡山在山西 山西省政协供稿

清末民变年表(上) 张振鹤  
丁原英  
山西五卅运动宣言 山西省博物  
馆张献哲供稿  
沪案演讲稿 山西省博物馆张献  
哲供稿  
张敬尧在天津的地产 吕万和辑

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总(50)号

蓝朝鼎起义军在雅安 李有明  
归德府军务探报 姜箴  
李盛铎电稿  
清末民变年表(下) 张振鹤  
丁原英  
黄兴等电稿  
李岐山传略 景定成、周师文  
我在反袁战争中 樊崧甫遗稿  
樊元武整理  
梁士诒与本田亲清谈话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  
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恭绰  
大树堂来鸿集 吉迪整理

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总(51)号

颜湖笔记 佚名

台海思痛录 思痛子录  
戊戌定乱平巢记略 袁大化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 朱新宇  
我的回忆 温雄飞  
国事共济会资料 闻少华辑  
唐绍仪发电稿(1919—1920年)  
唐绍仪  
西原借款始末 孙书祥译 刘剑  
桥校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总(52)号

瑞安孙氏规约数种 孙衣言  
记徐寄尘女士 秋宗章  
胡汉民自传续篇 胡汉民  
吴佩孚与英美 陈玉玠译  
抗战八年中冀鲁边区见闻录  
李实进  
抗日联军资料三则 姜萝香译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总(53)号

琦善与义律谈判纪略 吕良海编  
中国危亡警告书 留日同学会编  
黄兴信函并题跋 庄循义供稿  
《苏报》馆主陈范 蒋仁法  
陈范与《苏报》案 徐进  
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赵尊岳遗作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张伯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中关系(附  
资料27件)(西德)王安娜撰文  
王宽相 陈嘉映 秦繁译

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总(54)号

支那现势地图 孙中山

有关太平军的函札 尧公辑

荣禄集 荣禄

辽东义军檄文 佚名

沙俄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

黄纪莲译 陈春华校

征蒙记 胡太方

韩国钧朋僚信稿选编 韩国钧

周水平烈士资料 张耀宗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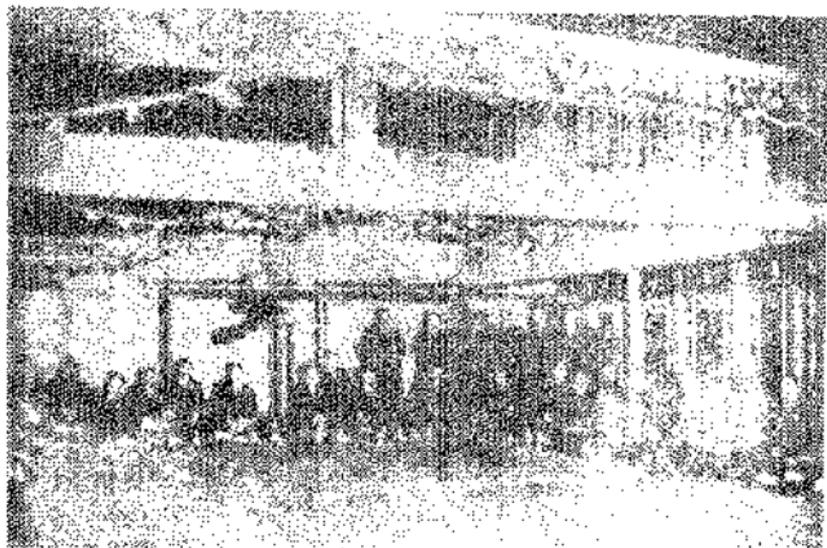
贞丰八年血泪录 朱润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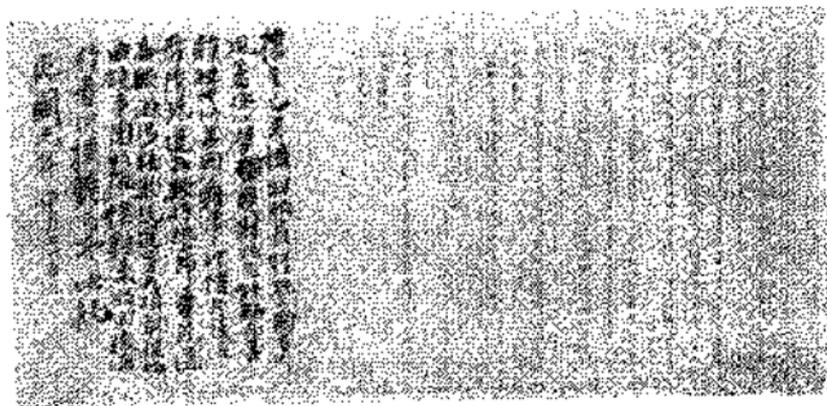
1873年摄于上海六三会，前排右起第四人为孙中山，第五人为黄兴，  
黄兴左后方为宫崎寅藏



1913年3月在日本福岡县国津太郎家摄，左起第三人为孙中山，第五人为黄天抚



1913年3月17日在福州非常國會舉行孫中山訪日歡迎會



滬上南京政府財政部長沈學瀾（鑄天）登外灘郵報談其策文及指示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5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世史叢刊



## 编者的话

《近代史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于1954年创刊，到今年已经三十年了。创办这份刊物是为了保存、整理并流传中国近代史资料。初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年出四期，后改为六期，至1959年止，共出版了24期。1959年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65年止，共出版了11期；1978年复刊后，到1980年，又出版了8期。1981年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至1983年止，共出版了11期。

《近代史资料》的内容，包括自1840年以来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蒋家王朝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或调查记等原始资料；罕见的书报、图片、拓片和各种实物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等项著作；以及国外资料的译文。

除期刊之外，还编印、出版专题资料。已出版的专刊有《民报》影印本、《徐树铮电稿》、《杨儒庚幸存稿》、《义和团史料》等二十二种。

《近代史资料》三十年来，依靠各方面的支持、帮助，曾经收到、整理、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受到参考过这些资料的人们所称许。在此谨向支持、帮助、爱护本刊的同志们致谢，并请继续赐寄珍贵的史料。我们的工作能力有限，在选材、注释、校勘、标点等方面还有许多缺点，有待改进。盼望同志们随时赐予批评指正。

欢迎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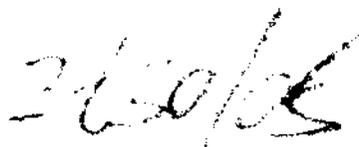
欢迎来稿！

欢迎订阅！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1984年1月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顾菊英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孙彩霞



##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5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62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统一书号：11190·136 定价：0.78元